

太宗文皇帝宝训序

朕闻之夏书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周人之诗亦云诒厥孙谋以燕翼子盖祖宗所深谋至虑创建法制岂独以资一世之用哉固将遗后之人于无穷焉传说告其君监于先王成宪其求无愆亦望守其祖宗之法也

皇祖太宗文皇帝圣德神功配天地之广大日月之昭明四时之变通帝王之盛近古无伦朕自幼龄恭侍朝夕仰承

慈爱之笃

训谕之详盖自彝伦日用以至

宗社之重天下之务靡不本末该举精粗毕备朕拳拳服膺弗敢怠焉若外朝群臣奏对之际

圣谟大训见诸政令及诰谕者尚多也今实录成特命儒臣汇粹宝训凡十五卷六十类合五百八十六条何其盛哉夫一卉一木可以观造化之妙况若是其广且悉哉凡世之宝用之皆有时而竭不可以长恃所可恃者惟道德之用今是书皆要道至德之所寓也譬诸江海愈挹而愈不穷其润泽利益于人千万古犹一日也朕既以存诸心力诸行盖又望后之子孙皆尊之如典谟遵而行之以至诚庶几永保

祖宗之洪业茂衍国家生民久太之福吾子孙其钦承之哉钦承之哉谨序诸篇端

宣德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太宗文皇帝宝训序终

大明太宗文皇帝宝训卷之一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圣学

○永乐二年八月己丑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角口羊缙等进呈大学正心章讲义

上览之至再谕缙等曰人心诚不可有所好乐一有好乐泥而不返则欲必胜理若心能静虚事来则应事去如明镜止水自然纯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尝不思管束此心为切要又思为人君但于宫室车马服食玩好无所增加则天下自然无事

○永乐四年正月丙申

上谓侍臣曰朕昨闲暇援笔肆书爱其制作精妙甚称人意因叹匠艺如此岂是生而能之亦由积学所致今之学者不及古人政由自怠之过前代大儒君子皆是积勤以造其极今人鹵莽厌烦用力未至便谓求道之难譬之耕而不勤可望于获乎

○永乐七年闰七月己巳召北京儒士武周文至劳谕甚至特

命为翰林侍读学士赐冠带金织罗衣一袭明日入谢以其老赐敕令致仕

上语翰林侍读胡广等曰朕守藩时闲暇喜观易时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然皆

不若周文切实但所言亦有拘滞不流动处盖易道妙在变通不失其正耳古人随时从道之说最为要领亦在虚心以玩之耳又曰为学不可不知易只君子外小人一语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十月丁亥朔鸿胪寺奏免午朝

上将退顾侍臣曰若等各就休息一日复问无事居家时亦不废观书否对曰有暇亦时观书自适

上曰常爱孔子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朕视朝罢宫中无事亦恒观书深有启沃若等皆年富力强不可自逸大禹尚惜寸阴朕与汝等何可不勉

敬天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己卯以七月朔大祀

天地预告

太祖高皇帝配神告毕谕礼官曰祭天严父国家第一事必以恭敬为本固当自朕始然陪祀与执事之臣皆当同朕此敬庶几感格之道尔等职典祀事尤宜夙夜直清以率于众

○十二月庚戌朔

上南郊省牲还御奉天门进公卿大臣谕之曰祭祀莫大于郊古者牺牲粢盛不备不洁不敢祭而帝牛涤三月其敬如此明日以始卿等继朕省牲便应秉对越之诚不可怠忽自古天子之祭皆公卿助相国家生民受福卿等亦预享之不可不谨

○永乐四年正月乙巳

上御武英殿览存心录顾翰林侍臣曰适览慕容超郊有异兽出坛侧隋炀帝祀圜丘暴风未成礼而退后二人皆不旋踵而亡古人言惟德动天盖不德亦动天善则降祥不善则降殃但各以类应之又曰祭祀时固当诚敬亦必平素积累善行乃可获福若平日所行反道背德而临祭一时致其虔恭此岂有获福之理

○永乐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先是礼部以正旦朝贺宴会上请

上曰古者日食天子素服修政用谨天戒朕既乖于治理上累三光而众阳之宗薄食于元旦咎孰甚焉尔文武群臣尚思勉辅朕躬调燮阴阳消弭灾变新正朝贺宴会之礼悉罢百官节钞仍如例给之

法祖

○洪武三十年七月辛丑

上视朝罢以建文多改旧制顾侍臣叹息曰只如群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袭行之已久何关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纷纷为此于是

天颜怆然变色既又曰凡开创之主其经历多谋虑深每作一事必筹度数日乃行亦欲子孙世守之故诗书所载后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于戒警后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监于先王成宪此皆老成之言后世轻佻諂谀之徒立心不端以其私智小

见导嗣君改易

祖法嗣君不明以为能而宠任之狗小人之邪谋至于国毙民叛而丧其社稷者有之矣岂可不以为戒乃进吏部尚书张紘户部尚书王钝谕曰卿二人久事

皇考习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见职务月给尚书半俸居京师视时政有戾旧制者并向朕直言之勿隐庶称属望老成之意

○十一月己亥户部尚书夏原吉言宝钞提举司钞板岁久篆文销乏且皆洪武年号明年改元永乐宜并更之

上曰板岁久则当易但不必改洪武为永乐盖朕所遵用皆太祖成宪虽永用洪武可也

○永乐元年八月丙辰礼部言鹵簿中宜有九龙车一乘

先朝旧有金钲红鼓各四面魃灯红油纸灯各三对而今阙之请增制

上曰礼贵得中过为奢不及为俭仲尼曰与其奢也宁俭

先朝定礼审之精矣后世子孙遵用旧章当自朕始岂可輒有增益以启后世之奢九龙车既

先朝所无即不可增旧有而今阙者令工部补造

圣孝

上驻师龙潭顾望钟山怆然下泪诸将请曰今祸难垂定何以悲为

上曰吾往日度江即入京见吾

亲比为奸恶所祸不渡此江数年今至此吾

亲安在瞻望钟山仰怀

陵寝是以悲耳言已益泣不止诸将皆泣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庚申谕修实录官曰自古帝王功德之隆者必有史官纪载垂范万年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神功圣德

天地同运日月同明汉唐以来未之有也比建文中信用方孝孺等纂述实录任其私见或乖详略之宜或昧是非之正致盛美弗彰神人共愤蹈于显戮咸厥自贻今已命太子太师曹国公李景隆为监修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忠诚伯茹常为副监修尔等皆茂简才识俾职纂述其端乃心悉乃力以古良史自期恪勤纂述必详必公用光昭我

皇考创业垂统武功文治之盛与乾坤相为无穷斯汝为无忝厥职矣钦哉

○永乐元年五月己卯制谕文武群臣议上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尊谥曰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顺

天应人奋扬圣武扫平祸乱混一六合创业垂统制礼作乐配功德于乾坤焕光华

于日月帝王之盛无以复加跻于遐龄上宾

帝所万方哀悼思慕不忘

皇妣孝慈高皇后斋庄诚一善圣仁慈同勤开创化家为国隆配

天之厚德为天下之母仪仰惟眷顾之隆永荷诒谋之庆日月于迈深切孝思谅惟尊号未称功德质诸前古必在尊崇所当博询輿议丕显鸿猷庶用合万世之公恢尊亲之志尔文武群臣其定议以闻钦哉

○庚辰礼部尚书李至刚等奏宋制凡忌日于各佛殿诵经设帝后位百官行香今后宜依宋制于天禧等五寺朝天宫令僧道诵经三昼夜

上曰予于父母固当无所不用其心但人君之孝与庶人不同为人君者奉

天命为天下主社稷所寄生灵所依但当谨身修德深体天心恪循成宪为经国远谟使内无奸邪外无盗贼宗社奠安万民乐业斯孝矣如不能此而惟务修斋诵经抑末矣

○十月庚戌

上谓侍臣曰朕思

皇考所任之人建文时为奸佞所摈斥者多不当罪已敕吏部召至将复用之今中外官已备无阙宜令归俟命其有老病不任事者罢归盖孝子于亲之遗物有不忍弃况人才乎

○十二月壬辰

上宴闲御谨身殿阅

太祖皇帝御制文集顾学士解缙等曰

皇考文章固天资超迈然亦学问所至观其所著皆天地之心帝王之度语简理至蔼然可见缙等曰诚如圣谕

上曰朕于宫中遍寻

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君自焚时并宝玺皆毁矣朕深恻之又问缙等曰意者有散落臣民之家者乎缙等对曰国初佐命诸臣之家理当有之遂遣书各王府求之命礼部遣监生三十余人分诣各布政司府州县令官员军民之家有收藏

高庙御制诗文及宸翰者皆送官别录本予之仍重赉之

○永乐二年五月己酉锦衣卫奏明日

车驾诣

孝陵请具法驾

上曰不用但以骑士数人前导已而顾侍臣曰明日

皇考升遐之日正属感慕之时何用法驾非为辟除道路则前导骑士亦可不用

○戊午

上御右顺门永春侯王宁侍从容论及

皇考时事

上戚焉动容宁曰世人竭诚诵经饭僧奉佛可以福利先亲

上不答既而谕之曰为庶人能继承家业不失坠或又能扩充增益于前可以为孝士居官食禄能持身循理建立功业荣亲于当时显名于后日可以为孝天子以四海为家能思天位者亲之所传大业者亲之所建天下生民亲之所保而敬以奉天勤以守业仁以临民使万物得所四夷咸宾光昭祖宗传之子孙可以为孝何必能事佛乃为孝乎既而复曰元季天下鼎沸生民涂炭父母妻子不相保我

皇考奉

天命戡定祸乱立纲陈纪使强不能凌弱众不敢暴寡天下宴然有莫大之功德则必享莫大之福矣岂他福之所能及也宁惭而退

○永乐四年六月丙寅南阳府献瑞麦有两岐者

上语礼部臣曰比郡县屡奏祥瑞独此为丰年之兆若年谷丰登民足衣食老少无冻馁之患皆

天地祖宗之赐矣命荐之

宗庙

节俭

○永乐四年十月丁未回回结牙思进玉碗

上不受命礼部赐钞遣归谓尚书郑赐曰朕朝夕所用中国磁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不必此也况此物今府库中亦有之但朕自不用又曰虏贪而谄朕受之必应厚贐之将有奇异于此者继踵而至矣何益国事哉

○永乐八年三月庚辰

车驾北征驻蹕凌霄峰敕凡供具减半还兴和因谓翰林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曰朕服用素俭约非好为节损亦天性如此今万里出师为

宗社生民之计不得已劳苦士卒如之何尚役人以自奉耶广等顿首曰

陛下天性勤俭如大禹又悯恤下人如此盖人人思尽心矣

○永乐十二年二月癸亥百官奏事毕

上退坐右顺门所服里衣袖敝垢纳而复出侍臣有赞圣德者

上叹曰朕虽日十易新衣未尝无但自念当惜福故每浣濯更进昔

皇妣躬补缉故衣

皇考见而喜曰皇后居富贵勤俭如此正可以为子孙法故朕常守先训不敢忘言已怆然侍臣顿首曰

陛下恭俭如此诚万世之法

谦德

○永乐元年十一月癸巳

上宴闲顾问侍臣曰今一岁又终外间军民安否如何对曰
陛下临御以来所施无非仁政今军民皆安正太平无事之时
上曰太平岂易言朕惟遵

皇考成宪以为治如得雨暘时若年谷丰登兵革不兴兆民安乐朝无奸邪然后可
为太平无事

○永乐二年九月丙午周王橚来朝且献驹虞百僚称贺以为
皇上至仁格天所致既罢朝

上谓侍臣曰适闻群臣言不觉惕然天下之大如一夫有怨岂得谓仁一念不诚岂
能格天朕方夙夜斯惧何可便谓驹虞是天降祥于朕侍臣曰实出
天心

上曰祥瑞之来易令人骄是以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未尝因祥自怠警怠者国之
安危系焉驹虞若果为祥在朕更当加慎

○永乐三年七月戊戌陕西兴平凤祥二县进瑞麦三十本礼部率群臣上表贺以
为

圣德覆被之应天下太平之徵

上览之谓尚书李至刚侍郎赵羴曰瑞麦固是嘉应但四方远迩靡一物不得其所
斯可为太平今中外果无匹夫匹妇之愁怨于下者乎览表秣益惭愧耳君臣贵相与以
诚谏佞非治世之风也至刚等愧谢

○永乐四年十一月庚午百官上表贺醴泉甘露之瑞赐玺书谕曰朕敬恭事
天地上致孝于

宗庙下祈福于生民而祲应及尔文武群臣协辅所致然自古有道之君祥瑞之来
愈加警畏是以国家蒙福人民乂安卿等宜勉辅朕德永承天休

警戒

○永乐元年闰十一月癸亥书谕世子曰比北京山西地震坤道贵静占法地震主
兵数动人不宁

上天示戒不可不谨宜抚绥军士严固城池伺察人情不可怠忽

○辛未

上御奉天门顾谓侍臣曰比北京山西宁夏皆言地震天变垂戒朕用惕然尔等试
言其故侍臣对曰地震应兵戈土木之事

上曰比年兵旅饥馑民困甚矣朕方夙夜图苏息之岂肯适一己之情兴土木之工
重困民力如楼居可以避暑则午门端门皆可居也何必复建高台广榭今后宫卑隘
不足容尚不敢增修虏劳民力土木之事在今不为若云兵戈但当敕边将严守备戒不虞
而已

○永乐二年八月丙申

上御右顺门与侍臣论胡元兴废皆由天运

上曰天运虽有前定之数然周家后来历数过之盖周之先德积累甚厚其后嗣又不至有桀纣之恶使夏殷之后不遇桀纣未遽亡也元始以有德兴使其子孙知修德保民亦未遽亡顺帝不恤军民不理国政而荒淫无度安得不亡故国之废兴必在德不专在数也

○十一月甲寅

上以京师地震召文武群臣谕曰隆古圣王之世山川鬼神莫不宁皆由君德修于上臣职修于下感应之几不诬后世君臣不能如古故灾异数见今地震京师固由朕之不德然卿等亦宜戒谨修职以共回天意军民有不便之事当速改之

○永乐六年四月丁酉

上御西角门因言元顺帝父子荒淫无度废坏国法以致丧亡侍臣曰此是天命在我

太祖皇帝所以致其昏惑颠倒如此

上曰帝王之兴虽有天命亦须修德行仁以承之顺帝父子惟倚天命不复修省如纣亦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所以卒至于亡

○永乐八年十月戊午夜月犯太微垣右执法己未

上谕三法司官曰昨夜太阴犯执法甚急尔等典刑罚宜加敬谨无罪不可枉有罪不可纵须得中道毋纤毫轻重

○永乐九年二月癸卯

上御右顺门览奏牍时御案有镇纸金狮欹侧将坠给事中耿通趋进移置案中

上顾侍臣曰一器之微置于危处则危置于安处则安天下大器也独可置之于危乎尤须安之天下虽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谨小不谨而积之将至大患小过必改小不改而积之将至大怀皆致危之道也先是

上谕六科令查奏牍恐发落有失中者悉改之通奏改之恐失信于下

上曰但欲得当何惮于改至是因此申谕之

○七月丙戌

上谕奉天门群臣皆侍语及四夷

上曰朕初即位恒虑德不及远今四方夷狄来归中心更自警惕盖虑志得则骄骄则患生朕与卿等虽隐微之际皆当慎之古人有言不见是图吏部尚书蹇义进曰四夷慕

圣德而来

陛下笃恭不已华夏蛮貊永有所赖

○永乐十三年正月丁巳敕皇太子曰朕以上元节张灯午门意在与民同乐不意失火伤人虽由不谨之故亦上天以垂戒不德也方兹祗惧以务脩省尔亦宜敬慎勿懈

凡各衙门进送物件悉皆停止以纾民力

○永乐十五年十一月壬申金水河及太液池冰凝具楼阁龙凤花卉之状奇巧特异赐群臣观之行在礼部尚书吕震以为祲祥屡见率百官上表贺

上拒不受赐敕谕曰朕德凉薄托于万姓之上惧弗克负荷夙夜祇事不敢暇豫比岁以来卿等一遇祥异辄进表贺顾朕冥昧宁不自知夫戒谨者治之所兴宴安者乱之所自卿等宜精白乃心励臣职奉成宪用以辅朕共承天休书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其母因是遂有怠心钦哉

○永乐十九年四月己酉

万寿圣节先期礼部奏行庆贺礼

上敕文武群臣曰比者

上天垂戒奉天等三殿灾朕心兢惕寝食不宁方及躬省愆遑遑夙夜而礼部谓朕初度请行贺礼此岂所以相朕恭承

天意盖益重朕之不德也其止勿贺

○永乐二十年正月己未朔日食先是

上谕礼部臣曰日食天变之大者况在正旦永念厥咎凜焉于心卿等宜各脩厥职以匡辅不逮

○五月辛未

车驾北征次西凉亭西凉亭者故元往来巡游之所

上望其颓垣遗址树木郁然谓侍臣曰元氏创此将遗子孙为不朽之图岂计有今日书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况一亭可以为殷监矣因下令禁军士斩伐树木

○永乐二十一年十一月甲申

车驾北征还至京师陈卤簿

上乘御辇入谒告

天地

宗庙

社稷毕御奉天门朝群臣时诸番贡使咸集阙下文武群臣上表贺

上谕之曰四夷顺则中国宁然不可恃此有怠意卿等当相与一心敬天恤民恪勤政务用感召至和俾雨暘时若百穀丰登四海万民家给人足然后朕与卿等同享治平之福群臣舞蹈呼万岁

○永乐二十二年五月丁酉

车驾北征次清平镇宴随征文武大臣命内侍歌

太祖皇帝御制词五章因举爵谕诸大臣曰此

先帝垂谕创业守成之难而示戒荒淫酣酗之失也朕嗣

先帝鸿业兢兢惟恐失坠虽军旅之中君臣杯酒之欢不敢忘也尚相与共勉之英国公张辅等稽首对曰敢不钦遵

圣训

己亥

车驾次威远川宴文武大臣

上曰朕仰体

皇考之心自制词五章以述奉天法祖勤政恤民之意亦将垂示子孙俾有所谨飭遂命内侍歌之群臣听毕皆叩头言

皇上深思远虑前古帝王之所不及

上悦悉沾醉而罢

谨好尚

○永乐二年正月庚戌有道士献道经者

上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经耳道经何用斥去之既而谕侍臣曰上好正道则下不为邪人主好尚稍不谨儉人怀侥幸之心者恣纵妄诞以投所好苟堕其计将害无穷矣是故不得不斥

○永乐五年九月壬申

上与侍臣论及养身之道

上曰人但能清心寡欲使气和体平疾疢自少如神仙家说服药导引亦只可少病岂有长生不死之理近世有一种疲精劳神佞佛求寿此又愚之甚也

○永乐十五年八月甲午行在通政司言瓯宁人

进金丹及方书

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汉武一生为方士所欺求长生不死之药此又欲欺朕朕无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书亦与毁之毋令别欺人也

勤政

○永乐元年九月庚子

上御右顺门与侍臣论时政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宫中秉烛夜坐披阅州郡图籍静思熟计何郡近罹饥荒当加优恤何郡地迫边鄙当置守备旦则出与群臣计议行之近河南数处蝗旱朕用不宁故遣使省视不绝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

○永乐四年正月丙辰

上御右顺门晚朝百官奏事毕皆趋出

上召六部尚书及近臣谕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间不得尽所言午后事简卿等有所欲言可从容陈论毋以将晡朕倦于听纳盖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时与卿等商量又曰朕每旦四鼓以兴衣冠静坐是时神清气爽则思四方之事缓急之宜必得其当然后出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尝輒入宫中间取四方奏牒一一省览其有边报及水

早等事即付所司施行宫中事亦多须俟外朝事毕方与处置闲暇则取经史览阅未尝敢自暇逸诚虑天下之大庶务之殷岂可须臾怠惰一怠惰则百度弛矣卿等宜体朕此意相与勤励无厌斁也自今凡有事当商略者皆于晚朝来庶得尽委曲

○七月戊子享

太庙

上还御奉天殿遣使祭告岳镇海渚诸神

上出视朝奉天门百官奏事退复召侍臣与语久之时已五鼓侍臣请曰

圣躬勤劳请少息

上曰朕常宫中周思庶事或有一事未行或行之未善即不寐至旦必行之乃心安积习既久亦忘其劳盖常自念才德不逮若又不专心志勤思虑所行何由尽善生民何以得安盖勤于思则理得勤于行则事治勤之为道细民不敢废况君乎

○闰七月庚辰

上燕闲问翰林侍读胡广等曰昨有中官自江西来言江西田家刈稻皆毕何独早广对曰臣乡多种早稻故种获皆早

上又问闻江西民众而田少农家亦给足否对曰勤者可给

上曰勤之一字岂独农夫当尽士工商皆当尽至于人君尤不可不尽人君则当致勤于心朕每退朝静坐必思今日所行几事某事于理如何于人情如何若皆合宜心则安矣有不合宜虽中夜必命左右记之俟旦而改之盖一事失当人受其弊故不得不勤

○八月丁酉先是通政司受四方奏疏非重务者悉不以闻迺送六科至是

上知之召参议贺银等责曰设通政司所以决壅蔽达下情今四方言事朕不得悉闻则是无通政司矣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虽微细事不敢忽盖上下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昏君其不知民情者多至亡国尔欲朕效之乎自今宜深惩前过凡书奏关民休戚者虽小事必闻朕于听受不厌倦也

○永乐五年四月庚子

上谓侍臣曰朕与卿等论政事每不觉坐久或谓朕曰语多伤气非谓养之道当务简默为贵朕语之曰人君固贵简默但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广询博访然后得之非好多言也侍臣对曰舜无为而治然亦好问好察迺言岂舜不贵简默哉

上曰不如是不足以尽群情

明决

○永乐元年九月丙申锦衣卫引清凉寺僧言近寺军民牧放牲畜蹂践寺外之地今捕得其人请付法司治之

上命释之曰京师隙地少民艰于孳畜寺外有闲地则推以便之乃契佛济利之心此何必禁

○闰十一月丁卯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奏谍报塔滩鞑贼笼秃鲁灰等见在不

老山其众议欲寇宁夏惟贼帅鬼的哥以资粮不给不从

上览奏顾侍臣曰胡寇至谯此语未必可信笼秃鲁灰必心计可行然后发言且胡地非有耕种不过钞掠岂如中国之人必裹粮然后启行其以资粮不给为辞者鬼的奇恐泄其事机故外托此为说内实阴谋袭我不备朕计此时贼若不出枪杆野狐二岭及云州之地必向山西大同其速书敕往谕北京行都督府并山西都司行都司令简士卒严哨了固守备不可怠忽既书敕未行山西都司奏报鞑贼五十余人劫掠灰沟村黄甫川之地皆如

上所计复命侍臣曰今不必别书敕但于敕尾申戒之令虏寇至但坚壁固守彼寇掠无得计穷食乏又惧我军断其归路必自遁去切不可轻追恐人马俱困堕其计中不可不慎

○永乐二年四月甲申释安庆府民诽谤罪先是有典仗率军卒往安庆采木道过民家纵军强取民财民将诉于官典仗教军诬民为诽谤语缚送刑部狱具刑部以闻

上曰民被诬矣谚恒言军强民弱民安敢肆焉对官军出诽谤语此必官军厉民民不堪将诉之则造此语诬民命五府六部都察院共讯其实悉如

上所云遂释民而抵官军罪并罪刑部官之枉民者

○八月乙未有军校缚至二人言比京城中往往盗剪官马尾二人专鬻马尾帽于市此皆因盗所得请罪之

上曰尝见其剪马尾乎抑以疑似执之乎对曰实疑而执之

上顾三法司官曰市中货马尾帽甚多可尽以疑似罪之乎疑似加刑有累君其释之

○十一月丙寅广西欣城县儒学训导到官岁余邑中皆蛮獠有司招其子弟入学卒无至者训导自念虚糜禄廩无益于国诣阙白其事礼部尚书李至刚等言不当擅离职请罪之

上曰委其职事而去之可罪以离职无事可治而赴阙自陈盖非苟禄偷安者其送吏部调用

○永乐四年三月乙未礼科引奏都察院逮至嘉兴县知县李鉴鉴叩头言臣诚有罪幸

陛下矜恕

上问鉴何罪左都御史陈瑛言鉴受命籍奸党姚瑄瑄弟亨当连坐而鉴不籍鉴言初奉都察院文止籍瑄未有亨姓名

上曰罪止于籍非轻矣无上司之文虽当连坐不籍亦是慎重之意知县无罪其释之

○四月己丑锦衣卫校尉有讦朝臣谤毁时政之失者

上曰此必诬之盖朝廷未尝行此政彼安得有此言命锦衣卫诘之果挟私忿诬之

上曰人言听言之际岂可不审向若不察付之法司则死诽谤必矣小人敢诬君子此风不可长命以校尉付法司论如律

○九月癸未

上御右顺门三法司官引奏浙西人告数人诽谤罪及追至面对皆未尝相识告者当抵罪

上谕之曰汝以死罪诬人若朝廷遂听汝言彼死何辜汝造一言欲杀数人小人虽有无知者岂若尔之险恶汝今实自戕何悔谕三法司曰此譬之蛇蝎不可暂留留则复毒人其速诛之即日弃之

○十二月丁亥有盗杀人当刑令家人告乞贷死愿服役远方以赎

上曰贪生畏死人之同情岂独汝哉欲人怜己曷不怜人汝前杀人时都不推恕于今当死乃望垂怜汝若可生则死者何罪命即日诛之

○永乐五年二月壬辰有虎贲士百余人公差至外府其从者掠民财官府出榜禁约虎贲士揭榜诉府官诬己

上曰朝廷置官府牧民彼出榜禁戢军卒无害民乃其职当然汝沮之是沮朝廷法令汝虽不掠民财是汝从人安得不知其所为知而不约束与自掠何异命法司以虎贲士及其从者悉治之如法

○七月乙亥通政司言有养马军人告人咒咀其马死者

上曰此诬词也彼不用心畜马致马病死岂有马不病而人能咒死之理愚昧小人诬平民罔朝廷以规免己罪不可听遂斥之

○十月辛卯通政司言绍兴民告其乡人居室违禁

上曰未可偏听南方僻远之处少经兵革宋元时屋室往往有之岂当一概罪以违禁其令巡按御史验视但是本朝禁令之后造者抵罪在禁令前所造虽违法不问

○永乐六年四月戊子有告言肃王槩听百户刘成言輒罪平凉卫军者

上曰此或下人所为未必尽出王意敕王槩成等送京师因顾侍臣曰王居深宫岂得悉闻外事皆由左右小人作威福于其所好恶者造餽毁誉于王前王与之狎昵有素更不察其言是非而一意从之今过则皆归于王矣故谗佞德之木□< 虫虫 >也林无木□< 虫虫 >有美木左右无谗佞有美德不可不去也

○十二月丁亥通政司奏北京种田民告运木军民有怨谤语

上曰军民出力运木未免自叹劳苦人情之常也此人以罪谪彼屯田必造诬以规侥幸脱己罪告讦之风不可长命付法司治之

○永乐九年三月癸酉先是通政司言有指挥首天城卫千户犯罪系刑部狱其母致货托己为赂部官求免己不敢从并以其货来首

上问千户与指挥有旧乎对曰无

上曰非故旧而輒以违法干之独不虑事败哉此非人情命法司讯之至是法司奏

指挥所居近刑部而千户之母寓其邻家朝夕馈子食指挥察其有赍橐给言己与部官厚可以赂免母遂致货傍有欲发其奸者指挥惧遂自首而隐其实情论法千户之母当准与贓律指挥当罢职谪屯种

上曰爱其子以赂求免人之常情且妇人乌知法律其宥之指挥始则欺人取货终则隐情罔上又污蔑朝臣此不可恕但罢职屯种何以示惩即械送交趾充军

○九月庚辰通政司言黄岩县民告豪民持建文时士人包彝古所进楚王书藁与众聚观书中有干犯语请付法司治之

上曰此必与豪民有怨而欲报之朕初即位命百司凡建文中上书有干犯语言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悉毁之有告者勿行今复行之是号令不信矣况帝王岂念旧恶帝王之度如海纳百川无所不容故能成其大何暇琐琐追咎往事所告勿听

○十月丙午兵科都给事中倪峻言有内官奏千户不待朝命輒发兵捕盗者请治其专擅之罪

上曰国家养兵政以除奸卫民境内盗发千户能率众捕之使民免于暴横正是能尽其职若必待奏报而后发兵小则亡逸大则势张民受害多矣阍竖不达事体尔亦从其言乎千户无罪

○永乐十年十一月癸未通政赵居任奏苏州有逃军言今年水潦伤田禾乞免秋粮究此人在乡所行率不法且今岁苏田少水而奸民多私决堤防车水入田以坏禾稼冀苟免税粮耳请俱罪之

上谕户部臣曰言水潦者果逃军可止坐逃军罪其言决堤车水求免税粮恐无是理盖与其劳力决堤车水曷若劳力治田田中所入十分以一分入官有九分入己岂肯以一废九自受饥馁耶殆非人情且前时浙江按察司亦尝浙西水潦赵居任不恤民隐今居任此言未可信仍遣官往视之

○庚寅通政司奏有老妇告前夫之子不能供养请治其不孝罪

上问是亲生之子否对曰此妇于前夫亦是继室盖此子之继母

上曰所谓子母无绝道者非谓继母今继母改适即义可绝已失节于天乃责人不能尽孝所言勿听

务实

○永乐元年正月乙未礼部尚书李至刚奏月当蚀不蚀请率百官贺

上曰上者能脩德行政去邪任贤然后日月当蚀不蚀适以阴雨不见耳岂果不蚀耶不许

○永乐四年六月己未朔日有食之是日阴云不见礼部尚书郑赐等言此

圣德所感召请明日率百官表贺

上曰正朕恐惧脩省之际何可贺对曰宋盛时有行之者矣

上曰于此一方阴云不见天下至大他处见者多矣且阴阳家言日食而阴云不见

者水将为灾以此言之可贺乎乃止

○七月甲辰

上宴闲与侍臣论及人之寿夭

上曰寿夭在天人贵勉其在己者人寿百岁世多有之然皆身歿则无闻颜子三十令名无穷人苟有德可传何必百岁之寿

○永乐五年五月辛酉湖广武昌府僧言欲增修观音阁以祝圣寿

上不从曰人脩短有定数祸福由所行所行诚善福不祝当自至不善祸非祝所能去人但务为善何假外求哉

○永乐七年三月甲辰朔

车驾巡狩北京驻毕东平州望祭泰山毕顾侍臣曰昔舜巡狩至泰山举祀礼覲诸侯一正朔考制度而已盖欲使天下同风后来秦皇汉武皆有侈心登封泰山荐道功德以夸示后世终不免后世之非议我

太祖皇帝一天下立法制五六十年国不异政家不殊俗朕谨遵成宪此行亦惟欲亲巡抚使军民各得其所耳侍臣顿首曰

陛下守

太祖之法而以尧舜为心天下苍生实受其福彼秦皇汉武何足道哉

○永乐十二年三月庚寅

车驾北征次清河京城官吏耆老送驾者辞

上进其耆老谕之曰京师人烟辐辏欺诈者多尔等宜督子弟务生业毋事游惰人衣食足则廉耻兴风俗厚而皆本于父兄之教尔等勉之

神武

○建文时李景隆郭英平安胡观吴杰并以兵来攻

上谕诸将曰李九江志大而无谋喜专而违众英老迈退缩安愞而自用观骄纵不治杰懦而无断数子皆匹夫徒恃其众耳然众岂可恃众而无纪律则易乱且击前而后或不知击左而右不相应徒多何益今彼将帅不专政令不一纪律不肃分数不明往者郑村霸之败如风行草偃其士卒非不多也大抵将为三军司命将志衰则三军之勇不奋其兵甲虽多粮饷虽富适足为吾之资尔等但秣马厉兵听吾指麾兵法曰识众寡之用者胜吾策之审者矣第患尔等过杀当谨以为戒即日渡河而营是夜大雨平地水深二尺及

上卧榻迨旦兵端有火光如球击焯焯相上下金铁铮铮作声弓弦皆鸣将士皆奋欲战我军既渡河景隆等军横亘数十里

上列阵以当之开合数四敌疑不敢进

上谕诸将曰敌虽众不过日中必破之众踊跃争奋后军房宽先与敌交战不利

上率精锐赴之所向皆靡斩敌骁将瞿能父子及其精卒万余先是戒张玉朱能等曰必先摧敌锋继以马步齐进乃令丘福等以万余骑冲其中坚不动

上以精骑数十突入敌军左掖杀伤甚众敌势披靡莫敢婴锋乃麾张玉朱能丘福等马步齐进人自为战勇气百倍

上遥见我阵后尘起曰此敌人乘我后也乃以七骑驰赴之遇敌二万与战连击杀数十人稍却数十步而止须臾复驰入敌战击杀数十人进退如是百余合杀伤甚众左右曰敌众我寡难与持久宜就我军并力击之

上曰敌精锐尽在此故吾独当之使诸将得以致力于彼若往就我军彼亦合力刑势相悬数倍我众殆难破矣于是复进战不已敌飞矢如注

上所乘马凡三易三被创所射矢三服皆尽乃提剑左右奋击剑锋缺折不堪击乃稍却敌来逼而限以二堤

上复驰马越堤逆之佯以鞭招后敌疑有伏不敢踰堤而上遂相持

上曰吾不进敌不速破乃易剑以劲骑骁出敌后突入驰击敌势少动遂败弃戈而走须臾敌大阵亦败奔北之声如雷遂追击至其营会旋风折其大将旗帜敌众大乱我军乘风纵火燔其营烟焰天郭英等溃而西李景隆等溃而南尽得其斧钺及委乘輜重器械斩首数万级溺死十余万追至雄县月样桥杀溺蹂躪死者复数万横尸百余里降者十余万悉放遣之李景隆单骑走德州

上率师至通州张玉朱能请曰今密迩敌境而勤师远征况辽东早寒恐士卒难胜惟

陛下熟计之

上乃屏左右密语之曰今敌将吴杰平安守定州盛庸守德州徐凯陶镕欲城沧州为犄角之势德州城壁坚敌众所聚定州亦城完有备沧州土城隤圯已久今天气向寒城岂易就我乘其备出不意急趋攻之敌有必败之势今声言东征者示无南伐之意以怠之耳失今不取彼城完守备固难于力凡事贵密故未令众知者虑泄王与能叩头称善

我军过直沽

上语诸将曰徐凯等所设备惟青县长芦而已塼堞儿灶儿坡数程无水皆不备趋此而径至沧州城下是夜二更启行尽夜三百里敌两发哨骑皆不相遇明旦至盐仓遇敌哨骑数百尽擒之食时至沧州敌犹未觉督军士筑城我军至城下始仓皇分守城堞众皆股栗不及擐甲我军四面急攻之

上麾壮士由城之东北角登逾时拔其城而先已遣人断敌归路遂斩首万余级获马九千余匹生擒都督徐凯程暹都指挥俞琪赵汧胡原李英张杰并指挥以下百余人余众悉降咸给谍遣归

○永乐十二年六月戊申

车驾征虏驻驛兰忽失温是日虏寇答里巴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等率众逆我师见行阵整列遂顿兵山巔不发

上驻高阜望寇已三分路遂令铁骑数人挑之虏奋来战

上麾安远侯柳升等发神机铳炮毙贼数百人亲率铁骑击之虏败而却兵攻虏之右丰城侯李彬都督谭青马骤攻其左虏尽死斗

上遥见之率铁骑驰击虏大败杀其王子十余人斩虏首数千级余众败走大军乘胜追之度两高山虏勒余众复战又败之追至土刺河生擒数十人哈木太平等脱身远遁

○永乐二十年三月辛巳

车驾北征驻驛鸡鸣山虏之寇兴和者闻

上亲征遂夜遁诸将请急追之

上曰虏非有他计能譬诸狼贪一得所欲即走追之徒劳少俟草青马肥道开平踰应昌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

○六月癸巳

车驾北征次威远川开平报虏复攻万全

上召诸将问计皆曰宜分兵还击

上曰不然此诈谋也虏虑大军径捣其巢穴故为此牵制之术然其众不多知大军北行必已丧胆况敢攻城哉不足虑也明日得报虏攻万全者其夕远遁

○七月庚午

上亲征北虏至屈裂儿河虏寇数万余驱牛马车辆西奔陷山泽中遇大雪寇仓卒以其众逆战

上麾骑兵为左右翼齐进寇望官军势盛欲突而走

上率前锋冲之斩首数百级寇自相践死者相枕籍余众散走其地背河前左皆山大军依山而阵

上乘高而望之见寇稍复聚乃麾兵绕出其右十余里又急分兵渡河断其后寇数百人突而右走尽获之又麾兵绕出其左十余里先令甲士持神机弩伐深林中戒曰寇经此则发又命严阵山下以待已而寇尽弃其辎重驰突而左

上麾御前骑士与山下兵驰追之寇惊走而林间神机弩竞发寇大溃死伤不可数计余寇尚数百人驰马而走

上曰必有首虏其中须击之率骑兵追奔三十余里抵其巢穴斩首虏数十人生获其党伯儿伯克等尽收其人口牛羊驼马焚其辎重兵器暮次丰润屯诸将皆顿首贺

上曰用兵岂吾所得已哉将曰天道福善祸淫

陛下奉天伐罪以保宁兆民岂过举也

上曰然

○七月己未

车驾北征次杀胡原前锋都督朱荣等获阿鲁台部属送

御营备言阿鲁台所部初闻大军出皆忧惧日有背叛而遁者继闻

车驾亲征阿鲁台举家惴栗尽弃其马驼牛羊辎重于阔滦海之侧直北走矣

上曰兽穷则走然此黠虏未当遽信前哨继获虏部曲亦言虏悉众夜遁矣验之而信召都督朱荣吴成等还发兵尽收虏所乘牛羊驼马焚其辎重

上召文武诸臣谕曰朕非欲穷兵黩武也虏为边患驱之足矣将士远来亦宜休息遂命旋师

○永乐二十二年六月癸亥

车驾北征次连秀坡宁阳侯陈<■■心>忠勇王金忠引兵抵白邱山咸无所遇以粮尽还于是英国公张辅等奏愿假臣等一月粮率骑深入罪人必得

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马俱劳虏地早寒一旦有风雪之变归途尚远不可不虑明日谕辅等曰昨日之言决矣古王者制夷狄之患驱之而已不穷追也且今彘虏所存无几茫茫广漠之地譬如求一粟于沧海可必得耶吾宁失有罪不欲重劳将士朕志定矣遂命班师

教皇太子

○永乐元年十月己未

上御奉天门命侍臣辑自古以来嘉言善行有益于太子者为书以授长子且曰昔尧试舜自慎徽五典至纳于大麓历试诸难乃命以位舜生长民间躬亲稼穡尧尚试之如此朕今令长子守北京亲庶务虽吏案奏牒皆躬阅之以知为臣之难他日庶可为人君也朕少时尝居凤阳民间细事无不究知后受命镇北方经绝塞冒霜雪与士卒同甘苦其他所未经历者则博考于载籍每览昔人言行可自警省者读之不能释手读书所以有益于人然人资禀有强弱泛而不切亦未有益故欲令尔等辑此教之先定其尺度权衡使中有所主也

○永乐二年四月甲申文华宝仁 □ 监成

上御奉天门召皇太子授之曰修己治人之要具于此书昔尧舜相传惟曰允执厥中帝王之道贵乎知要便足为治尔其勉之

皇太子拜受而退

上顾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角 □ 羊缙等曰朕

皇考训戒太子尝采经传格言为书名储君昭鉴录今朕此书稍充广之益以

皇考圣谟大训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法诚能守此足为贤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晋元帝授太子以韩非书帝王之道废而不讲此其所以乱亡朕此书皆大经大法卿等兼辅东宫从容闲暇亦当以此为说庶几成其德业他日不失为守成令主

○永乐七年二月甲戌

上出一书示翰林学士胡广等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道虽生知之圣亦兼资学问由唐虞至宋其间圣贤明训具著经传然简帙浩繁未易记口处领其要帝王之学但得其要笃信而力行之足以为治皇太子天下之本于今正当进学之时朕欲使其知要庶几将来太平之望朕间因闲暇采圣贤之言若执中建极之类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今已成书卿等试观之有未善更为朕言广等遍览毕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备载此书宜与典谟训诰并传万世请刊印以赐

上曰然遂名曰圣学心法命司礼监刊印赐之 敕皇太子今巡狩北京命尔监国天下之务所系甚重爱简文武才德之臣为尔辅赞盖自古圣哲为政未有不需贤而能成者尔宜悉心以求益虚己以纳言庶几整肃弘纲康理庶务然听言之际宜加审择言果当理虽蒟蒻之贱必从之言苟不当虽王公之贵不可听唯明与断乃克有成至于武备亦宜尽心居处恒重于防闲几務必严于慎密斯皆致理之要宜祇勤佩服夙夜不忘以副朕付托之重

○四月庚寅赐书谕皇太子曰朕命尔监国凡事务宽大戒躁急文武群臣皆朕所命虽有小过勿记口处折辱亦不可偏听以为好恶育德养望政在此时天下几务之重悉宜审察而行稍有所忽累德不细其敬之慎之时

上闻皇太子谴刑部尚书刘观故也

○永乐八年二月乙巳遣书谕皇太子曰前命尔覆重囚尔奏乞贯其死见尔重惜人命然十恶不可宥其余杂犯死罪以下悉从汝言国家用刑贵在得中过则滥不及则弛自今尤宜尽心

○永乐十五年七月乙亥赐皇太子务本之训复敕谕曰往者朕以侍行欲其周知民事遂作书教之名务本之训此书于帝王修齐治平之道粗备且皆切实之言今别录赐汝闲暇能沈潜玩味触类而长大有益矣

○永乐十六年正月丙寅以玄兔图并群臣所上表及诗文赐皇太子且赐书谕曰比陕西耀州民献玄兔群臣以为瑞且谓朕德所致上表称贺又有献诗颂美者朕心惕然愧之夫贤君能敬天恤民致勤于理则有以感召和气屡致丰年海宇清明生民乐业此国家之瑞也彼一物之异常理有之且吾岂不自知今虽边鄙无事而郡县水旱往往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尝无岂至理之时哉而一兔之异喋喋为谏夫好直言则德日广好谀言则过日增朕夙夜拳拳仰惟

皇考创业艰难惧弗堪负荷不敢怠宁终不为彼所惑尔将来有宗社生民之寄群口有言不可不审之于理但观此表及诗即俱了然而情不能遁矣

○永乐二十年三月丁丑

车驾北征命皇太子监国谕之曰军国之务重当明恕勤慎以处之明则能照物恕则能体物勤则无怠事慎则无败事修是以率下庶几其可

○五月庚辰

上驻驛威虜镇皇太子遣人驰进蔬果赐书谕之曰尔以朕躬劳在外遣人远进蔬果固出于孝心然朕此行本为安民顾以口腹劳民非朕志矣且朕付尔

宗社之重但乐善亲贤杜逸去佞以保民为务称朕付托之意尔孝至矣奉养之物继今勿进

教皇太孙

○永乐五年四月辛卯皇长孙出阁就学

上御奉天殿召太子少师姚广孝翰林院待诏鲁瑄等谕之曰人于学问常以先入之言为主朕长孙天资明睿尔等宜尽心开导凡经史所载孝弟仁义与夫帝王大训可以经纶天下者日与讲说浸渍之久涵养之深则德性纯而器识广他日所资甚大不必如儒生释章句工文辞为能

○永乐十年八月丙辰

上谓兵部尚书金忠等曰皇太孙年长有志略朕令其学问之暇兼讲武事其遣人往直隶应天及江北凤阳滁和等府州北京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内选民间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才艺者官给路费廩食送京师俾充随从

○永乐十二年三月庚寅

车驾亲征胡虏发北京

皇太孙从行先是

上谓侍臣曰朕长孙聪明英锐勇智过人今肃清沙漠令侍行俾知用兵出奇之法亦使躬历行阵见将士之劳苦知征伐之不易又谓学士胡广庶子杨荣谕德金幼孜曰每日营中闲暇尔等即以经史于长孙前讲说又事武备不可偏废

戊戌

驻驛宣府

上坐帐中皇太孙侍侧

上从容语以前代得失事及君臣相与保全之艰皇太孙所对皆合

上意

上喜顾谓侍臣曰人必务学乃能增长智识适与长孙语其所对悉有权度非寻常意见所及亦其比来学问进矣侍臣叩首贺曰

太孙殿下资识超越他日必为太平天子

宗社生民之福也

上曰朕尝命东宫官属协心辅之尔等皆须尽心

○四月丁卯

车驾发清水源

皇太孙从行

上于马上指示山川险易及将士之勤劳且曰汝知吾所以为此者乎对曰

陛下岂为图其土地利其资畜而勤远略哉顾此虏禽兽之性虽施以天地大恩不知感戴暂服而讫口处叛非猕薙之久亦难制昔禹之征苗文王之伐崇密皆非得已也陛下尊居天位享四海之奉岂不自乐而仰劳

圣躬跋涉远外者无非欲驱除此虏于绝漠令不敢近塞下使子孙臣民长享太平之福

上叹曰孙之语吾之心也

○五月癸酉

上驻驂杨林戍阅武之暇

皇太孙侍语及创业守成之难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长深宫狃于富贵安逸不识民难经国之务懵弗究而至于亡者朕常以为戒汝将来有嗣统之责须勉学问天下之事须周知人之艰难须涉历闻见广而涉历多自然心胸开豁于万几之来皆有以处之而不差矣

○永乐十五年七月乙亥赐皇太孙务本之训敕曰尔嗣有

宗社人民之寄今闲暇宜与儒臣讲明此书而服膺之庶几克称他日太平之望钦哉

○永乐十七年八月癸未敕皇太孙曰尔年已长宜读书明理以成大器古帝王皆以读书明理为本未有不如是而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尔克勤学问他日用之不穷

宗社可以永安天下皆蒙福泽尔其勉之

○十二月丁亥敕皇太孙曰立身之道莫先孝弟忠信四者之行立于身明君臣之义笃父子之亲厚兄弟之爱尽长幼之序信以服众仁以抚下恕以待物非正言不发非正道不履亲仁贤远奸佞节嗜欲戒荒暴振纲纪别淑慝明赏罚以系

宗社悠久之托为天下生民之福尔其勉之又曰比闻出郊围猎一军害民即能惩之以法使田里皆安毫发无犯人传尔之善至于北京朕闻之甚喜此可验尔勤学之效矣大抵兵民相须抚恤惟均苟有所偏必为所怨今尔于此一事使百姓感德军士畏法足为善行夫今日行一善明日行一善尔虽不自觉而善名自然播之天下将有不令而从不言而信者矣自今更宜夙夜勤励读书明理以广其智识将来德成业就为天下所瞻仰亦不负朕期望之意钦哉

大明太宗文皇帝宝训卷之一终

大明太宗文皇帝宝训卷之二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本谨校 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锦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睦亲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己亥

上以盛暑赐书在京诸王曰吾与诸弟皆

先帝子往者各在一方有一岁得一见数岁得一见者手足之情不能自己令吾承继大统诸弟早暮来聚岂不甚愜于心顾炎暑方盛举动烦劳可三日一朝用称友于之意

○九月己丑敕辽王植曰

皇考太祖高皇帝封建诸王藩屏

宗社传序万年与国同久建文忠信任奸回以残骨肉朕于其时迫于危祸不得已而起兵赖

天地

祖宗之灵克平内难建文君之陨自绝于天朕为诸王臣民推戴以君主天下方欲与诸弟聚处同天伦之乐而贤弟以辽地荒远经涉海洋馈运为艰固请改国荆州且以广宁重镇就留三护卫于彼以益边防欲于荆州别给一卫备使令言之再三郤而复至谦约之诚溢于言表去众就寡厌远怀迩手足之情何忍违抑□□从所请建国荆州而仍旧封号军卫已令兵部改□□称吾弟之意

○永乐二年九月庚戌赐书晋王济熿曰得奏欲上护卫及所畜小鞞鞞夫护卫昔尔父受之

皇考其何可辞尔惟当脩德行善岂可因一二小人为非輒自疑而欲上护卫耶所奏不允其小鞞鞞护卫有缺伍者就以补之

○永乐三年五月壬戌蜀王椿进荔枝等物

上赐书答曰比送至荔枝诸物具见厚意惟贤弟抱明达之资敦忠孝之义处善循理秉心有诚稽古博文好学不倦东平河间无以过也引睇蜀国山川<□□>遐贤贤亲亲不忘朝夕勉自爱重用副所怀

○十月戊辰周王橚遣人赍奏深陈悔罪改过之意

上喜命侍臣封橚所奏遣人赍示齐王榑而赐书答橚曰得奏具见贤弟迁善之诚良深嘉悦兄之心惟欲与诸弟同享昇平悠久之福使诸弟皆同贤弟此心福庆岂有穷哉贤弟宜益加持守为诸王表率隆藩翰于国家昭令誉于无穷此兄之所深望近齐王数为不法已封贤弟今日所陈者示之亦冀以兴起其迁善之心

○戊子赐周王橚等皇明祖训且谕之曰

皇考所以垂训子孙至要之道具在此书朝廷常守之命以永安

宗社藩王常守之可以长保富贵朝廷与藩王本同

祖宗所出但能皆以

祖宗之心为心则自然各尽其道前代有帝王不能保全宗室如宋太宗亦有宗室不能自保全者如周三监汉七国此皆是不能以

祖宗之心为心朕与诸弟各勉之时橚子众特赐十本

○十一月乙未齐王樽上表悔过谢罪赐书答曰览表云继今改过不复为不义词意恳至深慰吾意兄弟之情岂有他哉但欲相与同享富贵保令名永终不隳耳吾弟勉之今后护卫人犯法须如律处治若非王府之人有犯须归有司王府不得干预将来吾弟所行皆善其乐不可言而兄亦与有保全骨肉之美吾弟勉之

○永乐四年五月辛亥以奏王尚炳将归

上召其从臣谕之曰王前在国中言动时有错谬朕遣书戒之颇闻克自省改今日见王应对进退循循合度甚适朕意此皆尔等辅导之力长史以下皆叩首曰此由王天资之美克奉

陛下圣训臣等庸愚实无所效力

上曰美玉非资良工不适为器嘉木非得良匠不适为材人之成德亦然尔等宜益尽心辅王虽小过必规正之虽小德必助成之谓小过无害训至于大过谓小德无益训至于无德不可因循但和平以导之从容以入之积以诚意未有不相信者王能脩善行汝曹亦有令名其往勉之命赐纱衣一袭道里费视常例加倍

○永乐六年五月戊午

上以沈安唐郢伊鲁六王将之国命户部岁给禄米各一千石免其护卫军屯田三年仍敕王府文武官属曰封建宗亲所以藩屏国家必在得人以为辅导今诸王年长皆应就国尔等宜竭诚匡赞惟德惟义一遵

祖训惟孝惟忠用固藩屏王有无穷之福尔等亦有无穷之誉钦哉各赐钞有差

○八月乙未赐书谕平阳王济熿曰尔与兄高平王同母今尔兄蚤亡岁禄例当罢支以尔能养母特与尔兄岁禄内存米二百五十石以益供养之资又闻尔能念同胞之义为之维持家事整治坟莹深慰朕怀夫人之处已贵乎脩德德盛则业广业广则福隆庶几不忝厥世而令名无穷尔其勉诸

○永乐七年五月癸酉赐伊王木口寻书曰古之圣贤皆贵改过吾弟前者之失今能省悔朕甚嘉悦当国家无事正欲相与同乐太平音乐亦常情所有但不至流荡可也自今国中诸事皆须审而行之不可怠忽

○永乐九年八月丙辰礼部言庶人樽之妃邓氏卒亦当以庶人礼葬

上曰樽虽以罪削爵亲亲之谊宁过命仍以王妃礼葬之

○永乐十一年正月乙未礼部言长山王贤焮薨

上恻然曰

皇考之孙也其父有罪不得相及其遣官赐祭命有司治丧葬贤焮庶人樽第二子也

○永乐十四年七月癸丑赐书奖答蜀王椿曰去年谷府随侍都督张兴来言榑潜萌异图言之至再兄未之信今得贤弟书具其实事人之无良一至于此贤弟此心周公忠存王室之心也仪宾顾瞻回附黄金二百两白金千两钞四万锭玉带一围金织袞龙

纁丝纱罗衣九袭纁丝线罗纱各五十疋絨锦十疋彩绢千疋兜罗锦十条高丽布百匹米千石胡椒十斤马十匹鞍一副往致兄意至可领也

○永乐十五年十二月甲午楚王桢进马二千匹

上喜受百匹赐书报曰领贤弟厚意矣畜马甚劳已受百匹余悉遣还可分遗诸侄也

○永乐十六年五月戊辰遣官以书谕代王桂曰王前违背

祖训屡为非道所以罢革王府官属者盖欲王深图省改以不忝所生比闻王能悔过改行守法良用嘉之今特敕所司每岁加王禄米二百石增随侍军士五百复除长史纪善等官为王辅导王其益< 懋心 >进修以副朕友爱之意

○永乐二十一年八月乙亥

车驾北征胡虏次沙城召晋庶人济熿及其子美圭至济熿晋恭王长子洪武中嗣王爵

上靖内难承大统而其地平阳王济熿庆成王济炫永和王济烺并奏济熿心怀忿恨图为不轨

上优容之不罪但屡敕训谕而已而济熿等言之不已

上遣人察之用

祖训免其父子为庶人俾守恭王坟园至是

上轸念至亲召至将封美圭为郡王时公侯伯五府六部交章劾奏其罪不宜封

上谕群臣曰罪废十年人之恒情必自惩艾且仁者不绝人之禄矧吾至亲其能忍哉尔等勿复有言

上从容谕济熿曰昔守谦有罪

皇考以公天下之心不得已废之而不绝其后仁义兼尽矣尔父朕亲兄朕岂有恶于尔哉尔怀不臧屡戒饬不听惟大义之不可容也故免尔王爵亦岂朕心所得已也然十年之间朕未尝忘尔人孰无过能改斯善尔勉之今封尔子为郡王俾尔享禄养以终身其无以恩为怨遂封美圭为平阳王谕之曰尔其率德改行以盖尔父之愆尽忠尽孝用不忝祖宗终保禄位遂赐冠带裘衣貂裘鞍马及金银钞币牛羊等物遣中官护送其父子往居平阳复遣中官诣太原送旧所随侍人悉还之其有坐济熿事逮系者悉释之命锦衣卫拨校尉五百太原护卫拨官军一千以备从卫命吏部除官属礼部给仪仗及医士厨子靡不悉备/~/二、明清实录/明实录附录/明太宗宝训/卷二/戒饬诸王戒世子郡王辅国将军附

戒饬诸王戒世子郡王辅国将军附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辛未赐代王桂书曰吾弟言女户徐忠欲得如奉天靖难功臣例升指挥使徐忠本党附群奸以危我者为吾弟故释之不问而忠犹妄覬非分之恩且忠何功欲得升官朝廷以名爵为激劝有功者不敢吝无功者不敢滥惟其至公乃

足服众今若无功滥予将来何以使人旧制女户但授百户今授徐忠以百户庶几不违
皇考家法/~/二、明清实录/明实录附录/明太宗宝训/卷二/戒饬诸王戒世子
郡王辅国将军附

○永乐元年二月乙卯赐代王桂书曰别久怀思不忘闻吾弟在国纵杀戮取财物
人甚苦之人言虽未可必信然告者众矣果若其言吾弟大谬夫天下之人皆

皇考四十年辛勤保养以遗子孙今兄嗣位亦惟体

皇考之心保之爱之岂敢轻有所伤害而吾弟视之不如土芥杀之不如鸡豚夫其
罪当杀犹当请命于朝况不闻有罪乎吾弟纵恣暴戾如此独不记建文时拘囚困苦之
辱耶今日脱吾弟囚辱复诸富贵安乐之地乃虐人无己人其谓我何其审思之有之则
速改以从善果若无之亦须戒慎以弭人言庶副同气友爱之意

○三月丙午赐秦王尚炳书曰比以尔弟永兴王尚裂年长令暂居巩昌讲诵诗书
练习武事以成德器昨闻过凤阳自留守司官下至指挥小校皆被捶楚人不能堪竟莫
明其何罪夫国家笃于亲亲宗室谨于礼法斯共保富贵令闻长世尚裂所为若此岂保
富贵之道凡今臣民皆

太祖皇帝数十年教养者况凤阳

祖宗肇迹之地过其地虐其臣民岂贤子孙所为乎本欲罪其从官但以方出姑释
不问尔其长兄当深戒之使改行为善将来有成非独慰尔父于冥冥亦称亲亲之意尔
之兄弟亦得以俱成令名也

○五月丁丑赐岷王榘册宝并敕谕之曰昔

皇考封建诸子以卫邦家而尔在建文时被收册宝拘囚困辱盖已极矣朕即位之
初笃念亲亲复尔封爵召还京师尔宿留不至乃恣行威福擅拘方面诸司印信杀戮官
属使军民及蛮夷之众惊疑不安及至京又出语悖慢略无敬君事长之理且当有事

宗庙之日沉湎酣酗无顾藉至对阍竖则俛首下气言之可伤而冥焉无惭如此尚
可有爵土耶今以同气至亲特略尔过仍赐册宝俾守旧疆尚改行易虑亲君子远小人
进学修德用藩屏国家毋作匪彝以贻后悔钦哉毋忽

○六月壬子代王桂有罪削其三护卫止给校尉三十人随从仍赐敕谕之曰尔所
为傲很悖慢上违

祖训下虐军民无君无兄大逆不道朕以同气之故不欲遽□处绝特遣人召尔冀
面训诲庶其改过以全亲亲之义尔□处命不至及再召始就道然今天气已热道途
辽远于朕心有所不忍敕至即日归国其本府三护卫官军悉革去惟留校尉三十人随
从其文职官俱存辅导尔宜省愆改行毋贻后悔

○八月辛酉赐晋王济熺书曰比有自山西来者言尔弟济炫数以图书擅给驿马我国
家定制遇急务以符验给驿马无符验而擅给者有罪今以尔弟之故姑屈法不问然其
有过不使之知则恐将来复蹈前失尔为之长兄宜善谕之使奉法循理永保富贵庶不

辱前人尔有爱弟之誉朕亦不失亲亲之道

○十一月丙子先是有首宁王权诽谤魇镇事者

上曰此不出王盖小人为之以陷王譬如爱木必去其蠹凡再遣人捕之权皆掩蔽不发至是赐权书曰兄弟同气至亲兄数年躬履艰难亦为保全骨肉岂有他意近者之事既悉置不问但欲去二三小人以示警尔而固为遮蔽易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盖用小人必害国家所以决欲去之者为贤弟计也书至更不必蔽亦不得有所畜疑/~/二、明清实录/明实录附录/明太宗宝训/卷二/戒饬诸王戒世子郡王辅国将军附

○永乐三年五月丙辰

上以代宁秦晋永兴高平平阳诸王所为过失日多思口训戒以全亲亲之义赐书周楚齐蜀等王曰易曰履霜坚冰至孔子释之曰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故凡事虑于未萌则有益论于已然则无及我

皇考太祖皇帝创业垂统为子孙帝王万世之计惟欲本口各尽其道朝廷笃于亲亲藩国重于守法朝廷之纪纲明正亲藩不齟齬于其间藩国之礼节不踰朝廷不苛责于其上恩不至于掩义义不至于伤恩

宗社永有磐石之安亲藩同享无疆之福此

皇考立法之意亦吾继述之意而诸弟侄之意亦皆然也吾常思之朝廷不能笃亲亲之道是不孝于祖宗不友于兄弟不慈于子侄弃仁背义咎孰大焉昔建文尝蹈此失矣吾即位以来恒切戒此闲居独处教诏子孙亦惟在重骨肉手足之恩不可为非礼苛责之事言出乎口心通乎天地鬼神盖吾躬当奉藩岂其不能身体其事哉夫为藩国者亦当体朝廷之心而亮其诚天下之事至繁一人之精力有限智识岂能悉周区画岂能悉当若吾于兄弟子侄行有未至亦宜以情恕之比代宁秦晋永兴高平平阳诸王不亮吾心稍不顺意内怀怏怏或听小人教诱为非甚者形诸怨谤魇镇所为不知不仁固少年寡学之过吾恐伤同气已皆容忍不问然此特私恩耳为君之道必正公义而后有以服天下况法度者

皇考之法度吾嗣位而不能守之又何以服天下之心故虽不可亏亲亲之私恩亦不敢废天下之公义夙夜思之事有两难欲直言其过使之图改则恐伤恩欲隐忍不言将来积过愈深理不得容是陷之于罪也至此非惟吾心不能自安天下之人亦谓吾徒能爱之不能教之养成其过故皆直言以戒之矣虽未能必其不逆于心若有亮吾之意信而从之他日德成名立享其安荣与国家同久岂不两尽其美哉兹特遣书陈布悃款继今之后吾惟常念亲亲之恩勿替诸弟侄亦惟常念

皇考之法具在各尽乃道共保富贵岂有涯哉吾之所言天地鬼神鉴临在上惟宗国诸王亮之亮之

○六月癸酉赐晋王济熺书曰昨令尔弟庆成王济炫暂居潞州闻尔不忍其去甚见同气之情然吾以其年逾冠宜令居外涉历庶几有成不意济炫至彼恣纵非为徇私

灭公违礼坏法如护卫军人为强盗既不以闻又不罪之及朝廷遣人捕之乃造辞伪词曲为掩蔽岂是臣子之道今以至亲姑容之俾改过自新且令仍回太原尔爱弟之心素厚宜朝夕训戒之使毋蹈前非勉于善行庶几可保富贵

○七月癸卯赐书周王橚曰比各府县录周府长史司榜文来奏夫朝廷与王府事体不同长史司专理王府事岂得遍行号令于封外与朝廷等一家有一家之尊一国有一国之尊天下有天下之尊卑不踰尊古之制也今贤弟居国如诸子擅行号令于国内其亦可乎若奸人造此离间即具实以闻当究治之如实贤弟所命则速遣人收还仍严戒长史行事存大体毋貽人讥议

○九月乙巳屡有告齐王榑不法者

上赐榑书曰比数有人言王过失以兄观之王岂有他也但由性躁急下人不能堪耳今兵荒之余民始苏息宜重爱恤何忍复古之且所当深虑者刑罚太过将左右之人或萌不测噬脐无及古人覆辙可以鉴戒继今宜涵养德性宽以驭下用保始终

○十月丁卯有告齐王榑不轨事者遣人密察之还奏皆实乃封告词示之且赐之书曰王比为悖逆之事屡矣但兄弟至情不欲显暴夫人孰不知善之当为而恶之不当为王舍其当为而从其所不当为果何恃而然屡以书戒王而恬不知悔恣肆日甚非分之恩不可数得王其省之毋貽后悔/~/二、明清实录/明实录附录/明太宗宝训/卷二/戒饬诸王戒世子郡王辅国将军附

○永乐八年十月乙卯

上闻周王橚于国中作殿奉祀

太祖高皇帝赐之书曰礼支子不祭王国庙祀则肇于始封之王

太祖高皇帝之祀朝廷自有宗庙王今祀于国中过矣孔子曰祭之以礼若不得为而为之不可为孝王其审礼而行毋貽物议

○永乐九年二月壬辰遣敕戒励秦王尚炳曰昔周天子遣使赐齐桓公胙且命勿下拜桓公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遂下拜登受春秋书以示褒遣使赐晋侯命晋侯受玉惰使者归曰晋侯其无后乎成肃公受脤于社不敬刘康公曰成子惰弃其命矣后皆不得其终春秋书以示戒比屡遣人赍符至王国王不出迎但令内竖取入及出见使者又侮慢不一比皆王不学之过不学何由达礼致王于此者皆长史记善典仪之失职也其械送京师王自今勉力学问庶几寡过/~/二、明清实录/明实录附录/明太宗宝训/卷二/戒饬诸王戒世子郡王辅国将军附

○永乐十五年二月癸亥谷王橚以谋逆削爵为庶人革去护卫及长史司等衙门赐敕谕橚曰尔顽狠凶悖弃灭天伦造为叛逆赖

天地眷佑

宗社之灵蜀王忠孝发尔阴谋罪状显著诸王群臣咸请明正国法尚念至亲曲加宽贷今削尔王爵降为庶人以全余生朝廷于汝恩甚厚矣其深省之

○永乐元年四月甲子楚世子孟烷奏欲遣人于河南境内买人口赐手敕谕曰昔秦愍王遣人于浙江买人口

太祖皇帝闻而怒之秦府官属及浙江郡县承行者皆被罪前鉴不远也且河南汝伯父周王封地汝所遣人入其境或有纵恣违礼将斥为尔之过可不虑乎况此举非出汝父意其已之/~/二、明清实录/明实录附录/明太宗宝训/卷二/戒饬诸王戒世子郡王辅国将军附

○永乐十五年十二月癸卯遣敕戒永和王济烺曰凡朝廷仪物制度等差截然不可违越比闻尔擅造印章僭用龟纽龟纽惟亲王之宝之用尔擅为之越礼分矣以尔年少及念尔父同气之故姑宥不问自今宜谨遵礼法毋蹈前过

○永乐十年二月壬戌敕靖江九府辅国将军赞亿曰监察御史言尔交通卫卒以钱贷民多取利息至系人妻孥逼胁鬻居以偿所负古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国家旧制四品以上官不得与民争利汝宗室之亲乃恣肆如此果尔所为则赴京面陈若左右小人假尔名为之即械送京师

警外戚

○永乐二年四月丙戌春坊官劾奏中军都督佥事李谅于文华殿早朝百官班退之后谅独进启事有违礼法请治谅罪

上命姑宥之而敕赐谕谅曰朝廷之法公于天下不以亲疏有间朝仪凡百官谒东宫偕进偕退不许独留私见乃谨始防微之道令行之初尔首犯之帝王行法先于贵近朕念亲亲之故曲宥不问其戒之慎之非分之恩不可再得尔其钦哉

○永乐四年五月戊午有告故驸马都尉富阳侯李让家人中盐虚买实收下锦衣卫狱又行贿卫官事闻侯之子恳谢过丐免

上曰法度与天下共不为私亲废尔曹政当奉法保恩岂可恃恩挠法夫欺谩以苟利与贿赂以逃刑虽尔曹不得免况家人乎召都察院臣谕曰宥罪可施于疎贱而贵近不可幸免行法必先于贵近则疎贱可以知警富阳侯家人其治之如律

○八月乙巳赐赵王高燧书曰比闻都指挥款台乘马过驸马都尉广平侯袁容之门容怒其不下捶楚几死款台靖难功臣岂当非礼陵辱尔非不知亦不以闻自洪武以来往来驸马之门何尝有下马之令晋王敦为驸马纵恣暴横卒以悖逆灭亡覆辙在前可再蹈乎此书观毕仍以示容其受使令辱款台之人械送京师

○永乐九年十一月辛巳建阳镇卫抚武戡有罪逮至戡

孝慈高皇后戚属时守徐王坟于宿州纵恣不法

上以先后之亲特宥之戒之曰古之贤外戚皆务守法法者防制于未然遵之则吉违之则凶朕为天下主一遵

皇考成宪不敢违尔乃敢恃恩纵肆藏匿逋逃轻犯国法今念

皇妣之亲姑曲法宥尔自今宜改行为善庶几享福若复不改国法必诛慎之慎之

○永乐十年八月己巳皇亲徐赫匿逃民法司请罪之

上召赫谕曰疏远小人尚相戒守国法不敢违汝敢狎恩先众犯法昔中山王勋亲大臣谨守法度不敢纵越分毫故能流庆子孙汝今纵肆如此岂是受福之道赫惶恐叩首

上顾法司曰不可以私废公治之如律

○永乐十一年九月壬午府军卫指挥使张昶奏事毕辞归南京

上谕之曰皇亲最当守法不守法罪比常人有加开平王永城侯德庆侯之家恃外戚生事坏法皆取灭亡前鉴不远汝今富贵但常不忘贫贱时自然骄逸不生若溺富贵而忘贫贱奢侈放纵以凌虐人有英明之君在上必不恕尔尔宜慎之昶顿首谢命礼科赐钞六十锭又谕之曰此赐非多尔能守法保富贵何啻万倍于此昶皇太子妃之兄

上颇闻昶弟旭居乡骄横不欲显斥之故因昶致戒云

仁政

○永乐二年二月己丑刑科给事中奏强盗该死罪其中有年十五以下者两人昨蒙

恩宥其死但没入习匠输作终身臣等揆理论之彼虽年幼既能行劫亦当被刑不宜免死

上不从曰童稚未成人者本无知觉向非成人者诱之岂能自为盗耶朕特推此情矜之耳又曰古耄悼不加刑二儿去悼之岁皆不远况试其力皆不能胜二斗粟果有秦舞阳童区寄之能可曲贷乎

○七月戊辰大理寺言有犯法者当黥

上曰免黥既而谕之曰朕免之者虑遏其自新之路人孰无过亦有误犯而非故违者如既黥之彼虽有迁善之意顾其身已墨亦自怠矣故朕于墨刑不轻用也

○十月庚辰刑部尚书郑赐等言比军士初犯罪者皆蒙宥免小人作过岂当全无惩戒

上曰天不于恶木废发生君亦不于小人忘矜恤朕特矜其初犯耳如怙终固不宥也

○永乐四年正月己亥丰城侯李彬新城侯张辅等往河南皂君山捕盗陞辞

上谕之曰盗本良民但为有司不能抚绥更加酷害始聚为盗彼岂不爱其生盖出于不得已汝往先遣人招抚示以生路若能散归农田即是良民不必穷治大抵官军所至必累及无辜尔等此行当以保民为重无重困之

○壬寅琉球国进阉者四人

上曰彼亦人子无罪而刑之何忍命礼部还之礼部臣言还之虑阻远人归化之心请但赐敕止其再进

上曰谕之以空言不若示之以实事今不遣还彼欲媚朕必有继踵而来者天地以

生物为德帝王乃可绝人类乎竟还之

○十二月癸丑

上与侍臣语知京师之人多有疾不能得医药者叹曰内库贮药材广而不能济人于阙门之外徒贮何为命太医院如方制药或为汤液或丸或膏随病所宜用于京城内外散施仍访朝臣中有通于医者俾分任其事又曰朕一衣一食不忘下人之艰犹于咫尺不能有济何况远外遂命礼部申明惠民药局之令必有实惠勿徒为文具而已

○永乐十一年七月壬辰遣使赉敕谕交趾布政司及府州县官曰交趾新附之民旧业多废尔等宜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务崇宽厚无为刻薄勤加忧恤使遂其生息以渐兴于礼义之化庶几尔等可为尽职其勉之哉

○永乐十三年二月乙未释工作囚徒四千九百余人先是命出系狱囚输作赎罪既而多亡者有司请捕之

上谓工部尚书吴中曰人逼于饥寒虽慈父不能得之于子今亡者必其衣食空乏出不得已遂命见役者俱还家期秋成后赴工令下有不愿去者七百余人

上悯其感恩急于趋事并其欲回者皆释之

○永乐十五年九月辛巳

上谓行在工部臣曰四方之人服役京师者水土异习加以寒暑劳勤盖有致疾而医药久未痊者此皆尽力奉公当加恤之今天气已寒其给行粮遣人护送还家仍令有司善存抚之

恤民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辰

上谕群臣曰朕居藩邸时凡百姓艰苦靡不知之数年兵兴北方之民疲劳尤甚朕所以举义者为

宗社生民之计今

宗社既安而北方之民未安吾夙夜不忘遂命前工部尚书严震直户部致事尚书王钝应天府尹薛正言等分往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等处巡视民瘼何弊当革何利当建速具奏来

○十二月癸酉

上谓户部尚书夏原吉曰江北地广民稀务农者少

皇考时尝遣人督民耕种近因兵革蝗旱人民流徙废业今不及时劝民使尽力农亩将不免有失所者来春宜早遣人督劝因叹曰古者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朕为天子诚使四海皆给足虽不盛饌以乐侑食未尝不乐

○永乐元年二月乙卯命监察御史分诣各布政司巡视瘼陞辞

上谕之曰父母于赤子先寒而备之衣先饥而备之食适其温饱之宜避湿就燥以处之无所不尽其心人主为民父母理亦当然朕居深宫一饮一食未尝不念及军民然

在下之情不能周知尔等为朝廷耳目其往用心咨访但水旱灾伤之处有司不言者悉具奏来其军民之间何利当兴何毙当革者亦悉以闻

○戊辰

上谕户部兵部臣曰数年用兵军民皆困今方与之休息数有令擅投一军一民者处重法比闻卫所府县都不遵承仍袭故弊私擅差役如驱犬羊无复分毫矜恤之意是上不敬君命下不恤人穷人之苏息何遂尔等其申明前令自今有犯者诛不宥

○三月辛丑南阳邓州官牛疫死者多有司责民偿甚急民贫至有鬻男女以偿者事闻

上怒甚曰孔子厩焚问伤人否不问马盖为人贵于畜今以人易牛何其不仁况畜牛本以为民今乃毒民如此命有司牛死者悉免偿民所鬻男女偿牛者官赎还之仍命法司治有司不奏而擅责民偿之罪

○四月乙丑赐书楚王楨曰所奏府中欲脩造兄于贤弟岂有吝惜意但天下初定众心未安劳困未苏兼旱蝗相仍民苦寒馁安养休息方在此时故即位之初首诏天下不急之务悉停罢今后宫为建文所焚东宫亦拆毁皆未敢兴造贤弟幸体斯意府中宫室损坏者姑用护卫之人随时脩葺俟民安岁丰然后量揆军民为之如此公私两利矣

○五月丁丑敕户部臣曰朝廷设官分职本以治民治民之道在安养之而已故即位之初一遵

皇考成宪首命尔等荒芜田土无人佃种者即令所司核实蠲除其租庶不貽患于民尔等略不体朕爱民之心因循玩愒视为虚文有司拘于岁额一概徵收下民之情郁而不达朝廷惠泽遏而不下此岂大臣为君为民之心其速下各布政司府州县但有荒闲田地无人开垦即于岁租额内削除庶几民免横扰之苦

○戊寅赐书秦王尚炳曰前以诸群王年长欲令出居外郡为讲读练习之计今四方来奏水旱蝗蝻道殣相望因念诸群王所至脩葺供亿之费不免重劳军民如永兴王未行且令在国俟一二年岁谷丰登然后遣行其所脩治居室即日停罢

○十一月壬辰早风雨沍寒

上召工部尚书黄福等曰浚河之民服役久衣食木必尽给今旦口处寒其各赐钞二锭罢遣归未毕之工令京卫军士次第成之军士仍赐钞充顾直

○闰十一月乙卯户部臣言近定使臣往来廩给止于见有储积之处通支自济宁若干程至德州即先于济宁通给自德州计若干程至北京即先于德州通给今济宁德州皆请令民于见有储积之处转运米粟往缘途驿馆顿贮待给为便宜从之

上曰此徒知便于官岂顾不便于民北方之民劳悴未苏寒不得衣饥不得食朕早夜图休息之更安忍重劳之转运勿听

○永乐二年正月丙午各布政司府州官进表者辞归

上谕之曰治天下者以天下之心为心治一方者以一方之心为心朕居君位夙夜

念虑未尝忘民每思饮食衣服百物之奉皆出民力民或有寒不得衣饥不得食劳不得息朕何忍独安尔等皆以才贤为国家任牧民之职夫受人寄者当尽己之力为人上者当推己之心治民之道惠养为急不害播种则民无饥不妨蚕桑则民无寒盖民之衣食皆出己力未尝仰给公家惟赖公家统理以免强凌众暴之患耳尔等当明其利害顺其好恶去其为恶之人则为善者自安惩其趋末之习则务本者自固无有所扰之况数年以来军旅供给民劳为甚今略得休息正如病者初差宜保养调护若复劳扰病将愈深其归戒之

○十月丁亥户部尚书郁新等言御马监索白象食谷

上曰白象何补实用乃欲夺民食以饲之此古人所谓率兽食人者勿听复召御马监官责曰汝辈坐食膏粱身衣轻暖岂知百姓艰难计象一日所饲穀当农夫数口之家一日之食朕为君职在养民汝辈不令朕知而为此事是欲朕失天下心如复敢尔必诛不宥

○十一月丙辰工部侍郎赵毅等奏镇江府民言乞于本处鉴山开河以便漕运约用九十八万人数月可成请遣官验视

上曰尔任大臣顾不能料制其事而必欲遣人验视耶数年以来民困为甚非有大不得已之事岂可轻役且役九十八万人即复用如许人供给之骚动数十州县为百姓植祸矣岂不殆哉遂寝不行

○永乐四年四月戊寅

上谕户部臣曰朕念北京数郡之民比年军旅困于供给故特免租税以优之其耆老近日多有来谢恩者今春作方兴老人正当劝督子弟勤力田亩不宜妨其所务况衰倦之人岂堪跋涉远道即檄诸郡止之户部言下人受恩感戴出乎忠诚恐虽止不从

上曰朕心在实惠及民务虚文劳民其止之

○永乐五年五月辛未

上闻河南饥而有司匿不以闻因命刑部悉逮寘于法又敕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等曰国之本在民而民无食是伤其本朕自嗣位以来夙夜以安养生民为心每岁春初及农隙之时敕郡县浚河渠修筑堤岸陂池捕蝗蝻遇有饥荒即行赈恤比者河南郡县荐罹旱涝有司匿不以闻又有言雨暘时若禾稼茂实者及遣人视之民所收有十不及四五者有十不及一者亦有掇草实为食者闻之惻然亟命发粟赈之已有饥死者矣此亦朕任用匪人之过已悉寘于法其榜谕天下有司自今民间水旱灾伤不以闻者必罪不宥

○八月壬寅广东布政司言揭阳诸县民多流徙者近招抚复业凡千余户户科给事中奏此皆逃避差役之民宜罪之

上曰人情怀土岂乐于迁徙必有不得已而去者既复业则当抚绥之何忍复罪为近臣者宜戒刻薄遂敕广东布政司及郡县善抚辑之

○永乐七年正月甲寅

上谓礼部尚书吕震曰朕今巡狩盖古人省方观民之意服食之物皆备以行都无取于民尚虑有司不体朕心妄有科扰使民未见德而先受害者必不宥之其遣使先谕道途所经及北京所属郡县朕至日止令正官一员朝见毋侵扰百姓

○□□□年三月庚辰温州府民言本府岁输白矾数千□□京阻隔山路负运实艰乞附载海运舟输京为便□工部臣曰矾欲何用对曰用以染色布曰特染布耳□□民于数千里之外可罢其岁运自今制布衣不必染色

○闰十二月庚辰工部言今京师城垣河渠合脩治者请如洪武故事徵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五府民役之

上曰

皇考以五府州兴王之地特加优恤而蠲其田租所以固邦畿也其役之于岁终闲暇之时亦以附近不甚为劳今役之宜体

祖宗之心节用其力宁宽无急讫工之日即遣宁家毋久拘之

○永乐十二年三月辛丑

车驾北征至万全命忻城伯赵彝等督运兵饷命都指挥王唤等以骑兵护送

上进彝等谕之曰役民数千里随军馈运艰难劳苦此已过矣尔等宜朝夕慰抚劳勉无毒以刑威不然是重吾过也其务体朕意

○永乐十三年春正月己酉行太仆寺卿杨砥奏畿内民皆养马近见顺天等府所属多有官军老幼无赋役者宜令兵部户部取勘循例养马

上语砥曰民间养马已甚烦扰但以国家武备所急不可以止官军老幼艰难者多政当存恤何忍又令养马尔用心过矣不听

○永乐十七年秋七月辛亥工部臣奏请以平江伯陈瑄所统运粮军士明年俱赴北京营造岁用粮储宜令各处粮户自输北京

上曰国以农为本人之劳莫如农三时勤力如有旱暵水溢岁则寡收幸足供租税而官吏需索□出终岁不免饥寒又可令运输数千里之外乎若令秋收后运来则北方河已冻候春暖而运又妨农作如其所言公私俱不便其令户部议两便之

○永乐二十二年秋七月乙酉

车驾北征次通津戍其地平广多<□麻黍>子军士有驰骑犯之者

上适见之急下令止之谓诸将曰能种此者必安业于此不为寇矣彼闻大军至惧而暂逃后当复归今纵骑犯之非仁其禁士卒凡有种艺皆勿犯违者斩

重农

○永乐二年正月己巳户部尚书郁新言河南等处管屯都指挥刘英等上屯田岁收之数臣等计之一人所耕不足自供半岁之食皆英等怠惰不严督所致宜罪之以警众

上以法令初行姑宥之召英等谕曰屯田军国之大务已验之良法尔等不留心于此徒坐享厚禄何为用兵数年今始得休闲而民以疲弊若复役疲弊之民以贍休闲之卒为民者愈困为兵者将惰矣盖畜兵以卫民岂以兵困民汝等宜深思之用心勤力以督下人若今岁复怠惰耕获不及论罪如法悔无及矣

○永乐四年六月丙子广东布政司奏每岁海外番夷入贡方物水路以舟楫运载惟南雄至南安限隔梅岭舟楫不通自今请用民力接运

上曰为君务养民今番贡无定期而农民少暇日假令自春至秋番夷入贡不绝皆役民接连岂不妨其农事自今番夷入贡如值农务之时其方物并于南雄收贮俟十一月农隙却令运赴南安著为令复顾侍臣曰民不失其养虽劳之鲜怨民失所养虽休之不德

○永乐十三年正月甲子行在户部言漕运至渐多请发民置仓贮之

上曰东作将兴不可役民民失春种则一岁之计废可令法司除死罪外出徒流以下定夺等第输作后不为例

安民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丙申

上谓兵部臣曰朕初举义旅清君侧之恶罪止奸臣数人而已故将士入城之日市不易肆军民安堵今为众所推戴嗣承大统罪人皆已伏诛嘉与万方同乐至治比闻在京军民犹有未喻朕心者谓有复行诛戮之意转相扇惑何其愚也吾为天下之民皆吾赤子岂有害之之心且帝王刑法岂当滥及无罪尔兵部亟出榜晓谕令各安心乐业勿怀疑惧敢复有妄言惑众许诸人首告犯人处死家产给赏告人知而不告与犯人同罪

○八月甲子江西庐陵县人民有啸聚劫掠者江西三司请奏请发兵讨之

上曰此无能为惠而官军一出必伤及善良但遣一使特敕谕之可也遂遣行人许子谟赍敕谕曰昔我

太祖高皇帝开基创业首得江西资其供给以定天下三十余年屡加恩泽民皆乐生近建文君信任匪人改更成法致兵祸连岁军需百费皆出于民有司又不能抚恤嗟怨盈路民无所控诉致有潜避山林保全性命皆出于不得已念其所自良可矜悯朕即位之后一切罪犯悉赦不问今为天下主谨守成法嘉与百姓共乐治平独尔等未复本业因而劫掠群臣奏请调兵剿捕朕虑兵戈所加误及善良有所不忍故特差行人赍敕谕尔宥尔之罪其即各复原业永为太平之民如执迷不悛发兵讨罪后悔无及仍敕都督韩观往招抚之敕至民悉复业

○永乐四年三月丁巳遣敕谕海岛流人曰尔等本皆良民为有司虐害不得已逃移海岛劫掠苟活流离失业积有岁年天理良心未尝泯灭思还故乡畏罪未敢朕比闻之良用惻然兹特遣人赍敕谕尔凡前所犯悉经赦宥譬之春冰涣然消释宜即还乡复业毋怀疑虑以取后悔

○永乐十一年十一月乙未敕交趾总兵官英国公张辅黔国公沐晟曰交趾头目中有既降复叛叛而复归者可拣拔一二人宣布朕命悉宥其罪量才高下俱授以官庶几以安众心

宽赋

○永乐元年十月辛酉户部尚书郁新等奏曰湖广今年夏税过期数月不足其布政司府州县官皆当罪之

上曰赋入有经制人耕获先后不齐地里亦有远近之异不可概论任人长民当使之察其难易而顺其情虽取之亦必思有以利之不当急责于民急责必至乎病民其勿问第更与约限令民输之

○永乐四年二月癸酉四川成都等府及贵播二宣慰司酉阳永宁二宣抚司奏官民田荒芜二千六百七十余项乞蠲其租赋

上谕户部臣曰田土荒芜皆缘人民雕耗所致若复徵其租赋则雕耗愈甚荒芜愈多矣可并其岁额除之但人民蕃息则土地自辟赋税自充矣

○永乐六年三月庚申掌交趾布政司事尚书黄福言交趾初平其地徵歛不一请酌量轻重为定制

上曰比除交趾群县官朕数谕之为政务宽简以绥新附之民无重徵歛歛重者驱民之策也福所言良合朕意遂命户部会官定议务从轻省

○永乐七年十二月丙寅山西安邑县言县民逃徙者田土已荒芜而税粮尚责里甲陪纳

上谕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曰百姓必耕以给租税既弃业逃徙则租税无出若令里甲陪纳必致破产破产不足必有逃徙租税愈不足矣即移文各处有若此者悉停徵其税县官不能抚民致其逃徙者姑宥罪令即招抚复业勿复扰之

○永乐九年□□丁未云南溪处甸长官司土官自恩言本司岁纳海< 贝巴 >七万九千八百索非本土所产每岁于临安府买纳乞准钞银为便户部以洪武中定额难准折输

上曰取有于无适以厉民此有司之过也况彼远夷犹当宽恤岂宜拘旧额其除之

○九月壬午先有屯种军击登闻鼓诉云踰年在京操练至秋始还而本卫责徵子粒实以公事妨耕告诉不听

上召卫官责问之曰何得不体人情而刻薄至此卫官言初起自都督府必欲追纳遂呈上府所下檄

上召都督府经历诘之曰五谷必种而后有获岂若汀芜溪苻不藉人力自生成乎且人一身岂当有两役皆不能对

上命刑部臣曰此辈不恤军士为朝廷歛怨其治之如律遂命户部凡屯田军以公事妨农务者悉免徵子粒著速令

○永乐十年二月庚申山西猗氏县耆民张彦清等言累岁旱涝田稼不登乞以八年九年逋租折纳钞帛

上谕户部臣曰田有定租农安得岁常全收有司但知科征而已民非甚不得已岂肯自言今累岁旱涝衣食必不给钞币何从而出宜悉除之其耆民人赐钞二锭遣归

○五月辛亥初

上平定内难命北京之民始终报效者蠲免粮徭役给牒为信至是武清县民百一十余户以遗所给牒有司复徵其徭役事闻

上谕户部臣曰遗牒是下不谨复征徭役是上不信不谨其过小不信其失大其悉蠲之

○永乐十一年七月乙巳苏州之长洲昆山二县湖广之常德汉阳荆州长沙□□丐阳五府州奏去年河水泛滥淹没民田其税粮乞俟今秋徵输

上曰农民终岁勤动供税之余衣食恒不足既去年田被水灾而欲以一年所种为二年之租民之衣食何由而措户部宜覆实蠲其被灾之租凡蠲曰九千顷

○十二月庚申四川汉州什邡县言县民□永乐五年□十年亏官茶十六万六百五斤已折输钞

上谕行在户部臣曰此因近岁役民代木妨其采办如又令纳钞民不能堪况蕞尔小邑亏茶动以万计累年所负取偿一时有司逼迫之必有鬻田产子女以免责者其悉蠲所亏

○永乐十二年十一月庚申蠲苏松嘉湖杭五郡水灾田租四十七万九千七百零石初有司请减半徵之

上谓户部尚书夏原吉等曰民田被水无收未有以賑之又可徵税耶于是悉蠲之

○永乐二十年十月戊子山东高密县言逃民七百余户已复业其累年所负粮帛上司屡遣催徵乞宽贷之

上谕户部臣曰往古之民死徙无出乡安于王政也后世之民赋役均平衣食有余亦岂至于逃徙比来抚绥者不得人但有科差不论贫富一概烦扰致耕获失时衣食不给不得已乃至逃亡及其复业田地荒芜庐舍荡然农具种子皆无所出政宜赍恤之乃复徵其逋负穷民如此岂有存活之理尔户部其申谕有司继自今逃民复业者积年所负粮帛等物悉与蠲免

賑貸

○永乐元年十二月乙酉北京刑部尚书郭资等奏真定枣强县民初复业加以蝗旱流殍者众今天寒乞遣人核实以施賑济

上曰民困如此济之当如救焚拯溺少缓即无及矣今遣人核实展转往复非两月不得民命迫于旦夕其可□乎命户部速遣官往賑又命监察御史一员监督賑毕具实以闻

○永乐二年六月乙未命太子少师姚广孝等往苏湖赈济

上谕之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供民穷无衣食君岂可不恤君父也民子也为子当孝为父当慈各务尽其道耳卿往体朕此心不可为国惜费盖散财得民仁者之政

○八月甲申户部尚书郁新言四川松潘卫军士缺食请遣官审勘

上曰饥者待食朝不及夕若待审勘而给葶死多矣宜亟赈之于是命军士家有十口者给米一石九口八口者八斗七口六口者七斗五口四口者六斗三口以下五斗总小旗给如其月粮之数不必验口

○永乐三年三月丙午淮安邳州言饥民计其口数请得粟九千石赈之

上恻然曰此可给三月耳秋成之期尚远若止给三月犹不免于绥死国家于惠民岂可为旦夕计特命户部倍其数给之

○六月甲申命户部尚书夏原吉都察院佥都御史俞士吉通政司左通政赵居任大理寺少卿袁复赈济苏松嘉湖饥民

上谕之曰四郡之民频年厄于水患今旧谷已罄新苗未成老稚嗷嗷饥馁无告朕与卿等能独饱乎其往督郡县亟发仓廩赈之所至善加绥抚一切民间利害有当建革者速具以闻卿等宜体朕忧民之心钦哉无忽

○永乐九年七月戊子户部言赈北京临城县饥民三百六十五口户给粮二千七十石有奇

上曰国家储蓄上以供国下以济民故丰年则歛凶年则散但有土有民何忧不足隋开皇间大旱民饥文帝不肯开仓赈济听民流移就食末岁计所积可供五六十年仓廩虽丰民心不固炀帝无道遂至灭亡前鉴具在今后但遇水旱民饥即开仓赈给无令失所

○永乐十年六月壬申浙江按察司奏今年浙西水潦田苗无收通政赵居任匿不以闻而逼民输税

上以问户部尚书夏原吉对曰比赵居任奏民多以熟田作灾伤按察司之言不可悉信

上曰水潦为灾人皆见之按察司敢妄言乎愚民虽间有为欺慢者岂可以一二废千百尔即遣人复视但曰苗坏于水者蠲其税民被水甚者官发粟赈之

○甲戌敕户部臣曰朕为天下主所务安民而已民者国之本一民不得其所朕之责也故每岁遣人巡行郡邑凡岁之丰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者河南民饥有司不以闻而往往有言谷丰者若此欺罔获罪于天此亦朕任非其人之过其速令河南发粟赈民凡郡县及朝廷所遣官目击民难不言者悉追下狱

○甲戌陕西西安等府老人诣阙谢赈济恩命赐道里费遣还又召问老人今岁禾稼如何对曰来时甚茂

上曰禾稼虽茂民力未苏凡所借用官粮今年不责尔偿俟下年丰熟乃偿老人叩

谢

上命户部山东山西皆准此例凡经赈济者悉免诣阙谢恩

○八月壬戌山东定陶河南中牟等县耆民诣阙谢赈济

上谕户部臣曰天子以天下为家则以天下为休戚比念民饥令有司发粟赈之此国之恒典况郡县储蓄政为民计而使人废其农业远来谢恩非朕意也已令止之而今复来并给道里费遣归其未至者再移文止之

○十二月壬申户部臣言邳州今岁淫雨伤稼民乏食命监察御史乘传往赈之陛辞

上谕之曰民命朝不保夕尔往当如救焚拯溺不可顷刻稽滞

○永乐十二年二月庚申有自陕西来者言凤翔陇州民饥

上谕行在户部臣曰水旱世恒有之国家广储积正以备民之急朕数诏有司恤民今乃坐视其饥寒不言亟令监察御史发廩赈之并按问其长史坐视不言者罪

○八月壬子河间府沧州顺天府通州固安县淫雨宝坻县雨电伤稼事闻

上谓行在户部臣曰民于此时政望秋成既如此将何以仰给其速遣人临视果为民患令有司发粟赈之

○永乐十六年七月己巳降敕切责陕西布政司按察司曰比闻陕西所属郡县岁屡不登民食弗给致其流莩尔等受任方牧坐视不恤又不以闻罪将何逃速发所在仓储赈之稽迟者必诛不宥

○十二月辛丑以陕西旱命成山侯王通偕户部官驰传往赈之通等陛辞

上谕之曰民饥饿朝不保夕譬之赴救水火当速往毋缓早至即存活亦多尔至彼其有司一切不急之务悉停止之民间事有不便者条陈以闻于是赈饥民九万八千余户给米十万四千三百余石钞十二万六千三百錠

○永乐十八年十二月辛酉

皇太子奏前过山东境内遇民饥即令布政司发粟赈之

上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犹能举麦舟济其父之故旧况百姓吾赤子乎

○永乐二十年三月丙寅户部言直隶开州徐州高邑灵寿栾城等州县民饥

上慨然叹曰君以民立国古人所以致雍熙之世者其道始于民足衣食虽有水旱灾伤而民不至于饥窘者则恃蓄积有素但如汉文景之世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唐太宗时民间斗米三钱行旅不赍粮亦何忧水旱

皇考置预备仓出内帑易粟储之以赈饥荒此诚良法然有司必至饥民嗷嗷始达于朝又必待命下乃赈之其馁死者已不逮矣其令有司今后遇饥荒急迫即验实发仓赈之而后奏闻可也今各处所奏民饥宜急遣官赈之

恤灾异

○永乐元年六月甲子户部尚书郁新言河南郡县蝗所司不以闻请罪之

上曰朝廷置守令资其惠民凡民疾苦皆当恤之今蝗入境不能扑捕又蔽不以闻何望其能惠民此而不罪何以惩后命都察院遣监察御史按治之

○永乐五年六月辛亥广西布政司奏柳州自正月至六月不雨

上览奏忧形于色语廷臣曰春无雨则不得种夏无雨虽种亦且稿死此民一岁之计无望矣命户部遣人驰往视之

○永乐十年七月己酉浙江平阳县献嘉禾百六十四本

上顾尚书夏原吉曰嘉禾虽丰年之祥然今四方数奏水旱未必皆丰宜遣人巡视存恤不可恃此原吉等顿首曰

陛下存心于此实

社稷苍生之福

○永乐十一年正月壬午

上谓通政司通政马麟礼科给事中朱芾曰在外有司官来朝朕令言民间利病率云田穀丰稔闾阎乐业比闻山西饥民有食树皮草根者未闻有一人言之自今言民情者悉记之如境内有灾伤饥馑不自言致他人言之者必正其欺隐之罪

○五月己卯朔山东诸城等县蝗命有司捕瘞且谕之曰蝗苗之蠹尔不能除之亦民之蠹今苗稼长养之时宜尽力捕瘞无遗民害

○九月壬午

上谓行在户部臣曰近山东蝗生有司坐视不问及朝廷知之遣人督捕则已滋蔓矣此岂牧民者之道其令各郡县每岁春至惊蛰之时即遣人巡视境内但有害稼若蝗蝻之类及其时初发即设法捕绝或虫蝗有遗种亦须寻究尽除如因循不行府州县官悉罪之若布政司按察司失于提督同罪其各处卫所令兵部一体移文使遵行之

抑祥瑞

○永乐二年七月辛酉礼部尚书李至刚奏今岁山东郡县野蚕成茧缫丝来进请率百官贺

上曰野蚕成茧亦常事不足贺使山东之地野蚕尽茧足以被其一方而未能遍及天下朕之心犹未安也朕为天下父母一饮一食未尝忘之若天下之民皆饱暖而无饥寒此可为朕贺矣乃止

○永乐七年三月甲子交趾进白象泰宁侯陈圭率文武百官上表贺

上曰卿等但尽心为国为民以副朕望白象世常有者勿贺

○七月辛卯顺天府密云县民献嘉禾赐钞二十锭先是行在礼部尚书赵玘以祲祥叠见若两岐之麦野蚕成茧日食不见之类皆欲称贺

上悉却之至是又因献嘉禾欲率廷臣上表贺

上曰古之帝王为治尚致实黜浮华朕德弗逮但得四叙协和海宇康乂黎民衣食给足即国家之福一物之异皆偶然耳何以贺为遂止

○八月甲子山西代州繁峙县献嘉禾凡二百七十九本行在礼部尚书赵珣奏曰前密云县民献嘉禾

陛下却群臣之贺今嘉禾又至此实圣德之应请率群臣上表贺

上曰朕奉天子民正愿天降丰年使四海之人皆足今苏松水患未息近保定安肃处州丽水皆雨雹浑河决于固安伤禾稼且四方之广尚有未尽闻者不闻群臣一言及弭灾之道而喋喋于贺嘉禾谓祯祥朕德所致其灾异非朕所致乎尔等宜辅朕修德行政他非所欲闻也

○永乐十一年五月丁未曹县献驹虞行在礼部尚书吕震奏驹虞上瑞请明旦率群臣上表贺

上曰百谷丰登雨暘时顺家给人足此为上瑞驹虞何与民事不必贺震固请

上曰大臣之道当务为国为民汝能效李沆为人则善矣震退

上顾侍臣曰震可谓不学无术者也

○永乐十二年九月戊寅榜葛刺国王赛弗丁贡麒麟礼部请上表贺

上曰海宇清宁远人向化贡献方物斯皆

天与

祖宗之佑卿等但当夙夜竭诚辅治以惠天下天下既安虽无麒麟不害为治其免贺

○永乐十三年九月戊申西域贡狮子文武群臣以为

圣德远及所致叩头称贺

上曰远人贡土物以达诚何用贺书诗所称唐虞三代之治曷尝及祥瑞盖古圣贤之君但求时和岁稔百姓家给人足即是太平隋炀帝时孔雀集朝堂百官称贺元顺帝时两都桑果叶皆生黄色龙文又有嘉禾一茎至八穗者又常有五色祥云见恃此而骄卒皆亡灭前鉴如此朕与卿等但当祇守祖法敬事无怠以保鸿业不可萌侈心

○十一月庚子行在礼部尚书吕震奏麻林国进麒麟将至请于至日率群臣上表贺

上曰往者翰林院言修五经四书及性理大全书成欲上表进朕则许之盖帝王修齐治平之道具于此有益世教可以表进麒麟有无何所损益遂已

○永乐十四年八月癸酉旦寿星见钦天监以闻行在礼部尚书吕震帅文武百官请上表贺

上赐敕谕之曰朕惟

太祖高皇帝膺受

天命扫除群雄创业垂统立纲陈纪以安天下臻兹太平是以上天垂象屡显鸿应揆朕凉薄曷克膺兹矧天道无常惟德是辅凡为臣民能遵守

太祖高皇帝成宪为子尽孝为臣尽忠奉公守法安分守己用承福祐国家之祥孰

大于此尔文武臣僚宜各尽心以辅朕不逮国家有永远之安尔等暨尔子尔孙亦同享永远之福寿星之瑞勿贺

○永乐十五年七月戊寅旦寿星见百官请贺

上曰比岁寿星见卿等以为瑞致贺然四方旱涝蝗疫比比有之而鲜有为朕言者朕之所愿时和岁丰天下之人俱得其所贤者在位谗慝不作百工举任其事政平讼理国家清明此可为瑞寿星之瑞不足贺

○永乐十七年九月丙辰卿云见钦天监言占书卿云喜气也太平之应又曰天子孝则卿云见君圣臣贤天下顺心则日旁气如龙凤兹实上瑞行在礼部请率文武百官上表贺敕免之且谕侍臣曰昔帝舜之世万邦协和故百工有卿云相和之歌朕寝食之闲恒虑政事有缺民生未安安敢恃此为祥纵是上天委贶朕与卿等正当忧勤惕厉以答

天眷何以贺为

大明太宗文皇帝宝训卷之三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求贤

○永乐元年九月辛巳敕吏部臣曰朕以眇躬嗣承大统图惟求贤以资治理宵旰遑遑急于饥渴其令内外诸司于群臣百姓之中各举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滞下僚或可剗繁而优游散地或抱道怀才隐居田里并以名闻毋媚疾蔽贤毋徇私滥举书曰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非其人惟尔不任钦哉

○永乐二年二月乙酉礼部奏请会试选士之数

上问洪武中所选几何尚书李至刚对曰各科不同多者四百七十余人少者三十人

上曰朕初即位取士姑准其多者后不为例又曰学者成材亦难当取其大略其细如十分中有一二分语疵而不害理亦可备数然科举是国家取人材第一路不可滥且文体毋尚虚浮惟取朴实

○三月庚戌吏部尚书蹇义等奏有千户奏荐士初朝廷命文臣举怀材抱德者武臣不与命千户违制宜罪之

上曰朝廷下令求贤武臣不与命者盖虑其不学昧于知人今能荐亦是忠君爱国之心不用罪之昔马周因爱何而进今所荐者亦徵来如试之果有才一体授官不则罢之

○永乐十年二月戊辰命礼部尚书吕震谕考试官杨士奇金幼孜曰数科取士颇多不免玉石杂进今取无过百人其务精择收散木累百不若得良材一株也

用人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丁丑

上初即位有言建文所用之人宜屏斥者

上曰今之人才

皇考数十年所作养者岂建文二三年间便能成就又曰虽仍其官不宜置之要地

上曰致治必资贤才天生才以为世用随器任使共理天工何必致疑

○九月戊子升都指挥使刘江等一百九人为中军都督佥事等官

上顾群臣谕曰诸将从朕举义多历艰危今内难肃清论功行赏富贵方自此始夫国家于功臣固当保全而帝王用人岂可独遗勋旧汉贾复吴汉才堪辅相光武徒欲保全之而弗用朕深不取夫君臣不能保全者常始于不相信苟不相信虽父子将为秦越况君臣乎吾报之厚而待之诚常见其善不见其不善惟其才而任之保功用人可以两得群臣顿首称善

○永乐元年四月戊申谕中外文武群臣曰帝王图治必审于用人或取诸亡国或举于仇怨惟其贤而已若唐太宗用王桂魏徵房玄龄杜如晦李靖尉迟敬德宋太祖用范质王溥石守信王审琦辈相与协心比力共建功业载在信史垂光后世昭然可鉴也朕

太祖高皇帝嫡子奉藩于燕荷

天地宗社之灵肃清奸宄遂正大统莅阼以来思惟文武群臣皆

皇考旧人推诚用之纤悉无间比闻群臣犹有心怀危疑不安于职者此盖不达

天命不明朕心故也尔文武群臣皆

皇考所教育以遗子孙者岂异团与仇怨之比乎昔孟庄子不改父臣与父之政见称孔子朕每诵之慨然希慕故今所任几务之重宥密之严者非皆前日靖难之人此天下所明见而共知也又何嫌疑之有其各尽乃心共乃职摅诚共事可以永保富贵朕言不再其深体之

○五月乙未曹国公李景隆等言洪武中有犯党逆并黥刺而建文复举用者请俱罢职发原配所有不曾犯罪而为奸臣齐黄等荐举任用者俱发为民

上曰此议过矣

皇考作养人材皆以遗子孙后虽由奸臣以进岂为奸臣之用此皆不是但洪武中曾犯党逆者发原配所非犯党逆而经黥刺者罢遣为民

○九月壬辰吏部尚书蹇义等言

太祖时未仕者至建文中授以官后复以罪黜今有来告复职者此于例不当复

上曰天下人才皆

皇考所在造就为国家之用朕即位以来仰遵成宪凡一才一艺悉用之古称任官惟贤才初兴之主往往因材于前代况出

皇考所造就岂得因建文尝用而遂弃之自今勿复分别但随才擢用

○十二月乙未擢乡贡举人王侁为翰林院检讨既命下

上问左右曰翰林检讨之下何官对曰博士典籍侍书待诏又问皆已除人未对曰已除又问其贤视侁若何对曰侁初除未知其为人如旧博士中皆老成文学士

上叹曰古所谓用人如积薪此类是已国家用人以贤以劳侁之贤既未可知劳亦未有而令贤有劳者位其下何以服士心命吏部凡翰林自博士以下皆升职与侁同遂升博士张伯颢以下皆为检讨

○永乐二年三月庚午

上御武英殿与侍臣论用人

上曰人君进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湏厌服众心若进一人而天下皆知其善则谁不为善退一人而天下皆知其恶则谁敢为恶无善而进是出私爱无恶而退是出私恶徇私而行将何以服天下

○四月癸酉新进士李衡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于法臣不当违令干进

上曰古之圣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为子能改父行致显闻于世足以为贤若以父死非命终身不仕亦未必合中道尔能力学以图进用虽违令而志可嘉朕不尔罪尔其勉之

○戊寅吏科右给事中孙璘密奏前日礼部所定给事中八人颁诏外国皆素非诚实者时已行二日矣

上曰此非专出礼部定吏部亦言其可使故从之尔在吏科与闻铨注之事彼之不诚尔早晚在朕左右当言不然则未行之先当言何必俟其既去乃言尔亦过矣夫人性皆善有不善者习使之然亦在人主用之如何如叔孙通在秦则欺在汉则诚裴矩在隋则佞在唐则忠本是一人但在人主能用与不能用耳适尔所言其勿泄也

○己丑吏部尚书蹇义奏请明日选官

上谕之曰尔等职专铨选辨别邪正但当揆理不当任情揆理则以是非为进退任情则以从违为取舍慎之慎之又曰用人之道各随所长才优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盖有才者未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同小人不可不察

○六月丁亥

上命吏科给事中曹崇曰官冗则坐食者众食众则力本者困然生息之道由于节俭朕昨观吏部所录中外官数比旧额增数倍古云官不必备惟其人尔以朕意语吏部令诸司汰冗官庶几省国用纾民力

○十月壬申御史有言甘肃总兵官左都督宋晟擅窃威权事

上谕侍臣曰任人不专则不能成功况大将受边寄岂可尽拘文法今当明与晟言之释疑遂敕晟曰比御史言卿专擅盖言官欲举其职而未谙事理夫为将不专则功不立朕既付卿以阃外之寄事有便宜即先行之而后以闻自古明君任将率用此道而

忠臣事君亦惟在成国家之大事岂拘细故况朕知卿有素而委以重任岂他人所能间也卿勿以置意但尽心边务终始一致以副朕怀

○永乐三年二月辛巳兵科给事中言奉天征讨官多有已升都指挥而今仍于京卫更番宿卫者虽已给都指挥俸而宿卫与军士同列名实不称

上曰此曹于战则勇而才智未堪任方镇故使之日在左右广见闻识大体他日不负任使而后得以永保禄位矣

○永乐四年四月甲申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言监察御史车舒怠惰不事事请绳以法

上召舒谕曰朝廷擢尔宪纪之职尔日所治何事试言之舒不能对又问人谓尔都不事事惟嗜安佚信有之乎又无以对遂谪戍边顾谓瑛曰御史当用清谨介直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直则敢言不能是者悉出之又谕吏部尚书蹇义曰御史将以敬肃百僚苟非其人不可轻授又曰岂但御史百官大小之职皆须择人庶不瘵官废事

○七月壬子武臣有言黄福不宜复授重任者先时福以刑部尚书坐事谪为办事官未几复其官命随成国公理公务故武臣以为言

上曰福才不逮尔耶对曰此建文旧臣且近有过

上谕之曰君臣相与在推诚不可畜疑唐太宗为君王圭魏徵初皆仇怨一体委任之不疑两人终能尽心辅政知无不言尉迟敬德亦仇敌也既获而用之便得其死力皆太宗有至公之量故能得此今朕用人无间新旧惟贤才是用何尝存一毫私意有过者必体情容之有才者必推诚用之上能推诚则人乐尽力若或蓄疑则人苟图免责谁肯尽心尔自今慎之勿复妄言

○永乐六年十二月乙酉召广西禄州判官汤宗至升大理寺右寺丞或言宗在建文中为北平按察僉事尝奉按察使陈映受潜邸赏赐者

上曰帝王惟才是使岂当屑屑记忆旧嫌齐桓用管仲唐太宗用王魏何尝不得其力竟擢用之

○丙申吏部奏教官考满称职者请仍升教职

上曰教官果然称师范之任者以教职内升如才堪抚民及剽繁者亦当随才任使不可执一自今凡教官考满吏部同六科都给事中考其有才识者留六科理事一年后从本科都给事中考其高下用之

○永乐七年六月丁卯初

上命兵部尚书署吏部事方宾简南京御史之才者召来宾奏御史张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

上问其出身宾言循理及顾佐张睿欧阳谦等二十四人由进士监生洪秉龙士安四人由吏

上曰古者用人虽不专于一途然御史朝廷耳目之寄须用有学问识达治体者安

可用吏此选司之弊遂命宾黜秉等为序班御史再勿用吏

○永乐九年五月辛未新进士王彦自陈臣家与奸恶外亲有连今闻朝廷已下本贯籍没臣家臣虽中进士实罪人应就系

上谕三法司曰学至于中进士亦成材矣成材勿弃其有罪能自陈可矜并其家宥之

○永乐十年十一月癸卯洮州卫所镇抚陈恭上言侍卫防禁宜严外夷异类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几丧唐室徽钦几绝宋祚夷狄之患可为明鉴

上览毕以示群臣曰所言禁卫宜严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无之为君用人但当明其贤否何必分别彼此其人果贤则信任之非贤虽至亲亦不可用汉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尔盖知其人之贤也若玄宗宠任安禄山致播迁之祸政是不明知人宋徽宗自是宠任小人荒纵无度以致夷狄之祸岂因用夷狄之人致败春秋之法夷而入于中国之害朕为天下主覆载之内但有贤才用之不弃近世胡元分别彼此柄用蒙古鞑鞑而外汉人南人以至灭亡岂非明鉴礼部尚书吕震请加恭妄言罪

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岂可罪朕恒语卿等言事之人有乖谬当容之罪之则言路塞人君无由得闻善道尔为大臣此言亦非忠矣

任官

○永乐元年十二月丁亥

上谓吏部尚书蹇义及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等曰为国牧民莫切于守令守令贤则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贤当速去之然吏部选授之时出一时仓猝未能悉其才必考察所行乃见贤否其令巡按监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县官到任半岁之上者察其能否廉贪之实具奏

○永乐二年九月丁卯

上谓吏部尚书蹇义等曰往者虑各处守令未必皆得人故命御史分巡考察比闻御史至郡邑但坐公馆召诸生及庶人之役于官者询之輒以为信如此何由得实如入其境田野辟人民安礼让兴风俗厚境无盗贼吏无奸欺即守令贤能可知无是数者即守令无所可取矣且询言之弊非一端人好恶不同则毁誉亦异若只凭在官数人之言以定贤否其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赂遗求誉而即墨及阿之毁誉出矣故孟子论取舍必徵诸国人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贤否皆令具实绩以闻

○永乐六年六月戊戌吏部引选人奏授官既罢

上语尚书蹇义等曰用人当量其才高下而任之譬若器焉为能容数石者投以数石能容数斗者投以数斗过则不可若以小才任大职则败事以大才任小事则枉人其精审之

○永乐七年七月戊寅行在户科给事中黄惟正言苏州府长洲嘉定二县政务繁冗而知县江浩王俨皆由监生始仕巽懦无为请改用能者

上顾权吏部尚书方宾曰人材当随其高下而任之譬如舟车任载倍其所受则必败苏松繁剧诚非新进庸才可办江浩等即召回改用别选老成谙练者任之自今繁简郡县皆宜考察才力而受之庶不枉人亦不废事

○永乐八年十二月癸丑

上谕吏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蹇义曰御史国之司首必有学识达治体廉正不阿乃可任之前有以刀笔吏为之者刀笔吏知利不知义知刻薄不知大体用此徒任风纪祗使人轻视朝廷前之由吏为御史者悉罢之矣继今风宪更不得用吏著为令

○永乐十年正月壬寅

上谕吏部尚书蹇义等曰守令一郡一邑之长昔人每戒数易盖牧守之寄甚重须久于其职比闻诸司以造作杂务輒差正官意在成事之速此俗吏不识大体自今一应公务不许擅差守令俾专职理民

○永乐十六年三月甲戌行在吏部言各处布政司按察司官多缺

上曰布政司按察司古方岳之臣方数千里之地生民吏治悬诸数人之手得人则民安而政理不得则民不安政不理其任匪轻今廷臣中有贤能者可选用之

兴学

○永乐二年二月癸酉礼部引奏北方岁贡生员入学十年考不中式者例当充吏

上曰人心志舒泰则能学四体不劳则能学衣食温饱则能学责人之功当量其力论人之罪当明其情北方近三四年间兵戈扰攘诸生舍俎豆而事军旅飞刍挽粟之劳奔走流离之苦岂暇于学今考不中式者可发回原学补其废学年数以俟再试不中如例处之

○十二月辛巳吏部言宁国府学训导考满当调除其生员告言训导明经善教乞仍除本学庶几诸生得卒所业然训导所书考满奏牍有错误宜治罪

上曰学官明经善教于今难得奏牍错误小过可恕其宥之复职

○永乐三年正月丙辰国子监祭酒胡俨请申明洪武中所定学

上谕俨曰此其条约耳为师范者当务正己以先之讲学渐磨以养其心淑其身此为切要汝宜勉之

○八月己巳

上谕礼部臣曰学校育才以资任用

太祖高皇帝内设国子监外设府州县学选用师范教育俊秀严立教法豊廩蠲徭期待甚至建文以来学校废弛所司又不督励虚糜廩禄尔礼部宜申明旧规俾师教无阙士学有成庶几国家得贤材之用

○永乐十年三月丙申云南布政司左参议吕名善言武定寻甸广西三府居民繁庶请设学校从之

上谓礼部臣曰学校风化所系人性之善蛮夷与中国无异特在上之人作兴之耳

○永乐十五年三月乙未颁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书于六部并两京国子监及天下郡县学

上谓礼部臣曰此书学者之根本而圣贤精义悉具矣自书成朕旦夕宫中披阅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于学者苦难得书籍如今之学者得此书而不勉力是自弃也尔礼部其以朕意晓谕天下学者令尽心讲明无徒视为虚文也

崇教化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乙未命户部申明木铎教民之令召宗民耆老谕之曰我太祖高皇帝开创洪业仿古为治三十余年海宇宁谧民咸乐生尚虑教化未洽游食者众自京师至于天下郡县皆当置木铎及见丁着业牌令民每日传递以知警励勤于生理毋犯宪章良法美意可传万世建文中信用小人更改旧制京民被其虐害逋逃相继数年之间风俗靡然朕今嗣承大统嘉与万姓同乐太平迩等其谨遵成宪安分守法永为良民毋作不靖以干国典苟或违之自罹殃咎不可追矣仍命户部行天下咸遵之

○永乐元年九月癸卯通政使赵彝等奏安东中护卫有千户家居詈其妾庶毋重听谬以为詈已诉官逮问庶毋坐诬当杖千户告乞代受杖

上曰不尤其诬己而愿代受杖可嘉并其庶毋罪免之

○永乐五年五月癸酉

上问侍臣曰闻近俗之弊严于事佛而简于事亲其先果有之乎对曰间有之

上叹曰此盖教化不明之过朕于

奉先殿旦夕祇谒未尝敢慢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礼世人于佛老竭力崇奉而于奉先之礼简略者盖溺于祸福之说而昧其本也率而正之正当自朕始耳

○永乐十年十一月丁亥开州民父子三人自陈受国家恩安处田里无所补报今天寿山营造愿父子同往效力

上曰得无别有所为乎命户部审之还奏父子别无所为报效盖出诚意

上召至廷谕之曰尔意诚善夫为民欲报国恩不便效力役若能安分循理务本弃末修孝弟忠信之行和于家厚于乡遵奉教令不犯刑辟使乡里仿倣为善人如此即是报国何必出力汝归勉之见乡人老少亦以朕言谕之

育人才

○永乐二年六月甲午

上命礼部臣曰会试下第举人既多其中必尚有可取者盖虑一时匆猝或本有学问而为文之际记忆偶差逐至谬误或不本不谬误而考阅之官神情昏倦失于详审以致黜落此皆可矜其令翰林院出题更试择文词优等者以闻遂得贡士张铉等六十人以奏

上召见皆赐冠带命于国子监进学以俟后科且勉之曰士当立志志一则工专工

专则业就尔就尔等于学已有根本但更百尺竿头进步耳后科第一甲人有不在尔曹乎其往勉之

○永乐三年正月壬子先是

上命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等于新进士中选材质英敏者俾就文渊阁进其学至是缙等选修撰曾启编修周述周孟简庶吉士杨相刘子钦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训柴广敬王道熊直陈敬宗沈升洪顺章朴余学夔罗汝敬卢翰汤流李时勉段民倪维哲袁添禄吾绅杨勉二十八人入见

上谕勉之曰人须立志志立则功就天下古今之人未有无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简拔于千百人中为进士又简拔于进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当立心远大不可安于小成为学必造道德之微必具体用之全为文必并驱班马韩欧之间如此立心日进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人文学之至岂皆天成亦积功所致也汝等勉之朕不任尔以事文渊阁古今载籍所萃尔各食其禄日就阁中恣尔玩索务实得于己庶国家将来皆得尔用不可自怠以孤朕期待之意时庶吉士周忱自陈年少愿进学

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二十九人遂命司礼监月给笔墨纸光禄给朝暮膳礼部月给膏烛钞人三锭工部择近第宅居之

○永乐四年三月丙辰进士陈纪等还乡陛辞

上谕曰为学至以进士发身亦出乎等伦然道理无穷古人至老务学不厌今人苟遂一得即不复前进故远不逮古汝等年富力强当立志远大务进修非独成己之德将来国家亦得实才之用进士皆叩首谢复谕之曰乡里父兄所在不可以一得辄生骄慢凶德孔子作乡党恂恂似不能言汝曹勉之各赐钞五锭为道里费

○九月壬午

上闻翰林院读书庶吉士王训汤流柴广敬相继病卒叹息谓侍臣曰朕深有望文学之士复前古之盛故简拔此二十八人者加厚作养之庶天下才俊有闻而兴起者曾不几时连失三人何其成之难而丧之易也咨嗟久之

崇儒

上义师至汶上飨将士曰孔子万世帝王之师太平之道所自出孟子传孔子之道以开谕后世其功德在生民盖与天地日月相为无穷今曲阜孔子之乡邹县孟子之乡将士毋入其境敢有入境侵及其一草一木皆诛不宥

○永乐四年三月辛卯朔

上幸太学先是敕礼部臣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师帝王为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纲五常之理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万世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膺君师亿兆之任正中夏文明之统复礼乐衣冠之旧渡江之初首建学校亲祀孔子御筵讲书守帝王之心法继圣贤之道学集其大成以臻至治朕承鸿业惟成宪是遵今当躬诣太学释奠先师以称崇儒重道之意其合行礼仪礼部详议

以闻礼部尚书郑赐言宋世谒孔子服靴袍再拜

上曰见先师礼不可简必服皮弁行四拜礼

○闰七月乙亥

上御奉天门翰林侍读学士致仕武周文陛辞命留之赐坐与语良久

上曰卿笃学悃德宜在朕左右然春秋高矣不欲烦劳宜归家享子孙奉养以终天年周文起顿首谢又命赐酒馔楮币给驿传送至家

上顾谓翰林侍读胡广等曰周文亦口履端方广等对曰

陛下待儒臣进退之际恩礼俱至儒道光荣多矣

上笑曰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礼儒者致远必重良马粒食必重良农亦各资其用耳

○永乐十二年正月丁亥修曲阜孔子庙

上谕行在工部臣曰孔子代天立教故万世帝王敬事之庙宇须称不可但应故事今老释之居布满四方皆宏丽坚固孔子曲阜国家岂可不致重朕举兵靖难时严禁将士过曲阜不可损坏褻渎将士皆不敢违令尔宜体朕此意

○永乐十四年十二月辛酉修曲阜兗国复圣公庙时有司言复圣公庙坏

上曰国家重道尊师致严祀礼而庙宇不称是渎神矣渎神有愆柰何不谨命工部即遣官修治又命凡从祀诸贤之庙有坏皆修之

稽古

○永乐元年七月丙子

上谕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尝观韵府回溪二书事虽有统而采摘不广纪载大略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事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永乐四年四月己卯命礼部遣使购求遗书

上视朝之暇輒御便殿阅书史或召翰林儒臣讲论尝问文渊阁经史子集皆备否学士解缙对曰经史粗备子集尚多阙

上曰士人家稍有余貲皆欲积书况于朝廷可阙乎遂召礼部尚书郑赐令择通知典籍者四出购求遗书且曰书籍不可较价直惟其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又顾缙等曰置书不难须常览阅乃有益凡人积金玉皆欲遗子孙朕积书亦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

○永乐十四年十二月壬申历代名臣奏议书成先是

上以玺书谕

皇太子令翰林院儒臣黄淮杨士奇等采古名臣直言如张良对汉高邓禹对光武诸葛孔明对昭烈及董贾刘向谷永陆贽奏< 疏-金 >之类汇录以便观览至是书

成以进

上览而嘉之赐名历代名臣奏议因谓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纳嘉言臣能尽忠不隐天下未有不治观是书足以见当时人君之量人臣之直为君者以前贤所言便作今日耳闻为人臣者以前贤事君之心为心天下国家之福也遂今刊印以赐

皇太子皇太孙及大臣

明制度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戊午敕礼部臣曰

太祖高皇帝临御命所司历考礼乐制度参酌古今上自朝廷下及臣民冠婚丧祭之仪服舍器用之制皆有等差著为定式颁布中外行之久矣朕虑今有司因循苟且奉行弗谨致有非分违法干犯刑宪非朕所以爱民之道尔礼部其以洪武中所定一切制度图示中外俾人知遵守庶几享太平之福

○永乐元年四月甲戌赐晋王济熺书曰

皇考之世参酌古典详定礼仪车服器用各有等级比有言驸马胡观所乘棕輿其制度僭越与诸王无异诘其从来云尔与之夫诸王所用其制下天子一等若王之分可僭其渐既长何事不可僭矣繁纓小物孔子惜之尔继今宜慎重不可率易

○永乐七年四月甲午

上谕行在礼部臣曰朝廷立法五十余年服式器皿皆有定制比来臣民数有以越礼僭分罹刑宪者此谕教未至也即以旧定官民冠服器皿制度绘为书册颁示中外及诸色工匠俾知遵守

求言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丙子甘州中卫左所军张真上言便民及守边数事

上览毕顾礼部侍郎宋礼曰虽尧舜禹之圣亦乐取人言以为治朕即位以来首下诏求言而言者无几此戍卒能上言虽不皆可采然为国之意则善宜嘉赉之其赐衣一袭钞千贯又顾礼曰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卿等亦毋嘿嘿守位而已

○十二月己巳金华府义乌县儒学教谕高泽下书论事凡数百言

上嘉纳之以示六部尚书侍郎曰疏远之臣犹能存心国事在朕左右受腹心之托者当思正直自奋用副委任

○永乐元年十一月乙未

上谕六科都给事中朱原贞等曰朕虑天下之民有失所者为尔曹未能尽知故选郡县考满官俾于六科办事如朕有所欲闻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达而久无一人言者夫郡邑之间岂都无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默默然况远千里其肯言乎尔等退以朕意申谕之其所治何利当兴何弊当去皆直言勿隐于今不言将有他人言之则不能逃罪矣

○永乐二年三月甲子

上御奉天门召六科给事中谕曰朕君临天下夙夜拳拳惟欲军民皆安尔等职居近侍比来不闻一言及于军民利病何也可退而思之条析以闻朕将审择行之又曰天立君以养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资臣以成治臣不辅治是不忠君朕与尔等皆不可不勉

○四月丙戌

上御奉天门视朝罢召六科给事中谕曰朕日临百官可否庶务或有失中尔等宜直言毋隐又顾翰林院学士解缙等曰敢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难得敢为者强于己敢言者强于君所以王魏之风世不多见若使进言者无所畏听言者无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与尔等皆勉之

○永乐四年六月甲子

上谓诸近臣曰早来在宫中偶忘一事问左右皆不能记忆盖沉思久而后得朕以一人之智处万几之繁岂能一一记忆不忘一一处置不误拾遗补过近侍之职自今事之丛脞者尔等当悉记之以备顾问所行有未合理亦当直谏朕自起兵以来未尝违忤直言尔等慎勿有所顾避

○永乐八年三月丙子

车驾北征次凌霄峰因问学士胡广等曰诸将此来不闻进一言何也对曰成美在上星火之辉何能上裨日月

上曰是何言也圣人有资于刍蕘之言何况君臣之间古称好问则裕自用则小朕有所为必尽众人之情曷尝专任一己以掩群策

○永乐十年正月己丑

上问鸿胪寺及六科官曰前日命朝覲官言民瘼已言者几人对曰百五十人

上曰一郡一县未必都无一事可言都无一民不安尽今日皆须言缄默者罪于是各官悉上所言命六部议行之曰便于民者即行言有不当勿问

○永乐十九年四月壬寅敕谕文武群臣曰朕恭膺天命祇绍鸿图爰仿古制肇建两京乃永乐十九年四月十八日奉天等三殿灾朕心惶惧莫知所措意者于敬天事神之礼有所怠欤或祖法有戾而政务有乖欤或小人在位贤人隐遁而善恶不分欤或刑狱冤滥害及无辜而曲直不辨欤或谗慝交作諂谀并进而忠言不入欤或横征暴斂剥削陪克而殃及田理欤或赏罚不当蠹财妄费而国用无度欤或租税太重徭役不均而民生不遂欤或军旅未息征调无方而馈饷空乏欤或工作过度徼需频繁而民力凋弊欤或奸人附势群吏玩法抑有司闾茸罢悞贪残恣纵而致是欤下厉于民上违于天朕之寘昧未究所由尔文武群臣受朕委任休戚是同朕所行果有不当宜条陈无隐庶图悛改以回天意

听言

○永乐四年四月庚辰锦衣卫奏民有与外国使人交通者宜执付法司治如律

上问其实对曰以襦衫市之口与之交语甚久

上曰释之锦衣卫复言襦衫于物虽微交通于法难宥

上曰立法以禁奸过轻则民慢用法在体情过重则民急彼小人立生富则以钱易物贫则以物易钱交易价直岂一语可决彼何知国法其释之既而

上谓侍臣曰兹事若忽于听察则愚民以一襦衫获罪矣侍臣曰古称视不为恶色所蔽为明听不为奸人所欺为聪政是至听之下自不能欺

上曰古人言听思聪聪作谋非持敬不能尽心不存虽听不闻听不聪虽谋不获

○十月己亥前江西按察使周观政上书言事且乞不以示近臣

上曰言果可用当施诸天下果不可用宜不陈于朕何独不示近臣观政惶恐退

上顾侍臣曰此人言为治不必尽法祖宗意欲纷更真妄人也若听其言即如妄人疗病本证未除他证又作矣岂可用也

○十一月辛巳户部人才高文雅言恃政首举建文中事次及宽政恤民言辞率直无所忌讳

上命礼部会官议行之都御史陈瑛等劾奏其言狂妄请寘之法

上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讳可恕其忠言有可采勿以直而废之又召尚书郑赐谕曰不罪直言则忠言进谏言退自古拒谏之事明主不为卿当体朕心今后言事者但观其可用与否人所见不同若有拂逆不可加罪瑛刻剥非助朕为善者卿等戒之文雅可付吏部量才授官

○永乐十九年五月乙丑升给事中柯暹为监察御史何忠郑惟桓罗通等俱为知州时暹等应诏言事颇诤直

上嘉纳之然其词侵工部尚书李庆等庆等不能平数请于上罪之

上曰敬天故求言今罪言者是逆天可乎又曰朕于今正欲闻过古之明主皆奖直言今汝数言罪之是欲朕为何如主且彼所言汝等过失若诚有即因而改之岂非善德果若无之于汝何损罪之将重其名而益朕与汝等之过矣庆等惭而退然

上犹虑庆等或害之故悉升外任云

辨邪正

○永乐元年十二月癸巳

上宴闲顾侍臣论奸邪

上曰奸邪难识其情似真而实伪其言似信而实诈苟一信其言而任之鲜有不失孔子曰听其言而观其行政以此耳

○永乐二年七月壬戌饶州鄱阳县民朱季友进书词理谬妄谤毁圣贤礼部尚书李至刚翰林学士解缙等请置于法

上曰愚民若不治之将邪说有误后学即遣行人押还乡里会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县官杖之一百就其家搜检所著文字悉毁之仍不许称儒教学

乎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况此石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为命摔出之

○永乐六年三月癸亥巡按福建监察御史赵昇及布政司按察司奏以柏生花为瑞

上赐敕切责之曰朕主宰天下于生民休戚未能遍知故委尔等镇抚藩方以图安辑尔于军民疾苦一毫不言乃言柏花为瑞夫时和岁登物无疵疠生民足食四夷顺安此国家之瑞也尔等验之人事岁果豊登民果给足乎树木之花世所常有何益于国何利于民而以为瑞也相为朋比戏侮如此忠君恤民之心果安在哉姑曲宥尔耳罪若复为欺罔虽欲幸免不可得矣

○丁丑苏州扬州二府言桧花为瑞

上曰近苏松诸郡水涝为灾有司往往蔽不以闻昨有奏柏花为瑞者已责其欺罔今又言桧花小人之务谀悦也可恶遂降玺书切责之

○永乐七年六月戊辰

上御奉天门顾廷臣曰近日郡县数奏水旱朕甚不宁右通政马麟等曰水旱出于天数尧汤之世所不免今间一二处有之不至大害

上曰尔此言不学故也洪范恒雨恒暘皆本于人事不修顾尚书方宾等曰朕与卿等皆当修省更湏择贤守令守令贤则下民安民安于下则天应于上麟言岂识天人感应之理麟惭而退

○永乐十年五月丁亥广西河池县民言县有银矿大发长沙府民言有乡产铜发民采炼可获厚利

上曰献利以图侥幸者小人也国家所重在民安不在于利皆斥之

○永乐十三年三月丁未贵州布政司右布政使蒋庭瓚言去年北征班师诏至思南府婺川县闻大岩山有声连呼万岁者三咸谓

皇上恩威远加山川效灵之徵礼部尚书吕震请率群臣上表贺

上曰人臣事君当以道阿谀取容非贤人君子所为呼操山谷之间空虚之声相应理固有之岂是异事布政司官不察以为祥尔为国大臣不能辨正其非又欲进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遂已

○九月癸丑浙江治水左通政赵居任言苏松等六府自春及秋雨暘不愆民乐耕作比之往岁实为豊年

上谓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等曰两京供亿多出于此比年水旱相继民罹饥寒朕深忧之居任为人虽颇廉勤然好佞上而不恤下斯言殆未可信宜遣人验视毋为所欺

○永乐十四年四月壬申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周讷上言今天下太平四夷宾服民物阜豊请封禅泰山刻石纪功德垂之万世盖讷前尝奏请封禅

上不听至是复奏尚书吕震亦言

皇上圣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加讷请

上谓震曰今天下虽无事然水旱疾疫亦间有之朕每闻郡县上奏未尝不惕然于心岂敢自谓太平之世且圣经未尝言封禅唐太宗亦不为封禅魏徵每以尧舜之事望太宗尔欲处朕于太宗之下亦异乎徵之爱君矣尔当以古人自勉庶几不忝宗伯之任

○八月辛巳监察御史俞信等劾给事中丁瑀不敬等罪

上曰朕素疑其奸邪若悉行所言左右无一人得全者岂可以玷朝行遂谪戍边防微

○永乐四年正月甲申河南布政司奏南阳皂君山草寇窃发

上谓兵部臣曰此虽小丑不治将大元末汝颍初乱才数千人顺帝恬不加意敕书至卢沟桥易之而返人还与太子言乱太子欲言于上其妃迎止之所为如此安得不亡此今日殷鉴也夫治患于初萌则为力易及其盛而治之则费力多而所伤不少矣遂命豊城侯李移亲城侯张辅率兵捕之

○永乐十年六月癸酉礼科给事中引奏法司所逮至犯人内一二人欲有所陈诉锦衣卫官促之起遂不得陈

上见而知之曰此蒙蔽之过也在朕前下情尚不得达况千里之外哉顾锦衣卫官曰继今敢复尔者必诛

明赏罚

上初举义大赉将士谕诸将曰赏罚者至公之道也赏当人心则众劝于善罚当人心则众惩于恶善为政者不以赏私亲不以罚私怨故衡石至公天下取其平水鉴至明天下取其照今用将士平大难非赏罚至当何以服众然予耳目岂能周及必尔诸将从公核报勿循私情勿亏公义有功无功必从其实庶赏罚之行合于人心得其心斯得其力矣

○永乐二年正月丁巳

上既定屯田赏罚例因谕群臣曰凡合众作事必有惩劝之道然后人皆思奋人人皆奋何功不成此法行之数年必有成效但在任之得人尔

○六月壬辰

上御右顺门因与侍臣论刑赏侍臣进曰古称赏人以官不若赏人以财

上曰此语盖为滥官发以朕论之亦未尽善若人君一心爱民则二者皆重盖知财出于民力则必不肯轻与知官所以养民则不肯轻授

○七月丁卯有奉天征讨将士告功赏未当者

上命成国公朱能隆平侯张信等审议以闻因谕能等曰刑赏者人君御天下之大权不可以滥滥刑则善者被害而恶者不知戒滥赏则无功者蒙利而有功者不言恩必推至公毋有所徇

○十一月丁未刑部尚书郑赐等奏奉天征讨官有以罪系狱者请论功定义

上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则赏有过则刑刑赏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过

不以私废公此辈征讨之功既酬以爵赏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纵恶也纵恶何以治天下其论如律

○永乐四年正月癸丑河南布政司获皂君山首贼并其家属送至京且言初其母遣其侄繫之于家而驰报官遂获之

上曰母与侄知大义俱免连坐但执贼首诛之

○辛酉西域贡佛舍利礼部尚书郑赐请因是< 〇六十见 > 释罪囚

上曰帝王之治以刑赏为务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无以治天下梁武帝元顺帝皆溺于佛有罪者不刑致法度废弛纲纪大坏而至于败亡此岂可效况佛亦有天堂地狱恶报应之说尔儒者乃欲姑息而治耶

○四月壬戌户部引奏种样田官军言于令种样田者每岁终赴京较其所收多寡而赏罚之是数人者更两岁始至京虽较其所收当赏而违令过期官军皆当治罪

上曰收多者当赏其勤违令者当责其慢可通计两岁所收之数官军并赏之若慢令不至非军所得专惟坐其官

○永乐六年六月庚寅

上召新城侯张辅等谕之曰安南已平皆将士用命所致已命礼部定功次然赏罚不可不公赏罚公而后可以用人大抵全有功全有罪者明白易见若功在前罪在后者赏其功罚其罪过在前功在后者宥其过赏其功如此庶当人心其悉次第将士功过以闻

○永乐七年六月己酉敕行在吏部及都察院曰守令民之休戚系焉比遣御史考察贤否而升黜之还言汶上县知县史诚祖廉公爱民治行显著已升为济宁州知州仍掌汶上事易州同知张腾贪污残虐坏法欺公已寘诸法夫郡邑之广守令之众岂能悉得其人卿等宜悉心询访具实来闻其廉能恤民者进用之贪刻无状者罢斥之庶几劝惩激励之道

○永乐十年六月丙子通政司奏有军官舍人告袭职者兵部以其父尝遇海贼退避为平江伯所戮不当袭今乞矜悯

上曰官职以报有功岂用可悯輒与之父有功即子袭职有罪即夺国之通制今乃敢越制祈恩命兵部发戍交阯各召至前谕之曰尔往交阯能奋勇立功则朝廷不终弃尔其往勉之

○永乐十一年四月丙寅

上谓行在礼部尚书吕震曰朕欲周知民之休戚尝命凡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县官至京者陈民间利病近有以时和岁豊民安物阜为言者及验视之田野荒芜人民饥寒甚至水旱虫蝗皆不以闻朕已寘诸法如今后所言有切民情可裨治理者宜旌赏之以明惩劝

○永乐十六年十二月戊子申严官吏犯赃之禁进法司谕之曰唐太宗恶官吏贪

浊有犯赃者必寘于法故吏尚清谨民免于掊克贞观之治所以为盛朕屡敕中外诸司不许妄役一夫擅歛一财而不才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良农必去稂莠者为害苗也继今犯赃官吏必论如法不可贷

○永乐二十一年七月乙巳

车驾北征次土木有告军士取民田穀饲马者

上面责之曰农民终岁勤劳以供国用汝独不念耶兵行之际刍粟一给于官又敢虐取诸民立命斩之以徇

褒忠节

○永乐元年三月戊戌有司言殷太师比干墓及祠圯坏请发民修治从之因谕侍臣曰君子为国不为身故犯颜谏诤死且不避小人为身不为国惟谗谄面谀以苟富贵明君乐谏诤而国以兴昏君乐谗谄而国以亡桀纣杀龙逢比干明效具在而后世人主如秦隋之末皆不监覆辙国安得不亡哉朕方以是为戒尔等当以君子之道自勉庶几共保

祖宗之洪业

○永乐四年八月丁未饶州府言鄱阳康山忠臣庙圯坏请命修治

上顾侍臣叹曰此皆首佐

皇考成帝业者不幸遇艰难效忠奋义以死昔人盛德百世祀之今不数十年而庙坏不治岂报德劝功之道今国家于异代忠义之臣犹致礼其祠坟况

皇考股肱爪牙之臣哉礼父母所爱亦爱况有功于国乎遂命工部即遣官督修仍谕所司岁时严祀礼守庙者悉复其家

体群情

○永乐元年十月壬申左都御史陈瑛等奏中书舍人芮善妄奏邢官罪请下狱先是善之弟家武进夜有盗杀之并杀其妇劫其财物弟家疑所亲者捕送于县狱具上刑部刑部验非盗纵之善白

上刑部官故出劫盗更命御史鞫之御史复验非盗纵之遂明刑部官无罪请罪善

上曰兄弟同气遭罹非命心切哀愤理有未察然今尚未明盗假令获盗有验而善固诬执盗则不贷其释善勿治

○十一月庚辰免教谕康孔高罪复其官孔高前任祁阳县教谕建文中谪教大理县至是例得复祁阳孔高朝京师还枉道过家省母母适病留侍九阅月不行刑部逮问孔高罪当杖仍谪教边县以闻

上曰母子之爱本于天性睽违万里数年矣一旦相会情难遽舍况于有病是可矜也免杖复其官

○闰十一月戊午户部臣奏近岁有口人于诸城纳米中盐者虽未支盐而官已给引目此非旧制当追其引目罢支所中盐

上曰口人米既入官则当偿盐不偿是罔民而夺之口人本钱未必皆己所有卖其生产有先捐数倍之利告假于富室而尽勤劳以入米所望非小其引目勿追所中盐悉还之但今后须循旧制

○丙寅河南南阳县言本县民多逃徙他县赋役无所出乞下令捕之

上顾谓户部尚书郁新等曰人情怀土谁是乐去其乡河南诸郡连岁水旱蝗虫口宜饥谨相仍守令又鲜能尽抚绥之道不得已举家逃徙自图存活之计耳今其乡田庐生业必已废弃归且何依捕之徒益困之耳南阳县所言不可听

○永乐二年六月乙酉中军都督府奏卒有畜马者马为牛触死宜责偿

上曰虎尚有为牛抵死者况马乎富家欲市一马不易得卒安能偿免之

○十月庚辰北京行后军都督府遣镇抚陆英奏近有强贼三十余人于山后劫掠地无巡警寇猝至民罹其害请徙民稍南五十里以居

上览奏顾问英曰以此为良策乎寇盗未至不豫思备御既至又不务擒捕但欲徙民避之今有贼三十人欲徙民五十里设有贼三百人不欲徙民五百里乎北方天气正寒岂可使民弃所安挈老幼负储蓄更造庐舍尔归语守将但务备御擒捕之方民不可徙

○十一月丙辰

上御奉天门召成国公朱能谕曰今天气愈寒民筑

孝陵垣墙者可悉罢归未毕之工令军士毕之军士就役者日给之钞复曰朕今日夙兴觉寒气袭体因思百姓之劳故命尔不可因循稽缓军士就役亦难但旦出暮归比百姓服役数百里之外差异亦宜恤之毋尽其力盖隆冬盛寒非

先帝陵寝朕亦不劳之也

○永乐四年三月丙申宿卫将军奏京师偏街小巷多草屋往往失火延毁官民之居乞下令悉易以瓦

上曰草屋遇风雨湿漏沮汝不可居岂其智不知用瓦之便顾力不足耳尔细人不通人情敢妄言遂斥之

○五月丙辰吏部尚书蹇义等引奏齐府教授叶垣等三人谓齐王所为不道垣等不能辅导为善匡救其过宜寘于法

上曰齐王凶悖出于天性如暴虎虽檻之不驯曲木虽揉之不直皆性然也中人以上闻善则从下愚之资虽教不善齐王朕弟于属至亲拔于艰危困苦之中纳诸富贵安乐之地恩亦不薄及闻其所为之非诚心以告之温辞以戒之反覆淳切至于六七尚无一毫听纳之意况肯从其下人之言乎刑法之施为恶者不使幸免无恶者不以妄加庶几有所劝惩前日齐府僚属从王来京者朕已察其奸邪数人寘之于法垣等皆先自归朝廷陈告毋一概论之

○永乐五年七月丁卯都察院奏海运官军其舟被风胶浅漂没所运粮米合当追

陪仍治其罪

上曰海涛险恶舟胶浅必坏官军得免溺死幸矣岂当仍治失粮之罪悉释不问

○十月丙戌有守卫卒自陈母病笃乞假省视

上曰何不早言曰昨告守卫官不听

上大怒曰父母病而不听归彼非父母所生耶在朕前尚尔况远外哉命兵部黜其守卫官戍边

○永乐八年七月甲戌

车驾北征还次龙门

皇太子遣詹事府丞陆中善进袍服至

上曰将士同朕勤劳其衣裘悉敝未有更衣朕何为独先俟入关将士俱易衣朕亦易之未晚

礼臣下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辛亥

上谕礼部臣曰公侯年老者皆历事

皇考多效劳勤今筋力虽衰日与群臣并近朝参观其口趋之艰朕所不忍自今令朝朔望见任事者不在此例

○永乐元年九月壬寅礼部尚书郑沂户部左侍郎严奇良通政丘显俱以年老口诰敕令致仕归乡陛辞

上命赐宴复赐钞为道里口顾谓礼部臣曰沂等昔事

皇考位大臣虽为建文所黜朕已复其官顾今俱老宜优佚之然君臣之间进退当以礼故加宴賚令归用全始终之义自今凡

皇考旧臣老不任事令致仕者优待之礼一视沂等毋或不及

○永乐九年七月己丑吏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蹇义患背疽先日

上命御医刘观往见之曰速与善药不可缓视病深浅及用何药明旦来报至是观言病证浅已傅善药不足虑

上曰勿谓证浅不足虑宜谨视之又谕之曰医者视人病皆当如救焚拯溺毋惮寒暑暮夜况为国家疗一大臣人贵贱不一譬如木有可为榱桷者可为栋梁者六卿朕股肱之臣盖栋梁者尔能疗之使安亦是有功于国不可怠忽是日遣中官赐义钞一千贯且谕义曰有疾之人能静定其心亦易得瘥湏戒劳烦也

奖励臣下

○永乐元年五月壬午敕北京行部尚书郭资曰行部统六曹政务甚烦而卿为之长能悉心殚虑为国为民凡所经画具有条理而于粮储撙节措置尤为得宜比闻小人或加怨谤古云省己无愆奚恤人言卿劳心为国朕知之有素自今一切浮言宜置度外勿用芥蒂惟懋忠勤以副眷倚

○十月戊辰赐镇远侯顾成银币

上谓侍臣曰汉武帝穷兵黩武以事夷狄汉家全盛之力遂至凋耗当时虽得善马岂足偿中国万一之费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时和岁丰百姓安宁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备之必不肯自我扰之以罢弊生民遂成言今日惟当安养中国慎固边防此言甚合朕意盖斯人老成非喜功好胜之流以是特加奖之

○十一月己亥命仪封县知县许誉复职誉居官有守政不苛刻百姓安之秩满至京县耆民诣阙乞留

上从之谓吏部臣曰守令民休戚所系欲知其贤否但观民心之向背今民不忍其去此必尝有及人之德即令复任仍赐钞二十锭文绮衣一袭

○永乐二年九月庚申

上御右顺门召翰林学士解缙侍读黄淮胡广胡俨侍讲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谕之曰朕即位以来尔七人朝夕相与共事角□羊离左右朕嘉尔等恭慎不懈故在宫中亦屡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终难朕固常存于心尔等亦宜谨终如始庶几君臣保全之美缙等叩首言

陛下不以臣等浅陋过垂信任敢不勉励图报

上喜皆赐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数言欲召见尔七人命妇即令赴柔仪殿见是日缙等之妻入见

中宫训劳备至皆赐五品冠服及钞币表里

○十二月丙午赐六部尚书侍郎金织文绮衣各一袭特赐翰林学士解缙侍读黄淮胡广侍讲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衣与尚书同缙等入谢

上曰朕于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机密所寓况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劳助益不在尚书之下故于赐赉必求称其事功何居品级又曰朕

皇考初制翰林长官品级与尚书同卿等但尽心任职孔子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各尽其道耳

○永乐四年九月己巳礼部奏有守边百户献马四疋

上召百户谕曰尔畜马甚劳朝廷马足用不须尔献命礼部还之百户言臣畜马颇多恒念无以报国恩此出臣实心

上曰尔为武臣须马以立功能用心多畜马可嘉矣但汝报国在勉立军功不在献马竟不受赐酒食□□而遣之

○永乐七年六月壬寅升汶上县史诚祖为济宁州知州赐敕劳之曰守令承流宣化所以安利元元朕统御天下夙夜求贤共图治理往往下询民间皆言苦吏苛急能副朕心者寡焉尔敦厚老成恪共乃职持身励志一于廉公平赋均役政清讼简民心悦戴境内称安方古良吏亦复何让特升尔济宁州知州仍掌汶上县事其益共乃职慎终如始以永嘉誉欽哉并赐上尊一织金纱衣一袭钞千贯

○永乐九年九月己巳吏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九载考绩皆命复职赐敕褒谕曰尚书喉舌之司所以佐天子安生民政之得失民之休戚俱系于斯卿等以经术发身事我

太祖高皇帝奉公守职恪勤不懈肆朕缵承丕绪简永硕德以任台辅而卿等克秉正直摅忠竭诚无有所隐一德一心始终无间可为淳良笃实君子者矣今历九载厥绩益彰朕深嘉奖夫君臣相遇自昔为难卿等尚益笃忠诚益励直操表率庶僚光辅至治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职此为戒钦哉

○闰十二月庚申居宁夏都指挥佥事韩诚来朝初诚豫言鞑鞑别部同居宁夏者有怀贰之心

上未忍发既而果叛为镇兵所擒斩获相半至是诚来朝

上曰朕于远人来归者皆推诚待之不疑早从尔言发兵擒叛何致多损物命然初之不发兵者犹欲怀之以恩不谓豺狼终不可驯今彼悉就擒戮皆其自取也然尔忠诚明于几先朕嘉念不忘自今更加勉之命礼部赐诚钞二百锭羊十羊口空酒五十瓶仍宴之于会同馆

○永乐十三年九月己未北京行部尚书郭资满九载复职赐宴于礼部且赐敕褒谕曰国家建北京置行部尚书总理六曹其职重矣卿质直刚毅事我

太祖高皇帝克勤职任泊朕肃清内难效劳竭谋赞辅守成简在朕心朕登大位图任旧人特授卿尚书俾总北京之务一心为国知无不为总理庶务咸得其当属兹九载考绩惟称特赐敕褒奖卿其益笃勤诚以率其属庶永终誉钦哉

○辛酉行在工部尚书吴中九载考绩命复职宴于礼部赐敕褒谕曰尚书之职所以总国纲维一事失当则天下有受其害者必得才识通练之士方堪斯任卿发身胄监事我

太祖高皇帝克称任使朕举义靖难卿自大宁来归多效劳勤朕嗣天位屡加超擢继升冬官卿亦克殚厥心及兹九载考绩式称朕用嘉之俾复厥职尚厉乃操懋乃功表正厥属以永终誉书曰慎厥初惟厥终钦哉

○癸亥行在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庆以九载考满复职命宴于礼部赐敕褒谕曰都御史持宪纲总察群司为朝廷耳目其任重矣卿刚直有为习于吏治祇事我

太祖高皇帝克勤职务及朕即位屡用迁擢继授风宪激扬糾察咸得其宜历任九年不闻过举可谓难矣尚益懋忠勤厉风节弼成至治以永终誉钦哉

○永乐十九年正月己卯命平江伯陈瑄充总兵官率领舟师僦运粮储赴北京谕之曰北京所需粮饷为切而人力漕运不易卿能公勤御众使仓庾充实所助多矣然民力有限国用无穷卿宜益勤抚恤俾军士乐于趋事虽久而不怨斯国家所赖不浅矣勉之勿怠

大明太宗文皇帝宝训卷之三终

大明太宗文皇帝宝训卷之四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
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
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谕群臣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甲戌

上谕群臣曰我

皇考肇造洪业垂法万年为子孙计思虑至周比者建文信任奸回悉更旧制使天下臣民无所遵法予荷

天地

考妣之佑继承

天位凡

皇考法制为所更改者悉复其旧尔群臣尚竭乃心力弼予于治凡人才识不同长于此或短于彼苟事有过误即明言之予不汝责若隐而不言日久觉露情同欺罔法则难容夫慎终必先谨始持己在于存诚始终靡愆咎何由至始若不慎曷克有终予念君臣一体故披露赤心丁宁告戒尔等其钦承予意

○八月丙寅

上于宫中得建文时群臣所上封事千余通披览一二有干犯者命翰林院侍读解缙等遍阅关系军马钱粮数目则留余有干犯者悉焚之既而从容问缙等曰尔等宜皆有之众稽首未对修撰李贯进曰臣无之

上曰尔以独无为贤耶食其禄则思任其事当国家危急之际在近侍独无一言可乎朕非恶其尽心于建文者但恶导诱建文坏

祖法乱政经耳尔等前日事彼则忠于彼今日事朕当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

○九月甲申

上既升赏奉天靖难诸将仍谕之曰人君秉至公行爵赏无容私意今以天下之财赏天下之功虽赐赉有限而爵禄无穷然继今能益懋功勤朕不吝于报赉尔等勉之又曰尔等前劳朕或知其未尽论报之际轻重失宜其即面陈使归于至当若不自陈而退有后言或至怨怼甚不可也又曰今天下已定君臣相与共保富贵朕不可居安忌危尔等亦不可恃功骄傲但常念前劳图保名节斯福泽延于子孙功名播于永远矣

○十月丁巳宴奉天征讨功臣毕

上谕之曰君臣谓之元首股肱盖一体相须也故为君必务保全其臣然为臣亦当思自保凡人致富贵难保富贵尤难尔等从朕数年万死一生今皆身有封爵禄及子孙可为难矣但当思保之夫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此

祖宗公天下之大法尔等须遵守若不慎而犯之朕不敢曲宥盖以私废公则天下

不服矣其务敬慎庶几共安荣于永远

○永乐元年正月庚辰敕谕中外文武群臣曰上天之德好生为大人君法天爱人为本四海之广非一人所能独治必任贤择能相与共治尧舜禹汤文武之为君不外此道历代以来用此则治不用则乱昭然可见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为天下主三十余年海内宴然祸乱不作政教脩明近古鲜比亦惟任天下之贤保民致治以克臻兹朕纘承大统以主天下夙夜兢兢思惟抚安以承付托之重尔文武群臣职无崇卑体朕斯怀各尽其道无为掎克无纵诡随端尔志励尔操懋尔忠勤共遵成宪为民造福其悉力一志敬之慎之

○四月辛未

上以岷王□□便所为不法命吏部悉降其王府官职事赐敕谕之曰昔我

皇考封建诸王以固藩屏王府官属有不能辅导或诱王为非者咸加显戮成宪具在今岷王所为纵恣擅拘诸司印信惊惑众心激变夷人又受命不朝京师此果出王意而汝等傍观不言乎抑汝等导诱为之欤二者之罪必居一矣今姑屈法<䷆六十见>宥止降尔职尚思后效以赎前愆

○九月丙子朔敕谕中外文武群臣曰为治之道在<䷆六十见>猛适中礼乐刑政施有其序唐虞三代至汉唐宋率由兹道舜诛四凶明五刑夏禹承之声教达于四海周公相武王灭国五十至成康而后刑措不用汉高祖初定天下命萧何定律令韩信申军法至文景挟书之律肉刑之惨一皆除之唐高祖革隋弊政定官制颁律令太宗承之惩斩趾禁鞭背力行仁义几致刑措宋初太祖惩五代之乱用刑颇重咸平以后务从<䷆六十见>仁载之前史可考见矣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奋起布衣当胡俗沉浸百年之后奸雄睥睨反侧之余拨乱反正不得已而用刑特权一时之宜及立为典常既有定律颁之天下复为祖训垂宪子孙而墨劓刖宫并禁不用朕以菲德纘承大统仰思圣谟夙夜祇服惟欲举贤才兴礼乐施仁政以忠厚为治尔文武群臣尚思各恭乃职敬乃事勿为朋比勿事贪黷勿恣情纵欲以干匪彝至于用刑必钦必慎期于刑措用臻康理以上不负

皇考创业之艰而朕于守成之道亦庶几焉尔惟钦哉

○十月甲子敕晋府长史龙鐔等曰朝廷封建亲藩而选贤命材为之辅导冀以赞成德善不至于有过也古之为人臣者无外交今王府擅与西番往来又私以车递送王年少寡学而不知古长史儒者谓不知古可乎廷臣皆欲寘汝于法朕恐伤亲亲之意姑宥不问今后慎毋复尔戒之戒之

○闰十一月癸丑

上谕都察院臣曰朝廷置风宪为耳目糾察百僚纲维庶政比来有司奸毙生民疾苦岂无可言而因循玩愒略无建明尔其申明宪章在内令监察御史在外令按察司官各举其职庶副朕之委任不能举职者有罚

○庚申

上御奉天门召都御史陈瑛等谕曰国家重禄任官一以为民虑牧守不职又设按察司询察糾正之朕深居九重下民安否未能悉知按察司任耳目之寄于事无不得问无不得言所以通下情去蒙蔽也今闻河南数岁蝗旱水灾为民患牧民者多失抚字甚者又侵渔剥削之而按察司官未尝有一人言者坐视民病而不留意徒费重禄何补于用尔移檄切责之俾采察所部军民利病及布政司府州县官贤否以闻又命檄浙江等十二按察司及按治御史之在外者一体采察上闻

○永乐二年正月甲辰敕谕天下文武诸司曰朕惟事天以诚敬为本爱民以实惠为先书曰惟天惠民又曰安民则惠然天之视听皆困于民能爱人即所以事天朕嗣位以来尝以此戒谕尔等而治军者或不恤军治民者或不恤民非惟不恤又有刻害之者甚违朕意今春时和东作方兴宜各究心务实申明教术劝课农桑问其疾苦恤其饥寒革苛刻之风崇<䷗十见>厚之政以迓天休臻于治理钦哉

○十二月戊寅

上闻中官于应天府私取工匠役之召府尹向宝等责曰数年军旅供给加以权豪横肆百姓艰难京师为甚既命汝牧民当体国家爱民之意正直不阿矜恤保庇庶几民可休息<䷗穴臣>者宫禁使令之人非有重权汝何用畏之而輒听其役民略不之拒公家凡役一夫必先告朕宦者擅役之而不告何耶为京尹朝夕在朕左右尚畏人如此若在远外任小官职当如何畏之譬为人典守宝货擅启盖藏纵人私取必不免责罚矣汝擅以朕百姓作人情可逃罪乎今姑宥尔若复蹈前非必诛遂逮所以役工匠中官责之曰朕为天子不敢轻役一民汝何人敢擅之百姓家僮奴亦敢不告其主肆意自为乎遂付锦衣卫治之

○永乐二年正月庚子谕天下文臣曰朕惟治天下以爱民为本爱民之道使其衣食给足无冻馁之患则斗争可息礼让可兴化行俗美臻于至治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抚有区宇保民致理于休养生息之道思之至而虑之周故三十年间天下殷富生齿日繁至治成功超越往古朕正位以来仰遵成宪惟欲民安物阜风淳俗美刑措不用夙夜兢兢不敢怠宁尚虑天下之广黎民之众有未宁厥居者尔等皆牧守之官必思所以爱养之毋殫其财毋疲其力毋为贪墨毋肆暴虐教之务善以远刑辟道之务本而弃末习如民皆安居足食斯德行兴刑罚措而天下治尔亦将有无穷之闻钦哉

○永乐四年正月甲午北京行部并天下文武官述职者凡千九百四十三人赐敕谕曰人君守成法以出治人臣遵成法以辅治君明臣良上下协和乃臻治效朕自莅阼以来宵旰孳孳惟守

太祖高皇帝成法赏善罚恶进贤退不肖教诲不能使牧民者尽其牧民之道典兵者尽其典兵之职官无废事人无失所而已其间能勤以集事廉以律己仁以恤民公以

宗社之灵

上天锡庆笃生异质以福佑天下而基命于无穷然宏才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瓚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皆茂简德艺职辅东宫之子必资兼弼宜协心同志辅导干成推广仁义道德之源开陈二帝三王之治与我

太祖高皇帝之大经大法凡创业守成之难生民稼穡之事朝夕讲论以涵养本源恢弘智量充其盛大之器以为

宗社生民之福国家有无穷之休卿等亦有无穷之誉钦哉

○十二月庚辰遣使赉敕谕北京官吏耆老军民曰朕荷

天地

祖宗之灵自藩邸入正大统每惟靖难之日北京军民父子兄弟攻战守御竭诚效劳艰苦备尝未始忘之今天下太平尔等宜守分力本孝亲敬长教诲子弟辑睦邻里有官守者必廉必勤以为善人君子有过愆宜改行易虑以臻于善若不率善而作奸犯科朕虽念旧劳其如公法不可贷何夫为善获吉为恶致凶天道昭明报应不爽尔等服膺朕训庶几福及子孙

○永乐七年正月丙午北京行部及天下布政司府州县官来朝者千五百四十二人陛辞

上谕之曰君国之道以民为本 设官分职简贤用能惟求安民而已为臣能体其君爱民之心推而行之斯天下之民举得其所尔文武群臣受国家委任宜操节励行尽诚竭虑治民者专务恤民治军者专务恤军察其饥寒体其劳勤为之除害兴利教之务本力业孝悌忠信尊君亲上敦行礼义无作愆非庶克永享太平之福比者营建北京国之大事不得已劳勤军民尔等宜善加抚恤无为贪酷以重困之夫文官之禄皆出于民武官之功寔因于军能推仁恤之心盖亦报劳之意苟不知报或又纵而侵之非惟国法不容鬼神犹将祸焉祸淫福善天道惟彰赏罚至公国典具在尔其殚心尽力勉致安民之效以副朕拳拳之怀

○二月戊寅

上谕春坊大学士黄淮左谕德杨士奇曰朕命尔等辅东宫监国东宫天性仁厚识见端正尝一日侍侧朕问讲官今日说何书对曰论语君子小人和同章因问何以君子难进易退小人易进难退对曰小人逞才而无耻君子守道而无欲又问何以小人之势常胜对曰此系上之人好恶如明主在上必君子胜矣又问明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不可弃者须常警饬之不使有过可也朕时甚喜其学问有进尔等其尽心辅之

○壬寅

车驾巡狩北京至东平州谓侍臣曰汉东平王苍开国于此其对明帝曰为善最乐当时诸王泯没无闻多矣独苍有贤名至今凡为善者天佑之人仰之生受其福没有令

名朕尝以此励诸王卿等亦宜不忘斯语侍臣皆顿首

○三月庚午

车驾至北京大宴文武群臣及北京耆老宴毕赐敕谕群臣曰朕荷天地之佑

宗社之灵暨尔文武群臣翊戴赞襄再安家国今海宇无事嘉与卿等同乐太平然当思相保于永久自古为理安不忘危卿等宜夙夜尽心致乃嘉猷匡朕不逮国家安则卿等亦安勉之无忽赐敕北京耆老军民曰朕与尔等躬历艰难以至今日幸四方无事宜相与共享安乐人情久安易生骄怠骄怠者罪戾所由生也继今为父兄必教训子弟为子弟必孝敬父兄夫夫妇妇长长少少和顺敦睦各安其分以勤俭自执以礼法自防婚姻死丧互相助贫穷患难互相恤无乖争之风有忠厚之俗而永为太平之民矣勉之毋忽

○四月壬辰敕镇守贵州镇远侯顾成曰蛮夷讐杀自昔而然必务杀之非柔远之道虽有犷戾难化然鸟兽之性亦有可驯姑尽心抚绥盖天道好生人情恶死体天之道念人之情则中心恻隐自有不能已者卿其慎之昔李广杀降终不得侯祸貽子孙今卿镇边疆必使蛮夷感恩服义安生乐业则朝廷得怀远之道而卿有及人之惠矣慎之慎之是时蛮夷叛服不常成怒之有俘获至者輒杀之

上闻之故赐敕切戒云

○闰四月戊申敕吏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蹇义兵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学士兼翰林院侍读黄淮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讲杨士奇曰朕命皇太子监国其所裁决庶务须令六科逐月类奏且如赏一人由何而赏罚一人由何而罚或罚而复宥皆须详录奏来勿有所隐夫国之储嗣天下大本朕简尔等辅导期有裨益使天下之人仰望风采如一赏一罚皆出公当庶足服人苟有不当为天下所议尔等其夙夜尽心以副朕怀

○八月戊午遣官祭历代帝王礼毕

上从容谓廷臣曰三皇五帝纯乎道德无为而治自夏商至元其间贤君圣主亦躬行仁义修举法度是以天下和平名垂后世我

皇考法古为治故前代帝王有功德者皆以时脩祀著为常典朕今举此亦惟体皇考之心为心以求古帝王之治卿等更夙夜尽心赞务庶几克臻其效

○永乐八年二月辛丑命户部尚书夏原吉辅导皇长孙敕原吉曰朕长孙虽今幼龄而克勤学问正当涵养德性充其大器尔其勉尽乃心朝夕辅导俾智识益广道德有成将绍承有赖尔亦与有光荣钦哉

○丙午北京耆老

车驾北征将发诣朝辞

上谕之曰朕此举为安民也父老有子孙亲戚从行者皆当训励之使奋忠勇树勋

名渠能卓然有立亦将于尔有光若出外而抚循之惟朕在尔毋庸忧皆欢呼万岁命礼部悉赐耆老布钞

○七月丁卯遣使赉制谕命驸马都尉西宁侯宋琥佩征虏前将军印充总兵官镇甘肃敕谕琥曰昔尔父镇甘肃抚辑有方军民安业尔其体朕之心踵父之行恪勤夙夜毋恃贵戚骄傲以凌人怠慢以废事务宣朝廷德意使边境晏安人心悦服则予汝嘉钦哉

○八月丁未升都指挥同知王贵李文俱为陕西行都司都指挥使赐敕谕之曰尔昔从朕靖难多历艰难论功行赏已报尔劳比从朕北征胡虏复效劳勤今录尔功升为都指挥使任边阃之重尔益励厥志修厥职俾奸宄屏息境内又安庶几永保禄位传之子孙如或恃功玩法隳废职业干犯宪章国有常典朕不忘尔功尔亦毋忘朕训钦哉自是从征官升职都司者咸以是谕之

○永乐九年闰十二月乙丑

上谕右顺门谕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庆曰为朕养民其先在于守令得人然守令贤否在按察司考察惩劝考察按察司又系于都御史卿等岂可不慎如卿等不能举职即按察司之职亦废何望守令能尽职哉其勉之盖廉则无私无私则举措当而人心服矣更审察各按察司官但非廉明正直者皆罪黜之

○永乐十年正月丁未升国子监司业赵季通董子庄为赵府长史敕曰朕子赵王年少不务学问所行多愆礼度今简尔等为长史宜悉心辅导谕以德义使博究经史以知古先圣贤之行事及修身齐家治国之道屏绝邪佞亲近忠良随事规诲务归于正以承藩辅之重

祖训云凡国王文武之臣能守正规谏助王保全其国者毋轻以负朕委任之意

○十一月乙酉升郎中李冲等为各布政司官御史李时秀等为各按察司官

上谕之曰佐方岳任风纪皆要职当慎操履务长厚戒刻剥上不损国体下有利于民庶几不负所命若逞贪虐民瘵官废事身名俱丧矣其往勉之

○永乐十三年正月辛丑敕谕天下大小衙门来朝官曰治天下之道君总于上臣分职于下上下相承体统不紊故事理民安天下和平唐虞三代之盛率由斯道朕以眇躬托于万姓之上所赖文武群臣翼赞以协于治惟尽乃心惟敬乃职以熙庶政永康兆民尚慎之哉惟善致福惟恶致愆天有显相报施无爽尚慎之哉朕所畏者天所保者民所资为理者贤才古之贤人君子为德为民功加于当时名昭于后世尔尚以为法夙夜祇慎用副朕保民致治之意钦哉既谕榜午门之外曰天下文武官治兵者爱恤军士理民者爱恤百姓敢有剥削以厉军民者必罪不赦

○戊午遣监察御史吴文等分行天下询察吏治得失及问民间疾苦文等陛辞

上谕之曰百姓艰难有司蔽不以闻尔等受朕耳目之寄宜悉心咨访凡朝廷所差人及郡县官有贪刻不律者执之郡县官有闾茸不职及老病者悉送京师惟布政司按

察司堂上官以状来闻毋枉毋纵必合公道军民利病宜一一奏来汝不恭命汝则有罪

○永乐十六年正月癸丑时天下布政司按察司各府州县及土官衙门官吏来朝六部都察院及六科给事中交奏其职业废惰请付法司正其罪

上皆不问赐敕谕之曰朕承天命口绍鸿业夙夜孜孜图惟安民于今十有六年而天下未安民生未遂究惟厥咎皆谓有司不得其人夫民者天民天付人君安養之人君不能独活则必建官分职以共治今尔等坐视民穷恬不留意小大蒙蔽悉不以闻独不畏天地鬼神乎继今能改过自新革贪为廉革暴为仁上体吾心下抚百姓使百姓皆得其所则可以永享爵禄保富贵矣如复不悛而违命厉民罪必不恕譬如使人牧牛羊不能蕃息又多饿死则牧者必受谴责况受牧民之寄者乎福善祸淫天有恒道赏功刑罪国有常典其懋勉之无怠无忽

○五月戊辰除授代府长史纪善等官赐敕谕之曰朕

皇考法古为治众建亲藩以屏国家朕弟代王受封西鄙今授尔等代府长史等官职专辅导宜悉心匡赞讲论正义助王于善德将王有令名尔有荣焉苟惟依阿曲从不能辅之以正而陷王于非义国有常宪尔其勉之

○永乐十九年四月癸丑敕吏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寒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敕曰今命尔等分历郡县抚安军民询察所苦凡利之未兴者兴之害之未革者革之诸司官吏蠹法厉民者黜之守法爱民者旌之尔克副所命致民安于田里而无饥寒愁叹之声则予汝嘉如又徇私蔽公不辨淑慝不察是非军民休戚不以究心将尔之罪亦不可追钦哉

戒近习

○永乐元年冬十月戊申

上谓六科给事中曰宦寺服食所需皆朝廷给之岂得复有私营近有于皇城內畜养鸡牲糜费食米今四方口旱之后民尚艰食朕日夜为忧此辈坐享膏粱不识生民艰难而暴殄天物不恤论其一日养牲之资当饥民一家之食朕已禁戢之矣尔等识之自今敢有复尔必罪不宥

○永乐四年五月壬辰

上谕兵部尚书金忠等曰

皇考之世宦寺无敢与外庭交接昨有一人以私财寓外人此虽细事渐不可长随已罪之亦敕各衙门卫士于出入之际遵旧制严搜检夫防患譬如防疾始萌而治之则用力少而易效痼而后治则用力多而难胜矣

○永乐五年六月庚子

上谕都察院臣曰自昔阉宦弄权假朝廷号令擅调军马私役人民以逞威福生事造衅倾覆宗社者多矣我

太祖皇帝监前代之失立纪纲明号令调发军马必以御宝文书朕即位以来一遵

○永乐十二年八月丙寅

上谕行在兵部尚书方宾曰比来骑士死者即以下男补之然出自田里不谙骑射用以征战何能济事今后宜令补步队选步卒精壮者入马队训练庶几可用

○永乐十三年二月癸酉

上以山西山东大同陕西甘肃辽东军士操练屯种怠惰不力分遣指挥刘斌给事中张磐等十二人督视谕之曰朕即位之初于操习屯种已有定法然久而玩玩而废数年以来徒为虚文尔等往考其实操习者必睹其骑射击刺之能屯种者必视其储积多寡之实悉具来闻以行惩劝庶几振起颓弊尔等亦务廉公乃称任使

○十一月辛亥敕陕西甘肃宁夏大同辽东诸守将及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沂邳淮安扬州武平归德睢阳潼关诸卫曰安天下者不可一日忘武备故军士必练习器械必整齐队伍必严肃

太祖高皇帝时常操练赴京比试阅其能否朕即位以来屡敕天下整肃军伍及有征调精壮者甚少敕至即选所属步骑兵遣能干指挥千百户统领以明年春陕西甘肃官军驻真定余悉驻德州操练俟赴北京阅试

○永乐十七年七月戊午

上谓行在五军都督府臣曰武臣子弟初袭职者非徒使食禄而已期为国家他日之用苟不先时练习一旦有急临阵对敌岂不误事自今在京袭职军官悉令成国公朱勇总率操练其应分班上直者别差人代之

○十二月丁丑

上谕武臣曰自古国家盛衰存亡未有不系于武备之张弛汉唐世远置不言近代宋太祖太宗受天命将勇兵强削除暴乱四海晏然及其子孙弗率武备不修丑虏僭窃驯致海内分裂宗社丘墟元以胡人主中夏世祖时戎部整肃甲兵强盛天下宁谧传至数世嗣主荒淫王纲解纽军政废弛群雄并作竟至覆亡我

皇考太祖皇帝受

天命定天下于时将帅效忠士卒奋勇肃清奸宄遂建洪业嗣位以来夙夜惕厉唯蹈宋元覆辙以坠

皇考丕绪尔等世有爵禄与国家同休戚者修饬武备为国家爪牙此尔等之责所宜夙夜究心用副倚注而比来纪律废弛队伍空虚军士逃逸者不追究死亡者不勾补甚至通同有司受赇买放取军明有程限今纵其在外至五六年或十余年不回及回所取军十无一二至者猝有缓急无从调遣武备若此国何赖焉是皆尔等不存恤军士不尽心国事之所致自今宜监古人之得失体国家之委任修职务抚士卒实军伍缮器械使兵政振举武卫有严奸宄不作朝廷有磐石之安尔等亦永保富贵若不遵朕言仍蹈前失必罪不宥

备边

○永乐元年十一月己卯四川行都司奏越嵩卫番贼不时出没请调军剿捕

上谕兵部尚书刘俊曰鼠窃狗偷蛮夷常性若能严加备御彼亦何施今不务此而輒欲兴兵殊不思官军一动善恶均受其害况所费亦重但令严兵守备而遣人抚谕之

○永乐二年八月丙申敕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曰宁夏多屯所或虏卒至恐各屯先受掠可以于四五屯内择一屯有水草者四围浚濠广丈五尺深如广之半筑土城约高二丈开八门以便出入■近四五屯辘重粮草皆集于此无警则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则驱牛羊从八门入土城固守以待援兵则寇无所掠此特守屯一事朕遥计如此其攻取战守之策在尔深筹

○永乐五年四月甲午敕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曰尔掌边境军务宜一切谨密使人不得窥测庶无败事比有内使以他事至边擅索兵马之数尔机缄不密而遽与之以此观之边备虚实鲜不泄漏自今慎之慎之凡内官内使往来无敕旨者皆勿听信

○永乐七年六月戊午

上谓后军都督同知曹隆等曰国家置边军镇守所恃城池为固今胡运虽衰鼠窃狗偷之性尚存不可忽略湏高城深池日夜警备若城池坚完巡逻不怠猝有缓急可以战守随宜今秋气将至当严备之际怀安卫宣府前卫万全左右二卫城池有坏者宜令军中并力修筑不可缓更湏申飭边将善抚士卒训练齐整上下一心古人云地利不如人和不可不务

○永乐九年三月乙酉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言山西行都司属卫军士今或全卫或什之七八屯种故操练者少请留其半操练以备不虞

上谕兵部臣曰守备固不可单弱若兵食不足亦难与守宜视其地险夷制多寡之数阳和留什之四天城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余悉屯种且耕且守以为定制

○永乐十一年六月辛未开平备御成安侯郭亮复奏开平兵少不足守备敕报亮曰军在精而不在多尔能抚恤有道训练有方虽千人亦足用军多不精徒耗粮饷无益也

○七月甲辰敕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言曰边境不可一日无备于农隙而不图猝遇寇至何以济事其令诸处修筑烟墩高五丈必坚如铁石庶几寇至可以无患

○永乐十二年二月丙午命成山侯王道往宣府大同阅辽东等都司调至军马

上谕之曰兵贵精多而不精徒费食而不济用其精择之又曰指挥千百户尤湏精择士卒强而将领弱亦不济用

○九月癸未命成安侯郭亮兴安伯徐亨往开平备御

上谕之曰开平以孤城临极边又无险可恃但昼夜严守备寇来勿轻出战去亦勿追盖虏多诈无为所诱也

○永乐十六年五月丙辰敕成山侯王通曰备边国之重务其军政不可不肃昔

太祖高皇帝数命公侯重臣清理所以当时军政修举今西北边备尤为急务而各

卫所军政弛慢官多具员卒多缺伍缓急何以制之今命尔往陕西及潼关等处阅视军实务俾队伍整肃甲兵坚利备御严固庶几国家足兵之美尔其勉尽厥心用副委任时宁阳侯陈懋镇宁夏都督费瓛镇甘肃皆遣敕諭之

马政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丁卯

上问兵部尚书刘俊曰今天下畜马几何俊对曰比年以兵兴耗损所存者二万三千七百余疋

上曰古人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是马于国为最重本朝置太仆专理马政各军卫皆令孳牧虽建文不君耗损者多然亦考牧无法卿等宜循洪武故事督所司用心孳牧庶几有蕃息之效

○永乐元年七月丙戌

上諭兵部臣曰比闻民间马价腾贵盖民不得私畜也汉文景时间里有马千百为群民有亦国之有其榜諭天下听军民皆畜马官府勿禁又曰三五年后庶几马渐蕃息

○永乐六年十月壬辰礼部尚书刘观言各卫马多恐有疾宜豫市药备医疗

上曰唐时马多至四十万七十万未闻有预备之药善畜马者但水草得时牧养如法自然无疾今天下卫所及太仆之马益多若皆需药岂不大弊民力尔徒知恤马不知恤人也

○永乐九年七月辛酉

上谓兵部尚书方宾曰凡物遂其性则生息蕃往时北京军士养马散牧于野顺适其性人不劳而马蕃近闻置栏边坊絜维之如此牧养拂逆其性矣安能使之生遂朕常以此训諭司牧者皆不能遵用尔兵部申饬戒之

諭将帅

上初举义諭诸将士曰吾与若等今日驰驱非求富贵盖上以安

宗社清朝廷下以保身家耳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军民者

太祖之赤子奸权作难假君命灭亲藩危

宗社驱之以蹈白刃非其所得已也今所欲除者惟奸臣数人耳尔众慎毋嗜杀则伤天地之和以损

太祖数十年生育之仁毋贪财贪财则失民心民心失则大本亏矣居民耕桑口贾贸鬻慎毋扰之夫有乱时无乱法违予言者必法以惩之

上义兵至江上将济誓于众曰予及若等之来不得已为救祸计且上为国家下为生民赖

天地

宗庙垂祐护遂至此夫行百里者半九十若等勉之夫困兽犹斗不可不虑京师

宗社宫阙所在尔等当明纪律肃部伍守法循理慎勿纵恣但持兵来拒者杀无释此外秋毫不可有犯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乙未命右军都督府同知韩观佩征南将军印充总兵官镇守广西赐敕谕之曰广西蛮民易叛难服杀之愈多而愈不治

太祖高皇帝灼见其情故以德抚之至不得已而后用兵所以蛮民悦服边境晏然今服嗣位谨遵成宪卿往镇之宜务德为本毋专务杀戮庶副朕法祖柔远之意

○永乐二年二月壬申朔敕江西总兵官襄城伯李浚等曰永新县民流劫朕初不欲发兵虑害及无辜故但遣人招谕使复业改过自新今得奏知彼不悛前非杀死弓兵里长及邀捉巡检如此即不可再以理谕必发兵剿捕可选精锐三千抵贼巢穴务在扑灭不可姑息以遗民患但今农作方兴尤戒饬将士严守纪律毋得扰害善良有误差耕种如获贼人尤须详审果曾为恶即角□羊赴京来如系诬误平民就便发遣宁家毋滥及无辜以伤天和又敕浚曰所言贼人二百名恐非实数今虑将士但求满数而不察是非滥及无辜切须戒之但有误伤良善一家及妄虏良民妻妾子女一人指为贼属者皆处重罪虽有功不赏尔宜严切戒饬毋令扰害良善

○八月癸巳清远伯王友奏获海寇初友承命陛辞

上密授方略至是友奏募得百姓严宝等授以

圣策令捕贼宝等得贼船十数艘贼数百人并其所掠货物

上览奏喜遣敕谕友曰下人成功者未必皆出其能多由主将能导之方略作其志气今严宝等有获亦尔之功但所获货物宜悉与之尔勿干与毫末盖人冒险成功而不推利与之后来不复乐为用矣

○永乐三年正月壬子谕天下武臣曰国家武卫以御侮卫民不以世治而忘备尔等或镇藩方或御边徼当竭忠效力守法奉公用修厥职士卒者捍御攻战所资也必得其死力乃可成功其用心抚绥屯田者储蓄之本也必耕种以时然后公私充足其加意督□若完城堡修器械勤训练谨斥堠慎哨备皆军政所急不可废弛况尔等爵禄富贵或由父祖之功或出于己身之劳当夙夜体念保全永远苟忘其所自不循礼分掙刻贪虐于下朝廷之法至公不私后虽追悔不可得矣敬之念之无忽朕训

○二月辛巳广西总兵官右军都督同知韩观奏桂平等县蛮民为乱请发兵剿捕

上赐敕谕之曰朕命尔镇守一方期于抚绥其民悉使得所非专以兵为威也桂平等县小民为乱或者迫于有司诛求不得已逃匿行劫苟图自存盖未可知宜遣人分谕复业毋辄进兵如其不服发兵未晚

○永乐四年六月癸酉以靖内难功赐都督都指挥诰命并封赠其祖父母父母妻

上谕之曰尔等今日厚禄显官虽出己之勤劳亦必由祖父母善德所致故朝廷推恩必及尔祖父母而尔等得蒙此恩当思谨守礼法以保禄位不辱于祖父母然后可为

良臣可为孝子顺孙凡人富贵得之难保之尤难不可怠纵也

○七月辛卯命成国公朱能等征讨安南黎贼

上谕之曰前安南王陈日燿在我

太祖高皇帝时率先归顺恭修职贡始终一诚我国家亦待以优礼安南之人皆受其福日燿死其后三王皆为贼臣黎季犛父子所弑篡夺其位更易姓名僭称大号杀陈氏子孙殆尽放兵四劫贼害不辜攻扰占城侵我边境陈氏之孙天平被其迫逐归命朝廷贼乃伪陈词款请归奉之为主朕推诚不疑资遣还国彼包藏祸心又给杀之侮辱朝使伤害官军淫刑酷罚暴征横赋虐其国人国人怨之深入骨髓

天地鬼神皆所不容朕躬天之命子育万方不敢不正特遣尔等率师吊伐夫安南之人皆朕赤子今其势如在倒悬汝往当如救焚拯溺不可缓也惟黎贼父子及其同恶在必获其胁从及无辜者必释尔宜深体朕心毋养乱毋玩寇毋毁庐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货财毋掠人妻女毋杀戮降附有一于此虽有功不宥尔其慎之毋冒险肆行毋贪利轻进其爱恤士卒坚利甲兵本之以敬慎载之以智勇尔其勉之罪人既得即择陈氏子孙之贤者立之使抚治一方然后还师告成

宗庙扬功名于无穷此朕所望也其往勉之能等顿首受命复遣使赉敕谕西平侯沐晟曰昔尔父事我

皇考累效勤劳抚西域定云南功绩伟然既没之后越等追封尔兄弟继袭侯爵尔受一方之寄者数年边境安辑良有可嘉然丈夫贵自立功烈今命尔为左副将军副总兵官成国公朱能征讨安南黎贼尔当克尽忠勤和以辑事建非常之功以光先人以启后嗣尔其懋哉夫智信仁勇严为将之道也畏懦则僨事委琐则罔功必务深远之谋毋狙目前之见毋骄于小得必戒于私昵则有以称朕之委任尔其懋哉

○壬辰浙江各卫指挥从征安南者陞辞

上曰发兵为诛暴诛暴为保民尔等必戒约军士经过无秋毫犯民军士馈饷一出民力民劳甚矣不宜复侵扰之既入安南之境当区别善恶毋致玉石俱焚盖国家出师以行吊伐将帅卒死必严纪律吊伐以施仁义纪律以戢贪暴如贪暴不戢则仁义不行宜勉尽尔职以副委任若不遵朕命妄戮一人虽建奇功不得赎罪

○癸巳敕征讨安南左副将军西平侯沐晟曰古人有言师克在和故军门谓之和门尔为副将总兵官有所调遣相机审势如无妨碍须应调或总兵官遥度与尔处事有所妨或正与贼相拒或道路梗塞势难赴之即明白具报不可故违以伤和气将师不和取败之道尔宜慎之

○丁酉谕征讨安南总兵官成国公朱能等曰今尔兵由广西左副将军兵由云南以入须两军合势和以辑事若贼乘官军未合以计间阻而并力一军诱以微利官军恃勇而贪此危道也或贼诈为款伏以怠我师而别出奸谋潜肆攻劫及据险设伏伺我不虞又或置毒饮食以待官军之饥困贼之诡譎千状万端不可不慎虽曰王者之师吊民

伐罪动必以正然宋襄自谓仁义陈余不用奇计卒致败亡尔等加慎加慎相机而动择利而行朕不中制也敕左副将军西平侯沐晟亦如之

○八月丁亥朔敕征讨安南总兵官成国公朱能等曰安国僻在海陬自昔为中国郡县五季以来中国多事不能制之历宋及元亦尝悖叛用兵图之而无成功然宋元所以无功者盖由将骄兵懦贪财好色尔其戒之富良江近贼东都贼必据守我师深入难与持久若至嘉林欲渡必具舟筏旷日劳师莫若未至之先迭出游骑于嘉林与贼相对始用百骑逐日增之至于千骑昼夜举火放炮以眩惑牵制而潜师趋富良上流浅处与西平侯会合而济出贼不意必能成功朕意如此然难遥度尔其用心运谋盖自古善战者皆因敌以制胜也

○十月丁未闻成国公朱能道卒命征讨安南右副将军新城侯张辅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仍以云阳伯陈旭为右参将率师征安南敕谕之曰

皇考太祖高皇帝命大将军常遇春偏将军李文忠等率师北征遇春卒于柳河川文忠率诸将扫荡残胡终建大勋著名青史尔等宜立志自强取法前人乘此冬月瘴疠肃清同心协谋殄除逆贼建万世勋名以副朕之委任

○永乐五年十一月癸丑敕交趾总兵官新城侯张辅等曰今交趾已平如有反侧必当剿灭然宜戒飭将士不可滥及无辜虽凶逆之家其幼稚男子皆不可杀但驱入内地或为民或为奴惟执兵拒敌者杀不释敕左副将军西平侯沐晟等亦如之

○永乐八年正月乙未谕从征将士曰胡寇违天逆命杀害朝使荼毒边民非一朝一夕今朕躬行天讨尔等皆材武之士尝从朕立功矣今日之举更共摠谋奋勇驱除此虏以永享太平唐薛仁贵本龙门一布衣太宗征高丽应募而出高丽兵二十万拒战仁贵着白衣奋身独先所向莫当诸军随之以进遂败高丽太宗召见奖异授游击将军尝自言朕得辽东不足喜所喜得一名将耳大丈夫挺拔自奋如薛仁贵岂不快哉人生天地间当志气卓立使智出万人勇冠三军德被生民名垂竹帛岂可寻常与草木同朽腐尔等勉之诚能建立大功高爵厚赏朕所不惜若懦怯无勇或失机僨事军法具在朕不尔私

○三月乙亥

上北征次鸣銮戍大阅召从征将士谕曰尔等有从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者有从朕靖内难者有袭祖父之职者亦有顺天道来归者老者未衰少者方壮今海宇清宁四夷向服独此残虏梗化数为边患尔等相与协力驱除之

太祖皇帝鸿业有万年之安尔等子子孙孙亦享万年太平之泽因言今有必胜之道又言昔薛仁贵狄青之徒皆奋自行伍其功名炳炳在天地间至今谈者想见其风采尔曹勉之悉赐之酒食

○永乐九年闰十二月癸亥

上谕兵部臣曰武臣子孙袭职者未尝知前人建功之难而骤享厚禄鲜不覆坠

太祖皇帝置武学教之欲其谙礼义知古今以图继续为国家之用岁久人心玩愒武学亦不振举军官子弟安于豢养武艺不习礼义不谙古今不通将来岂足为用其申明武学旧规严其课绩毋为文具虚应故事耳

○永乐十年七月辛卯宁夏总兵官安远侯柳升奏请修筑察罕脑儿旧城河冻之时拨军巡逻赐敕报曰修城之策固善未知城成之后守者当用几人人少则难于守备多则难于馈饷朕意此城不过关防一二逃卒若寇猝至不能御之反以资之如何尔更熟议以闻

○永乐十二年四月庚戌

车驾北征驻蹕兴和敕大营及五军诸将曰军令严则人心一功赏明则人心劝行师之要也今或朝发一令而夕不下闻此不严所致将士效力而名不上达此不明所致其立传令及纪功官凡出一令传令官即骑驰报各营将校有功者纪功官随录以闻其有作奸及慢令者亦录来闻

○永乐十五年二月丁卯命豊城侯李彬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往镇交阯且谕彬曰交阯本中国地其人皆朝廷赤子朕怀抚绥勤于夙夜尔久事藩邸忠厚谨饬简在朕心用是付兹重寄尤宜日亲贤人君子效古良将之所为审度事机区画有法庶副朕之委任

○永乐十六年六月戊戌敕交阯总兵官豊城侯李彬曰为将之道在于勇智仁信忠五者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惑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兼此五者乃为良将朕命尔镇绥远夷政当以古之良将为法钦哉

○永乐十七年十一月癸卯命广宁伯刘荣充总兵官仍镇辽东陞辞

上谕之曰尔起自行伍从朕靖内难剿胡寇多效劳绩暨守辽东修饬边备慎固封守俾朕无东顾之忧可谓劳矣自昔人臣勤于前者或怠于后善于始者或不能保终尔其戒之朕惟不忘尔初尔益勉图厥终

○永乐十八年三月己巳朔敕安远侯柳升曰今命尔领兵捕贼正欲除害以安良善须严约束士卒毋纵剪伐桑柘撤毁庐舍发掘坟墓杀害寡弱剽掠货畜以扰吾民盖国以民为本不能抚循而暴虐之是伤其本尔宜体朕至意

○壬申敕总兵官安远侯柳升曰贼屯山寨其众虽少然蝥尾有毒宜加意防慎不可忽易前高风轻进致败不可不戒困乏之道但断其汲道防其走逸书夜勿怠而已

○永乐二十年五月丁卯

上北征次隰宁大阅谕诸将曰兵形犹水水因地而顺流兵因敌而作势水无常形兵无常势能因敌变化取胜者谓之神今先使之习熟行阵猝遇寇至麾之左则左右则右前则前后则后无往不中节矣

○庚午

驻蹕隰宁召英国公张辅安远侯柳升宁阳侯陈懋武安侯郑亨阳武侯薛禄隆平侯张信应城伯孙亨新宁伯谭忠兴安伯徐亨令就营中驰射

上亲观之惟辅升懋连中余或半中孙亨不中被罚罢其领兵之任张信托病不至降充办事官

上谓诸将曰为将之道勇智贵兼全弓马便捷所向无敌勇也计筭深远无所遗失智也智勇全而后可以建功业勇而无智一卒之能耳汝曹勉之

○辛未

驻蹕西凉亭

上申饬诸将曰军中必严肃昏夜不得喧哗遇有警惟静以制之不得妄动寇或遗人口马驼牛羊诸物不可贪取恐为所饵

○癸酉

车驾次闵安下令军中牧放樵采皆不得出长围之外时营阵大营居中营外分驻五军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总之步卒居内骑卒居外神机营在骑卒之外神机营外有长围各周二十里

上召诸将谕曰卿等常从朕征讨百战成功试言今日驱除此寇之策诸将叩头言臣等浅陋惟成算是命

上曰兵法云多筭胜少筭不胜盖用兵之际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驭众之道固须部伍整肃进退以律然必将帅抚士卒如父兄于子弟则士卒附将帅亦如手足之捍头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济至于同列须和协一队当敌则各队策应左右前后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风同舟之人齐力以奋波涛虽险靡不获济尔等勉之

○驻蹕威虏镇谕诸将曰军旅重事朕在营中此心未尝自逸每出一令必审思而后行古人云将者国之辅辅周国强辅隙国弱尔等宜体朕此心果朕所行未当尔有深谋长策即面陈之

○永乐二十一年八月己酉朔

上北征驻蹕宣府宴劳大营五军诸将因大阅时积阴初霁诸军部伍整肃旗旄戈甲精彩鲜丽

上悦顾侍臣曰军容固盛然必将有谋士有勇小大协心乃克成功

○甲寅

车驾次沙岭赐诸将内厩马公二匹侯伯都督各一疋

上谕之曰古人克敌制胜多藉马然必调息有素不然虽有繭云追风之才不济于用尔等所领骑士亦宜精熟训练庶几得力

○庚申

驻蹕万全敕大营五军诸将曰朕不惮劳勤屡率将士以驱除虏寇者非志于用武盖为中国生民计也诸将宜协心奋力夫有精兵十万可以横行天下一人奋躯千人莫

敌今以三十万之众当残虏何患不克况大义既正必有天助汝等勉之奋尔谋励尔勇身先士卒不懈于夙夜将何功不成何名不立关羽张飞皆汉熊虎之将其生也忠贯日月其歿也庙食百世皆大丈夫所树立也古今人才不相下尔等勉之如苟且偷逸不能卓然思奋事至而无谋敌至而无勇以致失机非徒隳败乃功名国有正法朕不汝贷汝等勉之

○乙亥

驻蹕沙城宁阳侯陈懋奏请进止

上遣敕谕曰朕既命尔为前锋军中诸事宜自审几而行岂朕一一所能遥度但昼夜慎密不可疏略当以古名将之事自勉更杜绝儉言庶不误事

○九月辛丑

驻蹕西阳河命参顺伯吴克忠安顺伯薛贵都督吴成苏火耳灰柴永正李谦等率骑士三千探虏声息

上谕之曰孤军远出前无应援若三千人一心虽有勍敌数万猝至可以成功若将无谋士无勇上下离心虽拥数十万之众祇就擒耳卿等从朕征伐皆百战不挫者今深入觐虏若虏有可乘之机能出奇擒获时汝之功昔唐李靖以三千轻骑克复定襄威震北狄卿等岂可多让古人其往勉之

○永乐二十二年二月丁未命阳武侯薛禄率兵讨湖州府叛寇

上谕禄曰寇首恶不过数人必诛之余胁从者宜与分别盖百姓皆有父母妻子岂好逆从乱其间必有不得已者宜约束军士不可滥杀一不辜将帅之罪不有阳祸必有阴谴戒之戒之

○五月戊子

车驾征阿鲁台

驻蹕开平

上召诸将谕曰古谓武有七德禁暴诛乱为首又谓止戈为武盖帝王之武以止杀非行杀也朕为天下主华夷之人皆朕赤子岂间彼此今罪人惟阿鲁台其胁从之众有归降者宜悉意抚绥无令失所非持兵器以向我师者悉纵勿杀用称朕体天爱人之意

○丙申

驻蹕清平镇即元之应昌路是日雨重车皆在后

上谕诸将曰辎重者六军所恃以为命兵法无辎重无粮食无委积皆危道曹操所以屈袁绍者先尽其辎重今诸军皆至而重车在后尔等独不远虑耶遂命分兵接之

抚士卒

上起义师由馆陶渡河遇一病卒仆于地命左右以从马载之左右曰从马非卒所宜乘

上曰人命与马孰轻重人病不能行不载之是弃之矣吾岂贵马而贱人哉且彼从

吾尽力而病吾乃不恤之岂为人父母之道左右皆顿首闻者亦皆感悦

○永乐二年十二月丙戌

上因言管屯官不务劝率军士顾侍臣曰朕在藩邸时数因围猎过田家见所食粗粝知其所苦每亲劳问之无不感悦今屯种军士亦田家若管辖者能知其情时时劳问所苦谁不感奋勤力又曰用人之道亦须先得其心然后可与图功若养之于无事之时用之于感恩之后未有不得其力者

○永乐四年三月庚戌有言戍边军士劳苦者

上叹曰宣府万全兴和诸卫皆临边士瘠产薄未冬先寒朕尝亲历其地将士备御有昼夜不角□羊甲者劳苦特甚今国家虽安然边备未尝弛也宜视腹里官军特加之恩遂命礼部即遣人运钞赐之大小官军人各五锭以罪谪戍者不与仍令谕所司岁给冬夏布必先时支給后时者罪之

○永乐五年六月庚寅赐征南军士家钞各五锭

上语礼部臣曰朕居深宫犹苦炎暑每念军士南征者荷戈深入而又冒触毒郁之气道远未能劳之悉与钞五锭给其家

○永乐七年五月乙未

上谓户部尚书夏原吉等曰交趾弗靖久劳士卒屡涉寒暑虽粮饷不乏而衣履敝坏夫欲人效力而资用不继何以责成功其令广东广西江西四川制衣鞋十万往给之原吉进曰昔楚伐萧师人多寒王巡而抚之三军之士如挟纩彼感人以言尚如此

陛下施实惠谁不思奋交趾余贼臣知其易平也

○永乐八年五月庚寅

上北征次蟠龙山敕清远侯王友等曰士卒从朕远征备极艰难古人为将皆与士卒同甘苦士卒未食不先食朕安得独享滋味凡军中所获牛羊及光禄寺上供米面诸物悉均给士卒

○六月壬子

驻蹕玉润山

上出营外见病卒谓翰林学士胡广侍讲杨荣等曰士卒从朕征战令旋师在途去家渐近而病固如此若不收恤必致流离遂命中官周视营内外将士有病悉给医药仍命诸将善抚军士之有病者毋令失所

○七月丁卯

车驾次开平宴劳将士命以所获牛羊悉分诸将给军食

上谓侍臣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肉也但念士卒艰难朕虽食之岂能甘味故宁已之侍臣曰臣等比见

陛下服御供具俭约盖将帅有过之者

上曰朕往时在军中皆然不独此行但此行尤念士卒劳苦也

○永乐九年十二月壬寅

上谕工部臣曰雨雪连日朕与卿等犹不免惮寒何况下人京城之中军士最艰难有出征者有守卫者独妻子在营此际寒冻不能出门户而薪炭踊贵数倍盖有饮食不能以时者今抽分处积薪不少每户给百斤出征者三倍不可稽缓

○永乐十二年四月辛未

上北征驻蹕清风壑命大营五军诸将但官军有疾令太医给药未痊者遣人护送还万全休养因谕安远侯柳升等曰士卒是将帅手足将帅非士卒不能独成功若为将素不得士卒心猝有缓急能出力相援耶尔等宜尽心抚恤无令失所

○永乐二十年四月辛卯

上北征驻蹕宣府命太医院增医士于各营谕之曰将士国家爪牙今从征在外朕夙夜念其艰难食则虑其饥衣则虑其寒惟恐有所失者盖风雨寒暑饥饱忧劳不调皆足致疾况一身远役哉其令医者朝夕巡视各营将士有疾者与善药勿苟为文且

○永乐二十二年五月己卯

上北征驻蹕开平适两卒士有后至而沾湿者时其地尚寒

上遥见之指示诸将曰士卒将帅所资以成功名抚之至则报之厚古人有言视卒如婴儿可与赴深溪视卒如爱子可与之俱死今方用之为国家除残去暴奈何不恤

大明太宗文皇帝宝训卷之四终

大明太宗文皇帝宝训卷之五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报功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辛丑

上闻奉天征讨将士以赏典未行有怨语者敕谕之曰朕举兵靖难尔辈多立功劳朕未尝忘其赏典未行盖由所司功状未上功状明而后论赏此岂一日所能就哉昔中山武宁王从我

太祖高皇帝开拓疆土混一之功十居其九二年之后赏典方行不闻当时有一语之怨今才踰月而尔辈有后时之悔不亦过乎向战斗之际虽遇小捷咸即论报岂当大定之后乃遂忘尔哉已敕所司速上功状尔等所具事迹务尽详实或有谬误不实许自陈自陈改正毋为诡妄以速愆尤庶几公道明人心服

○十月丙辰享

太庙毕遣官祭功臣于鸡鸣山庙先是礼部侍郎宋礼言功臣自有庙请罢

太庙配享但于本庙祭之

上曰

先帝所定配享不可罢又曰此皆佐命开国之臣既自有庙俟

太庙享毕亦别遣官即其庙祭之于义可也著为令

○永乐六年六月丁酉济阳卫故指挥同知逯兀刺赤之子原成既袭职目眚不能视事兵部侍郎方宾奏请罢之

上曰有疾其职可罢其父有劳禄不可罢与之全俸俟有子长成仍令袭职

○永乐八年四月丁酉

车驾北征驻蹕清水源抚宁县老人张甫通迁安县老人何彬督运皆至

上闻而嘉之谓兵部尚书方宾曰忠义之心人人有之此两人皆以白衣随军督运而所领之众如期皆至非抚绥有道岂能得其如此凡有功者赏朕何爱于一官可皆授本县县丞免视事使优游安佚以终其身

○永乐十年六月庚午兵部尚书方宾等引奏奉天靖难故官子弟比试袭职

上可之已而复召宾等谕曰朕适见所引故官子弟比试者不觉愴然盖初举义之时其父兄忍饥冒寒艰苦百战不幸有死于战阵或歿于疾病今观其子弟皆穉弱若令如例比试而后袭职必未闲武事而因是绝其俸禄无以自存矣今可令袭职给全俸俟长成比试不中罢之未晚

○永乐十五年七月甲戌行在兵部尚书方宾言幼官袭职者有免缺例不应袭

上曰命武臣当察其勇智怯懦及武事如何岂当论相貌孙臆既别智尚可用况立军功者皆望禄及子孙一不得袭即禄绝矣此人将来生子当不复免缺岂可绝其禄命袭之

○永乐十八年十一月壬午升山东安丘县知县张旃为山东布政司左参议县丞马拯为右参议并赐钞币袭衣先是反贼宾鸿等攻围安丘甚急城中素无兵备拯仓卒率民男女婴城死守贼不能攻而官军继至贼败走事闻

上曰将帅虐民纵贼县官能御贼保民人但坚志奋力何事不济旃等宜宠异之故有是命

恤旧劳

○永乐三年正月庚申

上谕户部臣曰数年用兵北京顺天永平保定供给特劳非休息二三年不能复旧可免三府田租二年又曰凡人尝同劳苦者后来安逸亦当同之尝见前世人主一旦富贵顿忘向来所共艰难之人朕甚不取夫昧己心以失人心为庶民且不可况人主乎

○永乐四年四月丁卯鸿胪寺臣奏顺天府老人三十余人谢优免税粮

上曰耆老远来不易光禄寺与酒食礼科与道里费遣归进诸老人谕之曰往者连年军旅北方之民供给劳困朕未尝忘之比岁农种如何民力稍复旧否诸老人叩首曰仰赖

陛下鸿恩苏息调养渐复旧矣

上曰朕久居北京心念之屡欲来但念民力未复恐重困之今若等归谕勉乡人子弟勤力务本相劝为善毋为不善斯汝耆老之职复叩首谢

上顾侍臣曰今北方之民如人重病初起善调理之庶几可安不然病愈重朕所以夙夜拳拳也

○永乐六年六月庚辰诏谕北京文武群臣曰北京军民数年之前或效力戎行或供亿师旅备历艰难平定以来劳悴未苏比以营建北京国之大计有不得已重劳下人然隐于朕怀不忘夙夜屡敕诸司务隆体恤而任事之人略不究心驱迫严苛贪渔剥削致其穷悴赴诉无所以廉得其实悉寘于法自今北京诸郡不急之务及诸买办悉行停止其民之流移来归者免赋役三年奉天靖难始终报效之家厚加存抚尔等其恪遵朕言违者不宥

○十月丁酉敕甘肃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曰得奏欲于巩昌易取西平侯家所畜善马以充孳牧昔

太祖高皇帝时勋臣之家皆令畜马盖相与共享富贵之意朕遵承惟谨尔此举虽出为国然非朝廷优待勋臣之道其止勿言

○永乐七年三月丙寅敕行在刑部都察院北京行后军都督府曰北京军民昔同艰苦供亿馈运城守攻战万死一生朕未尝忘之今巡狩至此宜加恩泽凡奉天征讨将士及始终报效人民除十恶强盗不原其余有犯不分已未发觉皆释之已发充军者官复原职军还原伍民还原籍

○永乐九年正月辛巳顺天府香河等县民奏所收官草因雨浥澜而法司坐以侵欺责偿甚急乞宽恤

上曰北京近县之民朕昔用兵终供馈虽劳不厌今国家无事纵有侵欺犹当以前劳宥之况无侵欺可枉之乎特命释之人赐钞五锭为道里遣还

○十二月乙未雨雪寒甚

上御武英殿召礼部尚书吕震谕曰昔奸臣构凶朕率师征讨当风雪苦寒之际将士有堕指裂肤者而勇气不衰今

宗社已安朕居天位适对此景思昔艰难惻然动心凡诸靖难将士各赐之钞都指挥人三百贯指挥二百五十贯千户卫镇抚二百贯百户所镇抚百五十贯旗军百贯故官并总小旗父兄尝在军中冻伤者皆如例

○永乐十年六月癸亥刑部侍郎张本言浙江送至奸恶郑公智外亲宋濂之孙请如法罪之

上曰濂名儒事

皇考于开创之初尝有劳矣其子孙虽奸恶之亲而论濂之劳当宥可宥之遣归

○辛未命礼部赐奉天靖难子孙袭职者钞都指挥袭久者一百五十锭初袭者一百锭与赏者金吾右卫指挥陈兴等四百七十六人

上顾谓侍臣曰诸将与朕同起艰难亦当同享安乐而今有亡歿不逮者矣虽有子孙袭职岂能悉得其所昨在宫中对诸子诸孙甚乐因念及诸将子孙心不能已故加之恩盖朕于一饮一食之际未尝不思艰难之时学士胡广等对曰

陛下所以得众心保洪业盖在于此

保全功臣

○永乐四年二月己卯

上命兵部凡军官有罪谪戍边立功者悉复其职因曰玉有玷磨之可使莹衣有垢濯之可使洁人性皆善艰难顿挫之后岂无悔过之意哉

○永乐五年十二月甲午以

太祖高皇帝戒饬功臣铁榜及敕旨颁赐武臣复谕之曰自昔人君有天下皆赖将臣以靖祸乱功成治定则期共保富贵以贻子孙然往往不能保全而至于覆败盖亦为臣处高位者易至于骄纵冒刑宪者多至于怙终人君代天理物赏善罚恶一出至公苟有毫发偏徇则何以服天下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立法垂宪传之子孙功臣有犯必训饬再三不悛然后寘于法虽在亲旧未尝曲贷当时天下之人咸谓

太祖英明刚断至公无私朕纘承大统卿等宣力事朕诚愿相与谨守宪度共保富贵而君臣之间事有难处盖盛满之余骄纵于法置而不问则违

祖宗成宪悉处以法则若朝廷少恩今以

太祖戒谕功臣训敕备录于前尔等遵之则福臻逆之将祸及必然之理敬之慎之

○永乐七年七月辛巳书谕皇太子曰比巡狩北京道经昔日战场追念往事怆然寒心又念诸将相从者皆欲保全于永久然人情贵则生骄骄则作过及犯而宥之则枉法罪之又伤恩反覆思惟不若先事致戒君臣之间得保始终今以

太祖高皇帝戒谕功臣铁榜及律条定制并近所授敕谕通录之人赐一本俾时览省以保富贵其在北边者皆已颁给在京师者今发去至即给之尔于此亦可以知保全功臣之道也

○永乐十九年五月壬戌给授阳武侯薛禄惠安伯金王永顺伯薛斌铁券并封赠其三代诰命

上谓禄等曰卿等朕久勤劳亦多所以致此不易矣但人情位高易骄禄厚易侈宜思得之不易保之惟艰则安荣始终传及后嗣勉之勉之

恤刑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甲午

上谓刑部都察院臣曰前敕法司囚人入米赎罪以省转输之劳近闻有贫不能致米忧戚而死者期欲生之乃速之死非朕本意自今凡人命十恶死罪强盗伤人者依律处决其余死罪及流罪令挈家赴北平种田流罪三年死罪五年后录为良民其徒罪

令煎盐杖罪输役如故自愿纳米赎罪者听仍选徒罪以下罢黜官假以职名俾督民耕种三年有成绩寔授无成仍坐原罪

○永乐元年十月己酉大理寺卿薛嵩等奏各布政司上所部具狱凡死罪百余人请分遣御史临决

上从之顾谓都御史陈瑛等曰人命至重既绝不可复续夫治狱得情尤难鞭朴捶楚之下罪人成于锻炼者往往有之今百余人之中岂能必其皆无冤枉尔分遣御史宜具书慎刑之意授之使论决之际详探其情非其情者即与辨释必揆之以理理不可生然后刑之则彼虽死无所恨矣

○十一月戊寅锦衣卫臣奏抵殊死罪一人请决

上审知有可矜之情特宥之使屯戍兴州且谕刑部尚书郑赐等曰人无不可为善此人一时迷误犯罪当死朕矜其情故宥之使屯戍在彼得改过自新在国家得一人耕可以食数人则亦有利自今罪人于法当死而情可矜者准此例

○闰十一月甲子

上因与侍臣论慎刑

上曰孔子云何以守位曰仁法司每奏死囚当决朕未尝不反覆究思稍有一毫可生之情即从宽减犹虑狱讼不得其平故尝敕诸司慎恤又曰往年朕躬临战阵凡所俘获亦未尝轻戮一人况今日为天下之主可妄杀哉

○十二月丁丑锦衣卫臣奏福建送至乱寇若干人法当弃市

上曰朕尝许以不杀今杀之是不信不信则后来者之路塞矣俱宥之谪戍边锦衣卫臣复奏寇有妇女一人本掳掠得之今已为妻合当俱发边

上曰本吾良民不幸为寇所掠可释归原籍

○永乐二年四月丁丑

上谕三法司官曰天气向热狱囚淹久必病病无所仰给必死轻罪而死与枉杀何异今令江府六部六科协助尔等尽数日决凡死罪狱成者俟秋处决轻罪即决遣有连引待辨未能决者皆令出狱听候复谕之曰古人治狱每于死罪中求生道今不可使罪无大小皆沦于死地刑罚公则民畏刑罚滥则民玩不可不谨

○九月丙寅刑部言有千户违法缝夹皮为鞭灌桐油其中以决罚人罪当杖

上曰制皮鞭罚人取其柔薄盖刑具之轻者示辱而已今用皮鞭又灌油其中伤人甚矣用心残酷如此岂可使长人杖之仍罢其职

○十月丁酉刑部尚书郑赐等奏会诸司官录囚

上召诸司官谕曰理刑必务明慎譬诸农人之耘为去稂莠也若心不存则视有所不见而并良苗去之矣刑以除凶人若心不存则察有所不明而并善人害之矣尔等宜尽心不可怠忽

○十一月甲辰

上御奉天门录囚多所矜宥囚已皆出午门尚虑有枉抑者复召锦衣卫指口程远鸿胪寺少卿郇旂等谓曰囚皆久困于狱而乍至朕前久困则虽枉而不求辨初至朕前则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则刑罚岂能皆当尔等更以朕言从容审之果其有辞即来白

○永乐四年五月庚寅

上召三法司官谕之曰朕屡命尔等决狱贵明而无滞明则有罪不与无罪者同免滞则无罪将与有罪者同困前日刑部言辽东卫官纵军士往高丽者一指挥专理屯田未尝与知而一概逮系久不< [] 毬-金 >决至于病危假令病竟不治此人何罪即是法司枉杀之司理之职重民命为本辅君之道施仁政为务尔等任大臣掌邦宪而怠忽若此耳今天气已热除犯斩绞罪系之其徒流以下皆令知在听发遣庶几瘦死无及于轻罪

○八月丙辰三法司奏教诱齐王为不轨者数人罪当弃市

上曰既死则不可复生更慎之齐王朕亲弟其素性狠复朕尚不能化之何可尽诱他人再详审之

○十一月己卯法司进月系囚数

上阅之凡数百人大辟盖十之一谓刑部尚书吕震大理寺少卿虞谦等曰既非皆死罪今天气寒沍而悉系不决必有死不当罪者谁之过耶凡杂犯死罪以下约二百悉准赎罪例发遣大辟系德决

○永乐六年九月己酉刑科都给事中张信劾奏刑部都察院淹禁罪囚致有瘦死于狱者

上恻然曰朕数命法司无滞狱即汝为称职乃视人命如草芥遂召尚书吕震等切责之曰汝坐享厚禄而饮酒嘻嘻不事事罪人无轻重骈死狱中汝不恤汝不畏鬼罚不畏朝典耶期三百除大辟罪余杂犯死罪以下悉< [] 毬-金 >决违者不宥

○十一月丁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言大辟囚三百余人已覆讯皆实请处决

上令行人持节谕之有冤抑许自陈又召五府六部及六科官谕之曰三百余人未必人人皆得其实情一有不实则死者衔冤尔等更从容审之一日不尽则二日三日便十日亦何害必使其无冤大抵人之实情难得有言语便捷輒驾虚词掩实情者有讷于言虽怀情实而口不能发者湏详悉以听亦不可以刑迫之近有僧贴匿名榜言县官贪污法司推问疑一吏与之有隙遂极榜掠吏不胜即引服僧之从者悯吏无辜赴官首其事逮僧鞫之果得实向使僧之从者不言岂不枉杀此吏法司以刑迫人往往有此弊今三百余人宁无一二人冤抑尔等其详审之既而得释者二十余人

○永乐七年闰四月丙辰行在刑部都察院录囚

上谕侍郎吴盛等曰古人□□断罪必出至公谓之钦恤者欲其敬慎惻怛使有罪者不幸免无罪者不滥诛一归至当而已后来之弊如楚伯州犁高下其手以教系囚汉

于刻刻吏必为朝廷歛怨于平民卿等不宜有此有此者宜速改之

○永乐十一年四月己巳敕谕三法司官曰尔等职典刑狱讞议之际必务详审罪入大辟者先< 罪 疏 金 >情实来闻而继以五覆奏必不可恕而后诛之则死者无憾尔宜夙夜敬慎毋为深文苛察毋以爱憎为操舍务使法平讼理以副朕钦恤之意其或肆情徇私罚及无辜虽或目前苟逃刑宪天地鬼神鉴临在上不尔贷也尔其省之

○癸酉行在刑部奏决囚其间有于律虽轻而论情则重者请寘重法

上曰律者法之平今欲轻重之罚虽当民弗信矣其如律

○永乐十二年十一月甲辰命法司及北京行部录囚

上谕之曰方今严冬圉圉有罪者固难决放无辜者并受幽繫饥寒瘦死非德政也尔等即具成狱及所疑者进来朕亲阅之

○永乐十三年十月壬辰法司奏冒支官粮者

上怒命戮之刑科覆奏

上曰此朕一时之怒过矣其依律自今犯死罪皆五覆奏著为令

○永乐十四年五月甲午总兵官都督金玉等擒获山西广灵等县山寇刘子进等百三十五人械送至京

上谓行在刑部臣曰此徒本皆良民或因饥窘或为官府虐害不得已相率为盗可止罪其首恶以示惩戒余皆免死发交陞南丹奉议河池向武五开铜鼓各卫充军

○永乐十七年十二月庚辰令自今在外系囚当死者悉送京师会官审录无冤三覆而后决之

上谕法司曰刑圣人所慎盖轻者残肌肤重者戕性命匹夫匹妇不得其死有干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灾朕屡诏宽恤然虑在外诸司罔体朕意滥及非辜故令死罪咸送京师审录尔等会审之际尤须敬慎不可轻忽

宥过

○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甲申升都指挥使景福为右军都督佥事都指挥佥事薛贵为后军都督佥事徐甫为浙江都指挥同知并加赐赉初

上升功臣福等以有罪不预至是

上谓兵部臣曰诸将士从朕征讨出万死一生一资半级得之良难而武人不谙礼义易于犯法朕既弃过录功即可如例升赏于是福等皆预恩命

○永乐元年五月乙未敕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曰比闻大宁诸卫官军多逃于口外相聚劫掠罪本难容朕念此辈皆

太祖皇帝所养东征西伐尝奋效劳后出一时畏罪逃聚衣食无资遂至劫夺陷为盗贼改过无由可即差人赍敕往谕朕意既往之罪咸释不问宜革心悔过各复职役庶几父母妻子相安于无事若执迷不悛发兵剿捕祸及阖家悔之无及

○六月丁卯泉州卫金门千户械送所获海岛逃民至京师言其数尝劫掠海滨请

诛之

上曰或者其初窘于饥贫不然则有司失于绥抚逃聚为盗盖非不得已命释之且问曰尚有逃聚未归者乎对曰多有之因遣赈敕往谕之敕曰尔本国家良民或因于衣食或苦于吏虐不得已逃聚海岛劫掠苟活朕念好生恶死人之同情帝王体天行道视民如子当洗涤前过咸俾自新故已获者悉宥其罪今就俾赈敕往谕尔等朕已大赦天下可即还复业安土乐生共享太平若执迷不悟失此事机后悔无及其后敕书至彼皆相率来归矣

○十月乙丑兵科给事中言今天下卫所官吏所进军马文册或额数盈朒或姓名互异或不用印信或书名不称臣或不著年月日若此者众无诚敬之心皆当逮治

上曰人才力不齐而军马之数繁或短于计数或成于迫促容有谬误姑释勿问其条举所失诘之俾更详具进来

○永乐二年二月戊寅大理寺臣奏市民以小秤交易者请论违例律

上问工部臣曰小秤之禁已申明否对曰文移诸司矣曰榜谕于市否对曰未

上曰官府虽有令民固未悉知之民知令则不犯令不从则加刑不令而行之不仁其释之

○三月己巳

上召六科都给事中马麟等谕曰为治贵得大体比尔等< 足 铤-金 > 驳奏牍一字之误皆喋喋以言琐碎甚矣吏治文书丛脞积累其精力有时而敝岂免错谬自今奏内有数日月日等字错谬者皆令从傍改注用印盖之不必以闻麟等言奏内有不称臣者此当罪之

上曰下岂敢慢上或一时急遽漏写有之必非故违亦令从傍增之因曰尔等在朕左右天下何弊当革何利当兴何处军民未安何人奸邪未去当历历言之勿隐若此细故可略也

○四月丙戌车里宣慰使刁暹答遣人谢罪初刁暹答擅发众侵威远州地掳其州官事闻

上命西平侯沐晟遣人谕之如其不悛调兵剪灭于是刁暹答惧还所掳知州及威远州之地遣弟刁腊等诣京贡马及方物谢罪都察院臣奏宜先下刁腊等于法司而后逮问刁暹答庶几以示惩戒

上进都御史陈瑛语之曰蛮夷禽兽之性稍不相得辄相仇既能改过即已不必与校今改过而复罪之如其不改何以加法遂已

○甲午敕谕广东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曰往岁都督观奏钟均道已死朕即不复究理今布政司言其尚欲调兵剿捕事之未明不足深究尔等但尽抚绥下人之道无为多事以扰害之夫上有爱民之实将下无失所之民民既得所自不为患且人孰不欲为善间为不善亦有出于不得已者既能改过亦务容之无绝其自新之路若此人果

在能不为非即听其安生乐业不必究问今九夷八蛮自昔未归附者皆授以名爵苟钟均道果不死能幡然遵

太祖皇帝待杜回子之道处之岂忍山林而不在吾化育之内哉钟均道南雄韶州诸郡之间闻

上即大位遂潜伏无踪迹其党亦散相传有言其未死者终无实验云

○永乐四年二月癸未敕谕八百大甸军民慰使刁招散曰前以尔不恭朝命阻遏使臣

遣使发兵索左右为恶之人且谕使者尔能伏罪止兵勿进兵初入境尔遣人悔过请罪使者遵命回军云南今念尔幼稚且念八百之人皆朕赤子已悉宥不问继今宜改心易虑上顺天道毋怀谲诈以蹈前愆庶几保土安民永享太平之福

○四月甲子礼部言广西岁贡生员考不中式者二人于法学官罚俸一年提学官当杖

上曰姑宥之侍郎杨砥等复言此定法也宥之无以示惩

上曰远方之人渐化者浅教道未易行不可概论夫立法虽有定论行法当量人情有定论则民知所守量人情则民用不冤姑宥之生员遣归进学再贡不中式一论如法

○五月丁酉都督程达有罪

上特宥之命随西平侯沐晟立功自赎遂敕晟曰都督程达犯死罪今惜其才特宥之使从尔立功盖其才足当一面其余文武官有罪发立功者各量罪之轻重察才之高下而用之用当其才成功可必既而顾侍臣曰君人之道犯极恶则不宥有小善亦不弃人孰无过论小过而废大善则为善者怠亦孰无才若录小才而免大恶则为恶者肆故恶之难容者乃不论其才才有可用者乃可略其过如此则善善恶恶皆不失矣

○六月丁亥先是命平江伯陈瑄督海运诣天津卫所部海舟必约日同发不得先后违者治本舟部运官罪至是瑄遣人奏三十余艘违约五日方行虽同日俱达亦无所损然违同发之约应罪各舟部运官以戒后来

上曰姑宥之顾谓侍臣曰始患海寇为患故敕令同发今已济而无损虽违约当愆然海道甚艰其功可以赎过一凡用人者录功而略过则人奋于功若计过而略功则救过之不暇何暇功哉

○十月丙辰先有吏科给事中犯法系狱至是其父代陈情愿改过自效

上命释之仍谕之曰再犯不宥矣已而顾侍臣曰被罚不悔则为恶之心确知罪思改则向善之心萌故许其自新而戒其再犯侍臣对曰昔圣人于怙终加贼刑正谓此也

○永乐七年正月辛未复贵州都指挥佾事俞让官初让买番人为奴奴杀人叛去

事连让罪应流

上知让前征交趾有功且才能可用谕兵部臣曰古者用人取其长弃其短故无遗才而有成功人孰无过亦孰无良心上能宽假之下亦必思悛故秦穆公不废孟明卒胜晋而兴霸业朕尝爱惜人才苟有所长必不以微瑕弃之今让之罪惟不能检束奴耳可恕遂有复职令从

○永乐九年三月丙子直登闻鼓给事中言有县官以赃罪谪戍边击鼓陈者

上命三法司审之曰无令负冤三法司讯之其人言实受赃盖年踰七十昏眊致此不敢逃刑惟

上天地大恩幸垂哀悯当改过自效三法司以闻

上曰老而不戒得无足恤但临罪能悔可恕姑屈法宥之然其年已七十虽改过无所用令还乡为民

○己卯刑部奏民有盗劝善书者于律凡盗当黥发戍边

上问黥未对曰已黥

上曰朕尝命尔等罪当黥者具所犯来白若情可矜悯者免之盖黥即为弃人欲改过无由矣况盗劝善书原其心在好善但取之不以道耳岂可比盗财者概黥之其免戍边又令锦衣卫去所黥字

○永乐十二年二月甲申兀良哈福余泰宁朵颜三卫纳赎罪马至辽东敕都指挥王真等每马予绵布四疋初三卫尝窃掠边戍敕令纳马三千疋赎罪至是马悉至

上曰蛮夷之人服则赦之故命予布

○永乐十六年二月癸巳民有告言湖广随州及枣强县藏各处逃民五百余户有出入官府蠹政害民者有左道惑众者有肆行劫掠者不治为患将甚

上曰人孰不欲保聚乡里为良善此盖厄于饥寒而有司不能抚绥故耳可遣一循良御史往谕之归不湏治罪遂命监察御史欧阳和行和至谕以德意民间

上不治其逃徒罪皆欣欣出首服和悉散遣归惟出入府官蠹政害民及动众劫掠者论之如法

○永乐十七年正月丙寅监察御史李伟奏江西新淦县逃匠雷剑南等聚众拒捕

上命都督马聚都指挥刘忠领兵捕之未至而布政司按察司奏剑南等自诣归罪

上览奏谓侍臣曰民非甚不得已孰肯以父母妻子罹死亡之祸此有司失于抚绥命皆宥之遣使驰召聚等还

○永乐十九年三月丁亥诏谕瓦刺部落曰瓦刺部落往年寇边之罪已在赦前一切不问自今其头目人等能摅诚来归悉授以官初瓦刺为土鲁台所败其部众流散有近我边境者惧为边将所执故下诏安之

清释道

○永乐五年正月辛未直隶及浙江诸郡军民子弟私披剃为僧赴京冒请度牒者

千八百余人礼部以闻

上怒甚曰

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听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编军籍发戍辽东甘肃又叹曰朕遵承旧制一不敢忽下人尚纵肆如此何况后来此不可宥此辈皆民螟螣不可蕃育

○九月庚午直隶苏州府嘉定县僧会司奏县旧有僧六百余人今仅存其半请以民之愿为僧者令披剃给度牒不听

上谕礼部臣曰国家之民服田力穡养父母出租赋以供国用僧坐食于民何补国家度民为僧旧有禁令违者必罪

○永乐十年五月丙午

上谓礼部臣曰佛道二教本以清净利益群生今天下僧道多不守戒律民间脩斋诵经动辄较利厚薄又无诚心甚至饮酒食肉游荡荒淫略无顾忌又有一种无知愚民妄称道人一概蛊惑男女杂处无别败坏风化洪武中僧道不务祖风及俗人行瑜珈法称火居道士者俱有严禁即揭榜申明违者杀不赦

○永乐十六年十月癸卯

上以天下僧道不通经典而私簪剃者多命礼部定通制榜示天下今后愿为僧道者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父母皆允方许陈告有司行邻里保勘无碍然后得投寺观从师授业俟五年后诸经习熟然后赴僧录司道录司考试果谙经典始立法名给与度牒不通者罢为民若童子与父母不愿及有祖父母父母无他子孙侍养者皆不许出家有亡命避罪出家者并寺观住持罪之

怀远人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丁亥

上谕礼部臣曰

太祖高皇帝时诸蕃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来输诚来贡者听尔其输之使明知朕意

○永乐元年二月丁卯户部尚书夏原吉言云南麓川平缅宣慰司土官思伦发原输差发银六千九百两续又增办一万八千两今思伦发卒前此有亏兑者皆已蠲之近西平侯沐晟言以后续认者难于为额俟二三年民食给足可令再输

上曰驭夷之道使知归向朝廷不失臣节可矣岂资其利耶止以原额为定增办者悉除之

○九月己亥礼部尚书李至刚奏日本国遣使入贡已至宁波府禁令凡蕃使入中国不得私载兵器鬻于民宜命有司会检番舶中有兵器籍封送京师

上曰外夷向慕中国来修朝贡危蹈海波跋涉万里道路既远资费亦多其各赉以

助路费亦人情也岂当一切拘之禁令至刚复奏兵器民间不得私畜则亦无所鬻惟当籍封送官

上曰无所鬻则官为准中国之人市之毋拘法禁以失朝廷宽大之意且沮远人归慕之心

○十月甲戌西洋刺泥国回回哈只等来朝贡方物因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徵其税

上曰口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不听

○永乐二年二月丁丑

上召毋连河等处朝使至前问劳之久而退

上顾侍臣曰夷狄之人万里来朝若不与之相接稍垂顾问彼必不乐侍进曰

陛下怀柔远人之恩至矣但向所问者皆田猎之乐其人民畜产未尝一言及之臣愚窃所未喻

上曰田猎是其性之所欲若问其人民畜产彼心必疑朕方怀柔远人岂可使之疑也

○五月甲辰礼部尚书李至刚等奏琉球国山南王遣使贡方物就令赍白金诣处州市磁器法当逮问

上曰远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朝廷于远人当怀之此不足罪

○九月壬寅初中官往使真蜡将归有随从军三人遁索之不得国王以其国三人从中官归补伍至是礼部引见

上曰中国人自遁何预彼事而责偿且得此三人语言不通风俗不谙吾焉用之况其皆自有家宁口处此尔礼部给之衣服予道里费还真蜡尚书李至刚等言臣意中国人必非遁于彼者或为彼所匿则此三人亦不当遣

上曰不用逆诈为君但推天地之心待人可也

○福建布政司奏暹国遣使与琉球通好其舟为风所漂至岸官已籍记舟中之物请命

上谓礼部尚书李至刚等曰两国通好是蕃邦美事具舟为风所漂正宦矜恤岂可利其物而籍之乡有善人犹能援人于危助人于善况朝廷统御天下哉其令布政司舟坏者为之修理人乏食者给之粟俟便风其人欲归或往琉球导之去

○十一月庚戌

上御奉天门视朝西北诸胡来贡命光禄卿赐食既罢礼部尚书李至刚进曰西北诸胡

陛下抚绥皆已向化边境已宁

上曰人恒言以不治治夷狄夫好善恶恶人情所同岂间于华夷抚之有道未必不

来虎至暴扰之能使驯帖况虏亦饥食渴饮具人心者何不可驯哉但有来推诚待之耳

○永乐三年正月乙丑湖广都指挥谢凤等奏招谕答意等五寨生苗皆向化刻箭为誓不复叛乱

上谓掌前府事隆平侯张信等曰蛮夷虽顽犷然亦有信义今既向化当以信抚之稍有侵扰彼将不直朝廷其以所刻箭付湖广都司藏之仍戒饬有司务尽怀绥之道

○永乐四年正月戊戌

上宴群臣于奉天门蛮夷酋长预宴者皆起舞称寿曰臣等生居绝域习见僻陋今日获睹天朝太平乐事之盛臣死且有光

上曰朕为天下主使天下之人皆同享此乐朕之心也众欢呼称万岁

○永乐五年六月癸卯

上问礼部臣近四夷之情何如对曰蛮夷由来叛服不常数年

陛下怀之以恩待之以礼今皆悦服无复反侧之意

上曰朕素待之以诚彼或不诚亦不与校故亦有感激愧服者孔子尝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圣人之言万世可行

○永乐六年十二月己卯云南孟良府土官知府刀交遣其弟贡象及金银器皿礼部言刀交尝构兵攻劫邻境谲诈不诚宜却其贡

上曰蛮夷能悔罪来朝可嘉矣往事不足深责命受之而赐之钞币

○永乐八年十一月癸未赐国子监琉球等处生李杰等并其从人冬衣靴袜既而从容与群臣语及之礼部尚书吕震曰昔唐太宗兴学校新罗百济皆遣子入学当时仅闻给廩膳未若今日赉与周备也

陛下圣德前古未有

上曰远方慕中国礼义故遣子入学必足于衣食然后乐学我

太祖高皇帝命资给之著为令典所谓曲成万物而不口者朕安得违之

○十二月丁未敕谕鞑靼太师阿鲁台曰尔遣脱忽歹等来言元氏子孙已绝欲率部属来归尔此心朕具悉之朕奉天下君惟欲万方之人咸得其所凡有来者皆厚抚之初无远近彼此之间脱忽歹又致尔言谓瓦剌之人非有诚心归附彼如诚心归附当遂献传国之宝矣彼诚否固不可必而朕未尝重此宝也自昔尧舜禹汤文武数圣人主天下岂有此宝盖帝王之宝在德不在此如必以此为宝则元氏得之当永保天位福及子孙何至衰败凋落如今哉脱忽歹等回特遣指挥岳山镇抚丁全等偕行谕朕之意并赐尔彩币至可领也

○永乐九年二月甲辰督罕提吉儿女直野人头目马吉你等来朝置督罕河卫命马吉为指挥余为千百户镇抚赐诰印冠带裘衣及钞币有差

上谕翰林学士胡广等曰朕非欲并其土地盖以此辈贪残自昔数为边患劳动中国至宋岁赂金币剥及下人膏血卒为大患今既畏服来朝则恩遇之从所欲授一官量

给赐赉捐小费以弭重患亦不得不然

○永乐十年六月辛酉辽东建州卫指挥僉事李显忠奏塔温新附人民缺食乞赈贷之

上谓户部臣曰薄海内外皆吾赤子远人归化尤宜存恤其即遣人发粟赈之毋令失所

○永乐十一年五月庚寅国子监琉球生模都古等三人奏乞归省

上谓礼部臣曰远人来学诚美事思亲而归亦人情宜厚赐以荣之遂赐彩币表里裘衣及钞为道里费仍命兵部给驿传

○八月乙丑命镇远侯顾成充总兵官都督梁福等副之统率湖广贵州二都司及武昌三护卫所调官军二万人剿捕台罗等寨反叛苗寇

上谕之曰蛮夷叛服不常盖其素性今讨之非难但虑杀伤过多耳卿等至境上且按兵勿动已遣人赉敕招谕如招谕不服进师未晚

○永乐十四年六月乙亥广东儋州土官同知王贤祐率生黎峒首王撒黎佛金等来朝贡马赐钞币遣还

上谓行在礼部臣曰黎人远处海南素不沾王化今慕义来归而朝贡频繁殆将困之非存抚之意自今生黎土官峒首俱三年一朝著为令

○永乐二十一年十月甲寅

车驾北征驻蹕上庄堡宁阳侯陈懋为前锋遇鞑靼王子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属来归懋遣人驰奏仍附进也先土干奏书其略云臣也先土干穷处漠北旦暮迁徙不常又见忌口阿鲁台几为所害者屡矣危不自保仰惟

陛下体天心以爱民今四海万邦皆蒙覆载生育之恩岂独微臣不沾洪化谨率妻子部属来归譬诸草木之微得依日月之下沾被光华死且无憾谨昧死陈奏

上以示群臣且曰鸟兽穷则依人黠虏亦然但彼既来归我湏怀之以恩即日敕宁阳侯陈懋曰也先土干顺天道来归诚心可嘉宜厚抚绥其家及其部属其赉财孳畜一毫勿有侵损庶不孤远人来归之心敕也先土干曰尔智识卓越灼知天命亲率部属来归可谓超群出类者矣朕览奏良用嘉悦尔以诚心归朕朕以诚心待尔君臣相与同享太平之福于悠久已敕宁阳侯陈懋偕尔同来在途爱重以副朕怀也先土干者在虏中尤以黠桀自豪云

○己巳

驻蹕天地宁阳侯陈懋以也先土干及其部属入见也先土干遥望

天颜尚有惧色

上命稍前与语遂备述诚悃久愿来归但为阿鲁台等牵繫今幸见

陛下是天赐臣再生之日也

上曰华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赤子岂有彼此天道

恒与善人为君体天而行故为善者必锡之以福尔今顺天道而来君臣相与共享富贵勿忧也先土干及其部属皆叩头呼万岁命悉赐酒馔也先土干退谓所亲曰

大明皇帝真吾主也舍此何适

上谕文武群臣曰远人来归宜有以旌异之其封也先土干为忠勇王赐姓名曰金忠也先土干之来归也其甥把台罕实赞之遂授把台罕都督俱赐冠带及织金裘衣遂赐宴命金忠坐侯之下伯之上御前珍馐悉辍以赐之宴罢御用金杯等物亦辍赐之于是左右皆赞美

上功德之盛

上曰昔唐突厥颉利入朝太宗言胡越一家有矜大自得之意朕所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边境无虞兵甲不用斯朕志也

○乙亥

车驾发万全

上乘马忠勇王金忠一骑后随

上询其虏中事对曰虏中归心天朝者众但为凶渠所制不能自拔耳晚次沙岭赐忠勇王金忠等酒馔又赐敕劳之曰昔呼韩邪归汉突厥颉利归唐身家富贵子孙蕃衍垂名青史永远有光尔明达天道卓然超越于一方天必祚尔及尔子尔孙于无穷芳名伟绩又岂呼韩邪突厥颉利之可拟哉尔其勉之忠拜受译者宣读讫忠及家属部落皆拜举手加额呼万岁

谕远人

○永乐元年八月癸丑敕安南胡< 大互 > 曰朕君临万方体天为治一物失所时予之辜今占城言与尔邻壤尔屡兴兵侵其土地杀其人民剽掠财物占城之人困尔荼毒夫两国土地传自先世而主于天子何得恃强踰越为恶受祸古有明戒然事已在赦前兹不深究自今宜保境安民息兵修好则两国并受其福尔其钦

○永乐三年七月壬子车里宣慰使刀暹答遣头目揽线思奏举兵攻八百大甸宣慰使刀招散哉

上赐敕谕曰八百小丑负朝廷恩德阻遏使臣肆为慢侮固公义所不容然朕为天下生民主体上帝好生之德一民失所朕为不宁彼八百为不善者不过首领数人其下军民皆朕赤子兵行之际宁无多伤况其土官幼弱无知多因奸邪小人教诱所致今已遣使谕其土官改过迁善而索其恶党乃孟朋等若八百执迷不悛尔等即合兵征之但擒其首恶而抚安其众无多杀戮仍择其支属贤者奏闻立之若其悔过服罪即止兵勿进

○永乐四年闰七月己巳云南守臣言缅甸军民宣慰使那罗塔擅加兵孟养杀其宣慰使刀木旦父子请发兵讨之遂遣行人张洪赉敕谕曰人君受命主宰天下必明法令一人心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各安其生朕自即位以来万姓归心四夷听命尔那罗

塔亦克敬顺天道恪修贡抚安一方之人朕甚嘉之今闻与孟养构兵杀其宣慰使刀木旦父子虏掠其人侵其土地何异往者之心也揆之国法其可容乎边臣请发兵问罪朕虑大军之行滥及无辜今特遣行人赍敕谕尔其易心改虑勉循善道还所侵地及虑掠之人自今奉法循理各守疆场以安其民庶几可免前罪如复冥行不悛天讨必加悔将无及

○永乐九年五月乙酉

董卜韩胡头目南科遣人朝贡且言容隆蒙碉门二招讨兴兵侵掠邻境阻遏道路请兵伐之命礼部赐南科彩币表里且降敕谕曰天子上体天道以好生为心今天下之人皆朕赤子抚之一视而无间虽千百中有一二辈为恶造罪然岂可因一二輒累及千百尔以容隆蒙碉门二招讨之恶请兵诛之夫兵戈所过必累善良当别遣人谕令改过若其稔恶不悛发兵未晚宜善抚尔民保尔境土以俟

驭夷狄

○永乐元年正月甲辰设普安抚司以土酋慈长为安抚时慈长来朝言建文时于其地置贡宁安抚司以故父者昌安抚近吏部遵旧制奏罢安抚司然本境地阔民稠岁于普安军民府输粮三千余石且路当要冲旧有湘满等驿乞仍设安抚司督治为便

上曰

祖宗大经大法万世不可改其他若时有不同后世当因时损益以便民者岂可执一而不知变通之道天下之人既以为便则当从之命吏部仍置安抚司改贡宁为普安赐以印章置流官吏目一员隶四川布政司

○三月戊戌镇守贵州镇远侯顾成言金筑安抚司等处每有征讨輒率官军土军兼进有功则皆党之宜令一概操练庶可长久兼用

上遣敕谕之曰卿策固善朕虑土军皆夷人乐散逸而惮拘束若役之同于官军或情有不堪盖驭夷之道当顺情以为治可斟酌行之

○九月甲午西平侯沐晟奏云南车里宣慰司土官刁暹答令其下剽掠威远虏其知州及民人以归请发兵讨之

上谕兵部臣曰兵易动难安一或轻举伤人必多且人有不善以理告谕未必不从果若不从然后加兵则亦有辞昔

皇考之世思伦发为其下所逐初但遣人谕之彼怙终不悛乃发兵殄之此成法也今始遣使赐赉诸夷而遽继以兵自此何以取信且闻车里已纳上威远印信是悔过之心已萌可令云南都司移文谕之若能格心向化不必发兵遂敕晟曰兵重事也危道也不若且令云南都司移文谕之如能格心向化即兵可止若谕之不悛加兵未晚其训练将士以俟

○永乐二年四月癸未麓川平缅宣慰司并木邦孟养二府俱遣人朝贡平缅所遣使者奏木邦孟养数侵其地礼部臣言宜以孟养木邦贡使付法司正其罪庶蛮夷知惧

不敢侵越邻境

上曰蛮夷相攻夺自昔有之执一二人罪之未足以革其俗且事曲直未明而遽罪其朝贡之使祗沮远人向化之心可令西平侯遣人谕之

○永乐四年正月戊戌安南胡<□大互>奏请还前安南王孙陈天平

上从之天平陛辞奏曰臣亡国余孽荷

陛下大德煦育生成得反故国承已绝之宗复已失之位是使亡魄再生朽骨更肉臣虽庸愚实切图报尚望

陛下天地父母曲垂顾终保余龄

上曰自古亡国出奔之君如齐桓晋文皆内有主之故反国而安今尔无主于内徒朕为主于外事之委曲尤切朕心尔其明以烛微智以防患仁以恤下宽以容众庶无后忧赐罗绮纱衣各二袭钞一万贯

○辛酉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晟言哈密忠顺王脱脱为其祖母速哥失里所逐遂遣敕谕哈密大小头目曰安克帖木儿死朕念一方之人无所统属其侄脱脱久在侍卫朕抚之如子遂令袭封王爵仍回哈密承其宗祀抚绥其人比闻其祖母以脱脱不能曲意奉承一旦遂出之然脱脱朝廷所立虽其有过不奏而擅逐之是慢朝廷老人昏耄任情率意不顾礼法如此尔大小头目岂亦不知有朝廷故坐视所为而不言耶朕念此事初非出汝等本心故特敕谕尔宜即归脱脱复其位尽心赞辅之俾善事祖母孝敬如初则尔哈密之人亦永享太平之福于无穷

○四月戊寅车里宣慰使刀暹答遣使贡马复遣子刀典受学国子监初朝廷出师征八百元江军民府遣人助给馈运抵车里之境悉为其守者阻遏时刀暹答从征八百不预阻遏事然惧为元江所构故遣典假受学之名为质冀朝廷不疑之

上识其意谕礼部臣曰质子衰世之事朕推诚待人不由此也进典谕之曰尔远来求学固是美意然使尔父母旦夕惓惓万里之外朕所不忍夫学之大者为忠与孝尔归善事父母常存心上忠朝廷下恤一境之人即此是学且归语尔父尔敬事朝廷之心朕所深知但保终如始决非他人所能间也遂赐典衣服钞币命随贡使同归

○十月癸卯先是兵部尚书金忠等言湖广洪州泊里蛮夷长官司所属蛮民吴兰吴广吴塘华等以妖言聚众为乱攻劫其傍近人民有司招谕不服请发兵剿之

上曰蛮夷作乱亦常事而兵行不免伤及良善其令湖广三司再遣人招谕服则宥之至是湖广都司言兰等闻命皆已从化

上曰蛮夷之人以杀戮为生业岂知有礼义故圣人以不治治之非大逆拒命岂可輒动官军馭夷之道既服舍之可也

○永乐五年十月戊子遣使赉敕谕老挝宣慰使刃线歹曰朕自临御以来抚绥远人无间彼此一以至诚是以九夷八蛮各供职贡尔受朝命为守土之长而比年以来不修朝贡何恃而然安南黎贼父子逆天构祸神人共怒朕命将出师恭行天讨尔不能朝

廷敌忤乃与秀犛僭通助之兵象奸诡如此尔罪奚逃即发兵问罪恐伤及无辜今特遣使谕尔能追悔前过庶图保全不然天谴人罚悔将无及

○十二月甲午敕甘肃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曰得奏哈密指挥法都刺欲设把总官一员以理政务尔湏度其可否及当委用何人朕尝敕哈密官校惟听令于忠顺王若复置把总官则是又添一王而政令不出于一令出不一则下难奉承争强竞胜乱所由生宜审思熟计具可否以闻

○永乐七年四月庚子四川播州宣慰使杨昇言所辖当科笃雍等十一寨蛮人梗化不服聚众劫掠请发兵剿之

上敕昇曰蛮夷反侧不常其来久矣如遽调军即一方之人并受荼毒宜遣人抚谕之不从令镇远侯顾成经略之昇如

上旨遣官赉敕宣朝廷恩德遂皆归化

○永乐十三年正月丁未瓦剌顺宁王马哈木贤义王太平安乐王把秃孛罗遣使贡马谢罪言数年以来仰戴

皇上大恩如天罔极前者不能约束部属致犯边境且拘留诏使皆为左右所误实非本心上负大恩天兵远临死罪万万今惭愧无地痛自追悔伏望天地大德曲赐赦除俾得自新仍朝贡如初

上览奏曰黠虏尚敢巧言文过群臣以为夷狄禽兽不足与较惟天德广大无物不包请姑容之

上曰然遂受献命馆其使

○永乐十七年十月癸未遣使谕暹罗国王三赖波磨刺扎的赖曰朕祇膺

天命君主华夷体天地好生之心以为治一视同仁无间彼此王能敬天事大修职奉贡朕心所嘉盖非一日比者满刺加国王亦思罕答儿沙嗣立能继乃父之志躬率妻子诣阙朝贡其事大之诚与王无异然闻王无故欲加之兵夫兵者凶器两兵相斗势必俱伤故好兵非仁者之心况满刺加国王既已内属则为朝廷之臣彼如有过当申理于朝廷不务出此而辄加兵是不有朝廷矣此必非王之意或者王左右假王之名弄兵以逞私忿王宜深思勿为所惑辑睦邻国无相侵越并受其福岂有穷哉王其留意焉

大明太宗文皇帝宝训卷之五终